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一九六二年

冰心作品集

冰心作品集

1962年—1963年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系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作品集

冰 心 著

目 录

1962 年

花光和雪光	(2)
记广州花市	(5)
尼罗河上的春天	(8)
话说文化交流	(16)
在诗歌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19)
亚非作家的战斗友谊	(21)
《孟加拉风光》	〔印度〕泰戈尔著 (25)
关于汉字整理和识字教学	(123)
只拣儿童多处行	(126)
红孩子的话	
——为故事影片《红孩子》的小演员作	
.....	(129)
王忆慈	(130)
《春秋故事》读后	(136)
孩子们的作品	(139)

一只木屐	(141)
评《“小小”供销社》	(144)
感谢我们的语文老师	(147)
《没有织完的统裙》读后	(150)
香山消夏录	(159)
《年华似锦》和《似锦年华》	(166)
在黑乌鸦尸体的周围	(169)
海恋	(171)
郁达夫《满江红》词读后	(176)
从“公社果”谈起	(179)
卖花声	
——为访华日本女作家有吉佐和子书扇	(182)
遥寄	(183)
加纳诗选.....〔加纳〕以色列·卡甫·侯等著	(186)
谈最新最美的图画	(193)
《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儿童文学选》序言 ...	
.....	(196)

1962 年

花 光 和 雪 光

从湛江回来，眼前总是萦绕着湛江的醉人的景色，平常所熟悉的北京窗前的一切，似乎都显得暗淡了。直到前几天一觉醒来，看见檐前光辉夺目，赶忙爬起凭窗一望，原来昨夜下了一场大雪！屋上地上厚厚软软地一白无际，几只寒雀在蒙着一层雪片的枯枝上啁啾上下；几个上学的、穿着红色蓝色“棉猴儿”的孩子，手里握着雪球在新扫出来的一条小道上，嚷着笑着地奔走追逐。琉璃世界之中，亭立在小山上的几棵白皮松，衬托着这几个跳动着的红蓝的小点，显得加倍地清新、庄严、活泼。一阵快乐的感觉，涌上我的心头，我们祖国的冬天无论在地北天南，都是这样地可爱呵！

我又神游于十天以前，我在湛江的寄居地点，那是湛江海滨招待所，光这“海滨”二字，就给人以一个醍醐灌顶的清凉的感觉！我的窗外是一丛小酒瓶那样粗的翠竹，翠得发墨。翠竹的旁边，就是几棵高

与人齐的“一品红”，喜盈盈、红艳艳地开满了盘子大小的大红花；这后面是一行白玉兰树，叶子是浅绿色的；玉兰树的后面，又是一行相思树，叶子像眉毛一般，细长细长的，树梢开着黄色的小花；相思树的后面，是一行英雄的木麻黄树，这种树，值得我们大书特书，讴歌颂赞！论它的形象，真是刚健婀娜，有松柏之佼佼，又有杨柳之依依，它的直立的躯干，长针形的叶子，比柳坚强，比松柔媚，远远望去，郁郁葱葱地，总像笼罩着一身轻纱似的烟雾。这种树，还有一个最惹人怜爱之处，就是它爱海，越是把它栽在海滨，受着海风，沐着海涛，它越是长得快！湛江的人民，摸着了它的禀性，以农业合作化的威力在八百公里长的海岸上，密密层层地建立起木麻黄树的长城。这几千万棵树，就像并肩交臂、迎风欢笑的披着长发的姑娘，在海浪喧哗摇撼之中，聚沙垒石，与海争地……聪明勇敢的湛江人民会告诉你，这些树给千百年来受着海水风沙祸害的人们，带来了多大的幸福！

话一说就远，我应该勒住我笔头的野马，谈一谈湛江的“花光”。在湛江，真是有花皆艳，无叶不香！除了一品红之外，那边的红花，品种多到不可胜数，湛江人把红花太看得贱了，单瓣的，双瓣的，垂着长蕊的，……只要是红色的，都笼统地回答你说：“没

有什么特别名字，横竖是大红花呗！”那种司空见惯的自豪而又“无所谓”的神情，叫人又羡又妒！

在那边，不但花香，叶子也是香的，香茅草长得遍地，还有什么香根、大叶桉、小叶桉……随便摘下一片叶子，在手心里揉一揉，都是清香扑鼻。多么饱满肥沃的地脉呵，十二年来，人民翻了身，地脉也解放了，它尽情地、涌流不息地从每一朵花、每一片叶子上呈现发散出自己万千年来蕴积的艳色与浓香！

湛江是红艳艳的，北京是白灿灿的，在这天南地北之间，游观居住的新中国人民，是无比的幸福的！我心里在这样地歌颂感谢着。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2年1月14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记 广 州 花 市

去年年底，我在广州时节，朋友们对我盛称花市的风光，一再敦劝我说：“你过了春节再回去吧，这里的花市是不可不逛的！”我虽然心动，但是我终于一九六一年的除夕，飞回北京来了，对于逛广州花市的计划，认为只好推到悠远的将来，想不到因有出国之便，在春节前又到了广州！

在南下的飞机上，大家已经兴高采烈地谈着广州的花市。一到广州，那边来接的朋友，立刻就给我们提出逛花市的日程。最内行的人说，逛花市不要夜里去，固然是“花市灯如昼”，但是夜里人更多，见人不见花，要看花还是白天去好。这一天，就是农历大年夜的前一天，我们吃过午饭不久，就迫不及待地跑到越秀区的花市去了。

我们发现那里是花山，也是人海。在鲜花和绿叶堆成的一座座山下，奔流着汹涌的人群，我们走入春天的最深处了。

我们常爱说：“百花齐放”，但是在祖国的北方，百花是应着节序开的，就是在巧夺天工的温室里，也不能过于违背了自然的规律。在祖国的南方，天气基本上都像北方的春秋，因此百花就随着人的意愿而开放。在花市里高矗着一面红格的广告牌，上面标着花儿的名字和价格。什么桃花，牡丹花，菊花，桂花，水仙花，梅花……这都是我们常见的、平时决不“分庭抗礼”的花朵，今天却都挤在这里的花摊上，争妍斗艳地，显示着她们独特的风姿神韵，来征求爱好者的选评。此外还有许多在北方不常见的如吊钟花，墨兰花，以及我自己从未听过看过的色艳香浓的花朵，如同看到舞台上和文坛上新出现的演员和作家一样，先是突然的惊讶，又继以无边的喜悦！

我们随着人流涌去，在温暖的阳光下，额上、背上都出了汗，我们一面脱下大衣，一面眼望着台上的缤纷灿烂的繁花，身子却随着人流转移。这时一个孩子向我怀里撞来，他穿着短袖的单衣，赤着脚，一只手里举着一枝鸡冠花，另一手牵着一个黄色的大气球，兴冲冲地只顾往前走。他抬头向我抱歉似的羞涩地微笑了一下，又钻进人群去了。我回头望了他一眼——也只能望一眼，后面的人又催涌上来了。鸡冠花，多么平凡的一种花，也许他手里只带着一两分钱吧，但是他已经买到了春天！我又回头望了一眼，我

看见那朵黄色的气球，还在如海的春光和人流上飘荡着……

这一天，我看见了花，也看见了人，但也可以说是什么都没有细看，比方说，我看见了许多从各地来的朋友，他们没有看见我，后来也有人说在花市里看见了我，但是我没有看到他们，我只得到了一种“春深如海”的佳节的气氛，这佳节的气氛是可爱的，可宝贵的，令人振奋欢乐的。我小的时候，在福州的灯市，北京的厂甸里以及现在过“五一”“十一”的时候，也都深深地感到这种气氛。这是劳动人民大展奇才，大事休息的佳节，人们对于这些日子都有着欢乐的期待，欢乐的期待永远是一服兴奋剂。广州花市过去一个多月了，北京的花朵还没有在户外开放，我就是在欢乐的期待之下写出这篇短文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2年3月11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尼罗河上的春天

通向凉台上的是两大扇玻璃的落地窗门，金色的朝阳，直射了进来。我把厚重的蓝绒窗帘拉起，把床边的电灯开了一盏。她刚刚洗完澡，额上鬓边都沁着汗珠，正对着阳光坐着，脸上起着更深的红晕，看见我拉过窗帘，连忙笑说：“谢谢你，其实我并不太热……”一面低下头去，把膝前和服的衣襟，更向右边拉了一拉，紧紧地裹住她的双腿。

我笑说：“并不只是为你，我也怕直射的阳光，而且，在静暗的屋子里，更好深谈。”我说着绕过床边去，拿起电话机，关照楼下的餐厅，给我们送上三个人的茶点来。

秀子抬起头来，谦逊腼腆地微笑说：“我们到达的那一天，听说你们去接了两次，都没有接着。真是，夜里那么冷，累你们那样来回地跑，我们都觉得非常地……非常地对不起！”我坐在床边，给她点上一支烟，又推过烟碟去，一面笑说：“在迎接日本朋友上

面，‘累’字是用不上的。你不知道我们心里多么兴奋！自从东京紧急会议以后，算来还不到一年，我们又在开罗见面了。为着欢乐的期待，我们夜里都睡不好，与其在旅馆床上辗转反侧，还不如到飞机场去呆着！”她笑了，“飞机误了点，我们也急的了不得……说到‘欢乐的期待’，彼此是一样的，算来从塔什干会议起，我们是第三次会面了，我一直以为世界是很大的，原来世界是这么小。”

她微笑着看着手里袅袅上升的轻烟，又低下头去，这时澡室里响起了哗哗的放水的声音。

我说：“世界原是很大的，但是这些年来，在我的心里，仿佛地球上的几大洲，都变成浮在海洋面上的大木筏，只要各个木筏上的人们，伸出臂，拉住手，同心协力地往怀里一带，几个木筏儿便连成一片了……我看到这一届亚非作家会议的徽章，上面是一只黄色和一只黑色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感觉！”

秀子的眼睛里，闪起欢喜的光辉，“你这句话多有诗意！只要这几大洲上的人民，互相伸出友谊的手……”

这时穿着阿拉伯服装的餐厅侍者叩着门进来了，他在小圆桌上放下一大茶盘的茶具和点心，又鞠着躬曳着长袍出去了。

我一边倒着茶，一边笑问：“我们的东京朋友们都好吧？他们写作的兴致高不高？”

秀子说：“他们都好，谢谢你。尤其是从去年东京会议以后，他们都像得了特殊的灵感似的，一篇接着一篇地写。你知道，有些报纸刊物不敢用他们的文章，认为太触犯美帝国主义者了。他们的生活是有些困难的，但是他们读者的范围，天天在扩大，因此，他们的兴致一直很高。”

澡室的门开了，和子掩着身上的和服走了出来，一面向后掠着粘在额上的短发，一面笑说：“你们这里的水真热，我的身上足足轻了两磅！你知道，从离开东京我们就没有好好地泡过澡了，我们那个旅馆，只在早晚才有热水，而且还是温的！”她笑着坐到秀子对面的、圆桌边的一张软椅上，接过我递给她的一杯茶来，轻轻地吹着。

我笑说：“我早就说过，你们尽管来，对我一点都没有麻烦，而且还给我快乐。在会场上见面，总是匆匆忙忙的……”

和子从桌上盘里拿起一块点心吃着，笑问：“你们刚才在谈什么，让我打断了？接着往下讲吧。”秀子微笑着望着我，我便把她的话重复了一遍。

和子收敛了笑容，凝视着自己脚上银色的履履，慢慢地说：“生活困难是不假，我的评论文章是不大

登得出去了，就是山田先生，驹井先生……那么受人欢迎的小说家，也有些出版商不敢接受他们的作品……”她抬起头来，眼里闪着勇敢和骄傲的光，“的确，自从去年东京会议以后，我们都增加了勇气，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孤立在三岛之上，隔着海洋，不知道有多少人民，都在响应着我们的正义的呼声！最使我们感动震惊的，还是那些非洲代表们的发言。你记得吗？他们说：他们从前对于日本毫不了解，只知道日本曾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也从来没有把日本政府和人民分开来。到了日本一看，原来日本和他们一样，国土上也有美军基地，日本人民也受着压迫和奴役，他们的同情和友谊就奔涌出来了，他们愿意和日本人民一同奋斗到底……告诉你，这些话的确像清晓的钟声一样，惊醒了好多人；我们知识分子里面，还有不少人认贼作父，把骑在我们头上的美帝国主义者当做自己的保护者呢！”

秀子轻轻地咳嗽了一声，低声地说：“有过这类想法的知识分子恐怕不少，应该说连我们都包括在内——至少有我！驹井老先生，在听到一位非洲代表发言以后，很沉痛地对我说过：‘我们日本的知识分子，从明治维新起，一直眼望着西方，倾倒于西方文明，不用说非洲人，连亚洲人也看不上眼。’我们从来也不懂得知识分子应该和人民站在一起……

没想到当我们全国的人民——包括知识分子在内，受到美帝国主义分子欺凌的时候，向我们伸出热情支持之手的，却是……却是我们一向所没有想起的亚洲和非洲的人民！”

和子又惊奇又高兴地望着秀子，又回过头来望着我，从她的眼光中，我记起和子曾对我说过，秀子是一个很羞怯很沉静的女子，从她嘴里不太容易听到什么兴奋激昂的话的。秀子动了感情了！

我笑说：“东京会议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鼓舞，都是教育。我听到不少的非洲的作家在称赞这个成功的会议，他们对于日本作家们的努力，都有很深的感谢和敬意。他们也知道，在这次开罗会议上，日本作家们仍会举着东京会议的旗帜，奋勇前进的。”

和子高兴而又深思地说：“亚非作家会议，的确把日本作家围抱在反帝反殖民主义的、团结温暖的大家庭里……”

秀子没有听见我们的话，只出神地用手摩抚着膝上的和服的边缘，似乎要把它压得更平贴一点，一面说：“还有昨天那位喀麦隆代表所说的，‘在帝国主义制度正在倒塌之中的今天，在帝国主义的恶魔正在血泊里挣扎颤抖的今天，还有哪一位作家，仍在接受“为艺术而艺术”和“文学和政治应该分家”的理论的话，这个作家就是杀害我们人民和我们文学的

同谋犯!’这些话像隆隆的雷声一样，听得我耳也热了，心也跳了，在座位上简直坐不住，我想……我想跑出去……”

她抬起晕红的脸，热情激动的目光，扫过我们的脸上，和子和我一时都静默下来，只倾听这股冲破岩石的涌泉，让它奔流下去。

秀子急急地接着说：“我算是开了心窍，眼睛也明亮了。谁说亚非作家会议是个政治会议？谁说亚非作家会议上的发言都是政治的鼓动和宣传？从我看来都是一篇篇最好的文学，都是从亿万人民心中倾吐出来的。”

床边的电话铃响了，把我们从沸腾的情绪中唤醒过来，秀子又像羞涩又像道歉地微微地吁了一口气，从掩襟里拿出一块边上绣着红花的小手绢，轻轻地擦着鬓角上的汗珠。我连忙走到电话机前面去。

我把电话筒递给和子，说：“是你的。”

和子笑着向电话筒里说了几句日本话，便把电话筒放下了。“他们说我们一到了你这里，就不想回来了！我们和朝鲜代表团座谈的时间到了，他们在等着我们一同出发呢！”

秀子也站了起来。她们两个忙着从我床上拿起散放着的腰带，彼此帮忙着紧紧地扎起。秀子的腰带是金色的，正配着她那件深紫色洒白花的和服。和子

的腰带是银色的，衬上她的淡青色画着深蓝花的衣服，也显得十分俏丽。当她们在穿衣镜前徘徊瞻顾的时候，床侧的一盏电灯显然的不够亮了，我走过去把那层厚厚的帘幕拉过一边去。

一天的光明，倾泻到屋里来，她们突然看见自己镜中绚烂的影子，吃了一惊似的，回过头来，在我点头招呼之下，含笑地走到门边，和我并肩站着……

远远的比金字塔还高的开罗塔，像细瓷烧成似的，玲珑剔透地亭亭玉立在金色的光雾之中；尼罗河水闪着万点银光，欢畅地横流着过去；河的两岸，几座高楼尖顶的长杆上，面面旗帜都展开着，哗哗地飘向西方，遍地的东风吹起了！

秀子紧紧地捏着我的手，看着我微笑说：“你记得去年我们在京都琵琶湖船上的谈话吧，那一天，东风吹得多紧？一年又过去了……无论在亚洲、在非洲，我都感到春天一年比一年美好，也觉得自己一年比一年年轻……”

和子抱着秀子的肩头，笑说：“好一个‘春天一年比一年美好’！走，把这句话带到座谈会上说去。”她们推挽着走到床边，忙忙地捡起零碎的东西，装到手提包里，又匆匆地道谢道别，我依恋地把她们送到电梯旁边。

回来我把床头的电灯关上，在整理茶具的时候，

发现一块绣着几朵小红花的手绢，掉在椅边地上。那是秀子刚才拿来擦汗的。把红花一朵一朵地绣到一块雪白的手绢上，不是一时半刻的活计呵！我俯下去拾了起来，不自觉地要把这块微微润湿的手绢，紧紧地压在胸前。

1962 年 3 月 18 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62 年 4 月号，后收入散文集《樱花赞》。）

话说文化交流

中国作家代表团到达开罗的那一天，是二月七日早晨四时。春寒料峭之中，我们紧紧地裹着大衣，走下飞机，走向拥上前来的欢迎的人群。把一大束鲜花送到我臂里的是一位年轻的妇女，长眉秀目之间，蕴含着一股幽娴静雅之气，她一开口，说的是十分纯粹流利的北京话。她说她的名字叫杜玛德，她和她的丈夫黑白，都是北京美术学院的学生，在北京住了五年。她又指着人群里忙着和中国客人寒暄的一位阿联青年，说“那就是黑白”。候机室中，热情洋溢，笑语纷纭，我们的谈话很快就被打断了……在开罗的几天中，我常常想起这一对画家夫妇，但是总没有机会见到。

亚非作家会议开幕的那一天，我们被邀到“现代艺术馆”去参观阿联的“绘画与雕刻作品竞赛展览”。在艺术馆的丛树浓荫之下，我忽然看到一个抱在保姆怀里的小女孩，穿着一身浅色的衣裳，颈上挂着一个坠着赤金的“福”字的项链。我走出人流，过去拉

着那小女孩的手。她一点也不怕生，转着黑溜溜的眼睛，望着我笑。保姆笑说：“她是画家黑白和杜玛德的女儿，你看，那边彩棚里不是她父母的画展？”我连忙赶上人流，走进那座彩棚里去。这里面挂着满壁的水彩画，都是中国的风光，有梳着双辮挑着水桶的姑娘，也有在灌满水的梯田里俯身插秧的农民……真是琳琅满目，若不是我身边站满了亚非各国的客人，耳中听到的尽是我所不懂的各种亚非的语言的话，我真以为是在北海或是中山公园观赏中国画家的画展了！这时杜玛德陪着一班客人，从我身边走过，我好不容易挤上去，只说了一句：“我看见你的小女儿了，真好玩……”她也只匆匆地笑着说一句“她是在中国生的，名叫小红……”说着她就被人群簇拥到一个陈列着中国画具的大玻璃柜边上，去作解释。我听见旁人在赞叹说，他们的绘画，是融合了中国古典绘画和埃及古画的特点，创造出了独特的风格。我必须承认我对绘画是外行，但是我喜欢他们的画，它们给我一种极其温暖亲切的感受！

大会闭幕之后，我们一班人挤出时间去参观开罗博物馆。陪我们去的是一位姓华的中国留学生。这位青年，一脸的书卷气，戴着很厚的眼镜，从一上车就滔滔不绝、津津有味地给我们讲埃及的古代文化，那种热烈陶醉的神情，竟不像对人讲述，而像温理自

己脑中一幅一幅的辉煌灿烂古埃及文化的画图！偏偏那天博物馆又提早关门，算来我们只有三十分钟的时间，来浏览这个世界上最古的六千年的文化！失望之余，我们只好加快脚步，在一座座矗立的大石门，横放的大石棺，排列的大石像前面，匆匆走过。这位青年，却以恳求的眼光，摩挲着几乎每一块石头，向着我们讲解：“在纪元前三三一二年……”后面跟着的是大声呼唤的博物馆看守员：“请大家快一点，再有五分钟就关门了！”这一天，谁也没有看得痛快，出门上车的时候，人人发出惋惜的叹声，尤其是那位青年，一路上只呆呆望着车窗外，好像在说：“真是白来了一趟！”

我却是满心欢喜！文化交流，就得由这种热爱友邦文化的青年们来作。埃及、中国、印度……都是世界文化的摇篮，我们的祖先跋山涉水、千辛万苦地给我们开出一条文化交流的大道。在推翻阻碍亚非文化交流的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的同时，我们需要千千万万像阿联的画家杜玛德夫妇和这位姓华的中国留学生一样的青年人，来“继往开来”，做出前人所未做出的伟大事业！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2年3月25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在诗歌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谢冰心同志表示赞成萧三同志的意见：“不薄新诗爱旧诗”。她说：记得《文汇报》上曾经发表过一个小學生的意见，说旧诗能背诵，他喜欢，新诗不能背诵，他不喜欢，这有道理。我的经验是除了一般地需要而外，人们读诗也还想消遣，比如失眠的时候，就想背点诗，而背的很少是新诗，因为新诗不能背。我在大连一个休养所休养时，和一群孩子玩，我给他们念了些歌谣，孩子们很喜欢，学得很快，一天能背六七个。比如我给他们念：“金咕噜棒，银咕噜棒，爷爷打板——”不用我往下念，他们就说：“奶奶唱。”我说：“爷爷打板奶奶念。”他们说：“声音不对，是奶奶唱。”我想，所谓天籁，也许就是这个吧。我教他们念《红旗歌谣》里的“什么藤结什么瓜……”念了三遍，他们就记住了，没有一个念错的。新诗有许多好的，但我也想对写新诗的同志说，新诗如果要人能记得住，不是读过就忘的话，除了内容好而外，恐

怕在音韵这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下。

谢冰心同志也谈到自己写新诗的体会。她说：或许有人会问，你年青的时候为什么也写些小诗？现在为什么又不写了？我说，我那时年青，胆子大，又想打破一切框框，写起来很容易，一气可以写几百首。现在想起来真可怕。现在叫我写，我的顾虑就多了，也可以说要求高了。新诗不好写。

（本篇摘自《诗刊》1962年第3期《在诗歌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纪要》。）

亚非作家的战斗友谊

我们亚非作家的代表们，驾着轻快的春天的翅膀，怀着兴奋而又愉快的心情，飞过巍峨的山岭，渡过宽阔的海洋，越过茫茫的沙漠，我们热望着在尼罗河边，灿烂的阳光里，榕树的浓荫和玫瑰的清香之中，紧紧地握起我们的新知和旧友的火热的手，兴奋地说：亲爱的同行们，我们不是平常的朋友，普通的相知，我们都是从“世界文化的摇篮”的亚洲和非洲各地来的，我们的民族都有最光荣的历史，我们的人民也都受过或者正在受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作为作家，我们是我们的人民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大军里的一队尖兵。我们的武器是我们的一支笔，我们虽然来自不同的部队，但是我们一见便亲！因为我们的友谊不比寻常，这是血和汗凝成的牢不可破的战斗的友谊。

我回到自己的祖国，已经有三个星期了，而开罗会议的印象却至今悬在眼前，我想起那座庄严的国

会大厦，我想起那所温暖亲切的“大力士”旅馆，在这里面，我听过多少慷慨激昂的发言，有过多少剖肝沥胆的谈话，看过多少勇敢愤激的面庞，和乐观兴奋的眼光……这许多零零碎碎的回忆，都像一首首雄壮的战歌在我耳边荡漾，鼓舞着我举起我的笔枪，在整齐的步伐中，跟着这支雄壮的义师前进。

可以肯定地说，到会的四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二百多位代表，对于本届亚非作家会议的重要性，是有充分的估计的，对于本届会议的主要议题“作家在亚非人民反帝反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的作用”，是有彻底的了解的，尤其是正在帝国主义者的铁蹄下艰苦反抗的人们。在第三小组——就是讨论发展亚非国家的民族文化和重新估价亚非人民的历史小组里，当讨论到反对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的时候，一位非洲的女代表大声疾呼地说：我们必须明白地写出“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字样。请问在亚洲、在非洲，那一个帝国主义者对亚非人民的侵略压迫，不受到美帝国主义者的支持？那一个老殖民主义者勉强退出的地区，不是由比狼更狡猾的狐狸——美国，这个新殖民主义者来填补位置？美帝国主义者，无论他作尽多少虚伪欺骗的宣传，放出多少伪装的“和平队”、“传教士”和“教授”；亚非人民从自身痛苦的经验里，是把这个首恶

元凶一眼看到底的！

我会见过一位莫三鼻给的、只有二十六岁的青年。他很沉稳，也很热情，多年的艰苦的反帝斗争，锻炼得他像一个中年的战士。我们谈着许多问题，他的那种斩钉截铁、毫不含糊的见解和论断，使我佩服。

安哥拉的代表，在会场上送给我们一份《安哥拉团结报》，报上有几张惨不忍睹的、被葡萄牙帝国主义者割下示众的安哥拉人头的相片，旁边几个大字是：“安哥拉人民只剩下武装斗争这一条道路了！”当逼到绝地的被压迫的人民，走上一条唯一的正确的道路的时候，任何近代锐利的武器，都不能挡住他们的冒死前进的。

人民的英勇斗争，给作家笔头的烈火下，添上堆积如山的干柴，亚非作家们从心底认识到，没有政治上的独立和自由就谈不到文学。喀麦隆的代表说得好，“今天，殖民制度在人民武装的痛击下，正在倾塌之中，帝国主义的恶魔正在血泊里挣扎颤抖，哪一个亚非作家能够接受‘为艺术而艺术’、或是‘文学应该和政治分家’的理论？尤其是在今天，任何一个接受‘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事实上就是出卖自己的才能，做了杀害我们的人民和文化的同谋罪犯！”这个大义凛然的发言，怎能不使满座动容，而同心同

德地奔向我们亚非作家们所公认的唯一创作的
道路呢？

我们要永远团结在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旗帜下，
和我们的人民在一起，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
而斗争到底。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汇报》1962年4月8日。）

孟 加 拉 风 光

〔印度〕泰戈尔 著

序

这本集子里所译出的书信，概括了我文学生活中最丰产的时期，那时候，全靠一种好运气，我正年青而未成名。

青春是精力充沛的，又有充裕的闲暇，我觉得写私信和写公函比，是一个快乐的需要。这是文学形式中的一种奢侈品，只有在思想感情有了积累之后，才写得出来。别种的文学形式是属于作者的，而且发表出来，也只为自己得到好处；写给私人的信就有慨然舍弃的特点。

恰巧在许多年之后，从这些大批书信中选出来的几十封，又辗转地回到我的手里。它正确地推测到

那些日子的回忆会使我愉快，就是在微贱的荫蔽之下，我享受过生命中最大的自由。

因为这些书信，是和我发表过的相当多的作品同时写的，我想这平行的路线，会扩大读者对于我的诗歌的了解，正如同道路因为重走一次而加宽了一样。因此我为我的同胞编选发表了这本集子。希望这些书信里对于孟加拉乡村景物的描写，对英国的读者也会引起兴趣，这些选品中的一部分的翻译，是托给了一位在许多我认识的人中，最能胜任愉快的。

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

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日

班都拉，海边

一八八五年十月

无遮的海不断地涌起、又化成苍白的泡沫，它使我联想到一个被捆住的恶魔在锁链上挣扎，我们在它巨颚前面的岸上，盖起房子，看着它挥甩着尾巴，多大的力气呵，那波浪就像巨人的肌肉一般地凸涨起来！

从创世之初，在地和水中间就存在着争执：干燥的地慢慢地默默地增加着它的领域，而且为它的子女开拓越来越宽的面积；海洋步步退却，起伏着呜咽

着在绝望里捶着胸膛。要记住，海洋从前曾是唯我独尊的暴君，绝对地自由。地从它肚子里升起，篡夺了它的王位。从那时起，这个愤怒的老东西，以苍白的波浪，不住地哀嚎，就像李耳王暴露在狂风暴雨里似的。

一八八七年七月

我已经二十七岁了，只有这件事不住地在我心中激荡——仿佛最近都没有发生过其他的事情似的。

但是活到了二十七岁——在一个人的前进中度过了全盛的二十年代，走向三十年代，这是一件小事吗？三十岁——这就是说成熟了——人们对这么大人年纪的人，是期望果实而不期望嫩叶的。但是，可怜得很，果实的指望在哪里呢？在我摇着脑袋的时候，我的头脑还只感到满溢的浓郁的浅薄，而没有丝毫哲理的痕迹。

人们开始抱怨：我们对你所期望的东西在哪里呢？——只因有那个希望，我们才喜爱那幼芽的嫩绿。难道我们对你的不成熟将永远忍受吗？这正是我们要晓得可以从你身上得到些什么的时候。我们要得到油量的估计数字，就是那蒙起眼睛的，转磨的，

公正的批评家能够从你身上榨取的。

把这些人哄得渴望地等待着已经不再可能了。在我岁数不到的时候，他们放心地相信我；我在三十岁的边缘上，还使他们失望，是件伤心的事情。但是我该怎么办呢？智慧的言语就是说不出来！我在供给可使大家受益的东西上是完全无能为力的。除了一两首诗歌，几句闲话，一些轻松的笑谈以外，我一直不能写出什么更好的，结果呢，那些对我抱着很高的希望的人将对我发怒；但是从未曾有过人要求他们培养这些期望吗？

这就是袭击着我的一些思想，自从我在一个美好的维沙克月的早晨，在清新的微风与阳光、新茁的花儿和叶子中间醒起的时候，发现我已经跨进二十七岁了。

西 来 达

一八八八年

我们的船屋在离市较远的沙岸边停泊了下来。一片浩瀚铺开的沙，一直伸展到眼界以外的四边。到处都看到一条条的斑纹，仿佛有水经过似的，但是像水一样发光的也还是沙。

没有一座村庄，没有一个人，没有一棵树，没有

一根草——只有几处露出地下泥土的、潮湿黝黑的裂缝，来打破这单调的灿白。

往东望，上面是无边的蓝，下面是无边的白。天上空虚，地上也空虚——下面的空虚是僵硬而荒凉的，上面的空虚是穹形而轻清的——我们几乎哪儿也找不出这样的一幅绝顶荒凉的图画。

但是转向西望，那边有水，一弯止水的河，两边是高高的河岸，上面伸展着乡村的树林，有些村舍从林中外窥——在夜色中一切都像一个魅人的幻梦。我说“夜色”，因为我们是在夜晚出去散步的，所以这个光景就印刻在我的心上了。

沙 乍 浦

一八九〇年

那个县官正坐在他帐篷的凉台上，对在树荫下等候听审的群众进行审判。他们把我的轿子抬到他鼻子前放下，这个年轻的英国人很客气地接待我。他的发色很淡，中间杂着几缕深色的。胡须是刚开始长出。若不因为他那副非常年轻的面孔，人家也许会把当做一个白发老人。我请他来吃饭，但是，他说他要到一个地方去安排一个猎野猪的宴会。

我回到家的时候，大堆的黑云涌上来了，随着就

是一阵极其狂暴的倾盆大雨。我不能看书，也不可能写字，在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之下，我从这屋跑到那屋。这时已经很黑了，雷声仍在隆隆地响，电光也不停地闪着，不时还有一阵阵的突来的风，掐住那棵大荔枝树的脖子，使劲地摇撼它蓬松的树梢。房前的洼地立刻就积满了水，在我走来走去的时候，我忽然想到我应当让那个县官到我家里来避避雨。

我送去一封请帖；在检查以后，我发现那间唯一可用的屋子里堆塞着一张挂在梁上的厚板的木台，堆满了污旧的铺盖和枕头。仆人们的東西，一张极其污秽的席子，几把水烟袋，烟叶，火绒和两副木制的棋子，都乱七八糟地丢在地上，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箱子，里面装满了无用的零零碎碎的东西，比如说一个长了锈的壶盖，一个没有底的铁炉，一把褪了色的旧镍茶壶，一只汤盆满盛着尘污的糖浆。屋角有一个洗碗盆，墙头钉子上挂着潮湿的擦碗布，还有厨师父的围裙和小帽。仅有的一件家具就是一张摇晃的梳妆台，上面沤满了水迹，油迹，牛奶迹，黑的、黄的和白的，以及各种各色的痕迹。梳妆台上的镜子，倚在对面墙边，它的抽屉里盛满了零碎物件，从肮脏的餐巾以至开瓶子的钢丝和尘土。

我昏乱地愣了一会；然后就是——把管家叫来，把管仓库的叫来，召集所有的仆人，另外又找了些

人，打水，把梯子放上，绳子解开，把木台拉下来，铺盖挪走，把碎玻璃片一一捡起，把钉子一个一个地从墙上拔了下来——灯架掉下来了，碎片撒得满地；又一片一片地捡起，我自己把那领脏席子从地上掀起丢到窗外去，把吃掉我的面包，我的糖浆，我鞋上的鞋油的一窝蟑螂惊散了。

县官的回信来了，他的帐篷的情况非常糟糕，他即刻就会来。快点！快点！当时就听见喊：“大人到了。”匆忙慌乱之中，我拍掉我须发和身上的尘土，等到我到客厅里去接待他的时候，我竭力使我显得雍容尔雅，就像我一下午都在安闲地休息着似的。

表面上我沉着地和县官握手如仪，但是心里还不时地为他的住处发愁。等到我必须领着客人进到他卧室的时候，我觉得那屋子还过得去，如果那无家可归的蟑螂，不去抓挠他的脚的话，他也许可以得到一夜的休息。

卡 利 格 雷

一八九一年

我感到懒洋洋地舒适，喜孜孜地轻松。

这是这地方的笼罩一切的主要情调。这里有一条河，但是谈不到流动，在它的浮草的小被窝里盖得

严严地舒服地躺着，它仿佛在想——“既然可以清静无为地过日子，我又何必自己吵醒自己呢？”因此那两岸的茅草，除了渔人来张网的时候，简直没有受过惊扰。

四五条大号的船，彼此挨靠着，泊在近旁。在一条船的舱面上，一个渔夫拿被单从头到脚裹上，睡着了。另一条船上，那个船夫——也在晒太阳——悠闲地在搓着麻索。在第三条船的下甲板上，一个显得苍老的赤裸的家伙倚在桨上，茫然地注视着我们的船。

岸上还有些各式各样的人。但是没有人能说出他们为什么踱着最迂缓的步子，悠闲地来来往往，或是抱着膝头久久地坐着，或是瞪目直视，并没有认真地看着什么。

唯一的活跃的现象，只能从鸭群里看出。它们杂乱地叫噪着，一个劲儿地把头扎进水里，又伸了出来把水甩掉，它们仿佛不停地在探测水底的秘密，每次都得摇着头报告说：“那里什么也没有！那里什么也没有？”

在这里，日子把十二小时在太阳底下昏睡掉，此外的十二小时，就在黑暗的披巾之内沉默地睡去。在这种地方，你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对着风景左看右看，把你的思想来回地摇荡，哼一会子的曲调，再梦想地点一会子的头，就像一个母亲在冬天的正午，背

朝着太阳，摇着哼着把她的婴儿哄睡了似的。

昨天，在我接见我的佃户的时候，五六个男孩子出现了，正正经经地排成一行站在我面前。我还没来得及问话，他们的发言人就用最精构的语言，开始说：“先生，神明的恩惠和您的愚昧的孩子们的幸运，使阁下再度光临贱地。”他这样滔滔不断地说了几乎有半个钟头，在某些地方他把讲词记错了，就停住，抬头看天，自己改正过来，再接着往下说。我推测是他们学校里缺少椅凳。“因为没有这些木制的座位，”他这样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坐在哪里，我们尊敬的老师们坐在哪里，当我们最高贵的观察员来访的时候，我们可以请他坐在哪里。”

我简直忍不住发笑，从这么一个小人儿的嘴里，倾泻出这么文雅的滔滔不绝的辩才，在这个地方特别显得不相称。在这里，农民们用最直截了当的方言提出他们迫切的重大需要，连那不太平常的字眼都会不幸地被误用了。但是那几个书记和农民们似乎都得到很深的印象，同时也很妒羨，仿佛慨叹他们父母所没有的东西，都赋予了孩子，使他们能够用这么美妙的办法，向柴门达尔请求。

在这位少年演说家还没说完的时候，我就把他打住了，我答应处理他们所必需的椅凳。他昂然地让

我说完话，然后又接上他所没有讲完的讲词，一直说到底，才深深地向我鞠了躬，带着他的集团整队走了。我想，即或我拒绝给他们椅凳的话，他也许并不介意，但在他用心背熟了他的讲词之后，若夺去他词里的任何一段，他会非常反感的。因此，虽然有更重要的事务等待处理，我也一定要听他讲完。

沙 乍 浦 附 近

一八九一年一月

我们离开了那条缓慢得像临死的人的血液循环一样的卡利格雷小河，下驶到急流的河里，它流向那地和水茫茫一片的地方，如同孩提的弟兄姐妹一样，河和岸没有不同的打扮。

这条河没有了泥糊糊的被套，流水四溢，最后伸延成为湖泽，这边一块草地，那边一汪清水，这使我联想到当地球年纪还轻，大地刚从无边的水里伸出头来，固体和流质的界限还没有分清的时候。

在我们泊船的周围，竖立着渔夫的竹竿，鸢鸟在上面盘旋着想从网里抓鱼。文鸟立在水边的泥地上，道人似地在沉思。各种的水鸟很多。一片片杂草飘在

水面。不须耕耘^①的稻田从润湿的泥地上到处升起，蚊子在止水上成群地飞翔……

今早黎明我们又启航了，经过卡齐卡答，湖泽的水在六七码宽的弯曲的水道上，找到了出路，从这里穿过后，它就迅速地涌流。要把我们这条不容易驾驶的船屋穿走过去，真是一种冒险。河水以闪电的速度向前奔流，船夫们紧张地以桨代竿，提防船屋撞在岸上。这样我们又驶到大河里来了。

天空里一直堆着浓云，湿风吹着，不时地下几阵雨。船夫们都冷得发抖。在这冷天，这种潮湿阴暗的日子，是非常不好过的，我度过了一个暗淡无趣的早晨。下午两点太阳出来了，从那时起就愉快得很。现在河岸很高，被安静的树林和民居覆盖着，很幽静又充满了美。

这条河弯来弯去，一条孟加拉最中心的内院的无名的小溪，不懒惰也不声张，大大方方地把她爱情的财富给予了两岸，她絮说着平凡的欢乐和忧愁，絮说着来汲过水而又坐在她的旁边，用湿巾仔细地把自己身体擦得发光的村姑们的家长里短。

今晚我们把船泊在僻静的河湾。天空明净。明月

^① 在河道肥沃的淤泥里，只须撒下稻种，秋熟时再去收割，不必再做别的。——译者

正圆，看不见一只别的船。月亮在浪花上闪烁。两岸沉寂。远村躺在深林的怀中舒服地睡着了，尖脆的不断蝉鸣是唯一的声响。

沙 乍 浦

一八九一年二月

在我的窗前，河的彼岸，有一群吉卜赛人在那里安家，支起了上面盖着竹席和布片的竹架子。这种的结构只有三所，矮得在里面站不起来。他们生活在空旷中，只在夜里才爬进这隐蔽所去，拥挤着睡在一起。

吉卜赛人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哪里都没有家，没有收租的房东，带着孩子和猪和一两只狗到处流浪；警察们总以提防的目光跟着他们。

我常常注意着靠近我们的这一家人，在做些什么。他们生得很黑，但是很好看。身躯健美，像西北农民一样。他们的妇女很丰硕；那自如随便的动作和自然独立的气派，在我看来很像黧黑的英国妇女。

那个男人刚把饭锅放在炉火上，现在正在劈竹编筐。那个女人先把一面镜子举到面前，然后用湿手巾再三地仔细地擦着脸；又把她上夜的褶子整理妥贴，干干净净的，走到男人身边坐下，不时地帮他干

活。

他们真是土地的儿女，出生在土地上的某一个地方，在任何地方的路边长大，在随便什么地方死去。日夜在辽阔的天空之下，开朗的空气之中，在光光的土地上，他们过着一种独特的生活；他们劳动，恋爱，生儿育女和处理家务。

每一件事都在土地上进行。

他们一刻也不闲着，总在做些什么。一个女人，她自己的事做完了，就扑通地坐在另一个女人的身后，解开她的发髻，替她梳理；一面也许就谈着这三个竹篷人家的家事，从远处我不能确定，但是我大胆地这样猜想着。

今天早晨一个很大的骚乱侵进了这块吉卜赛人宁静的住地里。差不多八点半或是九点钟的时候，他们正在竹顶上摊开那当作床铺用的破烂被窝和各种各样的毯子，为的晒晒太阳见见风。母猪领着猪仔，一堆儿地躺在湿地里，望去就像一堆泥土。它们被这家的两只狗赶了起来，咬它们，让它们出去寻找早餐。经过一个冷夜之后，正在享受阳光的这群猪，被惊吵起来就哇哇地叫出它们的厌烦。我正在写着信，又不时心不在焉地往外看，这场吵闹就在此时开始。

我站起走到窗前，发现一大群人围住这吉卜赛人的住处。一个很神气的人物，在挥舞着棍子，信口

骂出最难听的话语。吉卜赛的头人，惊惶失措地正在竭力解释些什么。我推测是当地出了些可疑的事件，使得警官到此查问。

那个女人直到那时仍旧坐着，忙着刮那劈开的竹条，那种镇静的样子，就像是周围只有她一个人，没有任何吵闹发生似的。然而，她突然跳着站起，向警官冲去，在他面前使劲地挥舞着手臂，用尖粗的声音责骂他。刹时间，警官的三分之一的激动消失了，他想提出一两句温和的抗议也没有机会，因此他垂头丧气地走了，就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

等他退到一个安全的距离以后，他回过头来喊：“我只要说，你们全得从这儿搬走！”

我以为我对面的邻居会即刻卷起席篷，带着包袱、猪和孩子一齐走掉。但是至今还没有一点动静，他们还在若无其事地劈竹子，做饭或者梳妆。

邮政局就在我们产业事务所的一角——这是很方便的，因为信件一来我们就可拿到。有些晚上，那位邮政局长就上来和我闲谈。我很喜欢听他聊天，他以最严肃的态度谈着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昨天他告诉我，这地方的人是怎样地尊敬那条神圣的恒河。若是他们的亲属死去了，他说，他们没有力量把骨灰送到恒河里去的话，他们就从火葬场捡起一块骨头磨成灰收着。等到他们遇到一个在某

时曾喝过恒河的水的人，他们就把骨灰藏在药酱里请他吃，这样他们就满意地想象着他们亲属遗体的一部分，已经和涤洗罪污的圣水接触过了。

我微笑着说：“这一定是个虚构的故事。”

他沉默地深思了好久，才承认说：“对了，这也许是。”

途 中

一八九一年二月

我们已经走过几条大河，正在转进一条小河。

村妇们站在水里，洗浴或者洗衣服；有几个妇女，围着湿淋淋的纱丽，拉起面纱把脸严严地遮住，把装满了的水罐抱在左边腰际，右臂自由地摆动着走回家去。孩子们全身涂满河泥，喧闹地互相泼着水玩。同时有一个孩子喊着一支歌，也不管调子对不对。

在高岸上，村舍的屋顶和竹林的树梢隐约可见。天开了，太阳照耀着。残云留连在天边，像棉花的绒毛。风也暖和些了。

这小河上没有多少船只；只有几条小艇载着枯枝，悠闲地在疲倦的沙沙桨声中移动着。在河边竹竿之间晒着渔网。今天一天的工作，似乎都已经完毕

了。

居 哈 里

一八九一年六月

当浓云从西边涌起的时候，我已经在舱面上坐了有十五分钟了。浓云涌起，乌黑，翻腾，碎裂的，一条条阴惨的光从这儿那儿的空隙里穿透过来。小船都连忙躲进支流里去，把锚安全地抛在河岸上。农人把割下的稻束顶在头上，急忙回家；母牛跟在后头，小牛跳跃着摇着尾巴，又跟在它们的后面。

这时来了一声怒吼。被撕裂的云片从西方急急奔来，像传达恶耗的、气喘吁吁的使者。最后，雷电风雨一齐来到，表演着一段疯僧的舞蹈。竹林似乎在号叫，当狂风用它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往西来回扫地的時候。高出一切声响之上，风暴呼呼地像一支粗大的驯蛇的笛子，千万条波浪像戴着头罩的蛇随着曲调摇曳。雷不停地轰击，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乌云后面被捶得粉碎似的。

把下颏靠在一扇洞开的背着风的窗边，我让我的思想参加这场可怕的狂欢；我的思想跳到广漠里去，像一群忽然放了学的孩子。但是等到我完全被雨点溅湿了之后，我只好把窗户和我的诗意一齐关上，

像被关进笼里的鸟儿似地，静默地退到黑暗里去。

沙 乍 浦

一八九一年六月

从泊舟的河岸上，有一种气息从草中升起，地上的热气喘息似地传来，真切地接触到我的身躯。我感到温暖而有生气的大地在我上面呼吸，而且她也一定会感到我的呼吸。

稻苗在微风中摇曳，鸭子轮流着把头钻进水里，又梳理着它们的羽毛，除了那搭板，当它来回地在流水中轻轻摇荡的时候，磨擦着船旁发出的微弱、可怜的叽嘎声音以外，没有其他声响。

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渡头，一群穿着杂色衣服的人，聚集在榕树底下等待渡船回来；渡船一到，他们就急忙地一拥而上。我喜欢观看这个，看上几个钟头。今天是对岸村庄的一个集日，所以渡船就这样地忙碌，有的人扛着几捆稻草，有的人提着篮儿，有的人背着口袋；有的人到集上去，也有人从集上回来。这样，在寂静的中午，活动的人流慢慢地在两村之间过渡。

我坐着想：为什么在我们国家的田野上，河岸上，天空中和阳光里，都笼罩着这种深沉的忧郁的色

调？我得到结论说，对于我们，自然显然地是更重要的东西。天空自由，田野无边；阳光把它们融成光明的一片。在这中间，人类显得那么渺小。他来了又去了，像渡船一样，从此岸渡到对岸；他说话的絮絮叨叨的声音，他的歌声的隐约的回响，被听到了；他在追求自己的微小愿望时候的轻微的活动，也在世界的市集上被看到了：但在宇宙的广大崇高之中显得那么微弱，多么短暂，多么可悲地无意义呵！

当我凝注着那条朦胧遥远的、点缀在对岸田野上树林的青线的时候，把美丽、辽阔、纯粹的安宁的自然——稳静、无为、沉默、深不可测——和我们自己的日常的忧虑——卑微、满心烦恼、争名夺利对比起来，使我几乎发狂了。

当自然隐藏起来，退缩在云、雪和黑暗之下，人就觉得他自己是个主人翁；他认为他的愿望，他的事业，是永久的；他要使这些永垂不朽，他瞩望子孙后代，他修建纪念碑，他写传记，他甚至于替死人竖立墓碑。他忙得没有时间去想有多少纪念碑都倒塌了，多少名字都被忘却了！

有一根粗大的桅杆躺在河岸上，几个赤裸的村童，在长久的商议之后，决定如果一面推滚这根桅杆，一面大家应和着吆喝呼喊，那就是一种新鲜的使

人满足的游戏。这决定立刻就配合着，好哟，弟兄们，大家来呵！嗨嗨哟！行动起来了。桅杆的每一次滚转，都引起一场鼓噪和哄笑。

这群里有一个女孩子，她的态度与众不同。她和男孩在一起玩只为的是寻求伴侣，但她对这个吵闹费劲的游戏显然是看不上眼。最后她爬到桅杆上，一语不发，从容地坐了下去。

这么好玩的游戏，这么突然地就停止了！有的孩子仿佛无可奈何地让步了；他们退到稍远的地方去，绷着脸瞪着那个冷淡严肃的女孩。有一个孩子似乎想把她推下去，这也没有惊动这女孩的满不在乎的悠闲的姿势，那个最大的孩子走到她跟前去，指出一个同样可以休息的地方；对这个她也使劲地摇头，把双手放在膝上，更稳定地坐在她的座位上，最后他们只有倚靠体力来辩论，而这辩论完全成功了。

快乐的喊叫又响彻云霄，那桅杆滚动得那么好玩，连那个女孩也放下她自傲和庄严的矜持，勉强来参加这个无意义的热闹。但是我们一直可以看出，她的确认为男孩子们从不懂得怎样好好地游戏，而且总是那么孩子气！如果她手里有一个普通的、系着大黑蝴蝶结的黄泥娃娃的话，她还肯这样屈尊地来参加这些傻孩子的无聊的游戏吗？

忽然间，男孩子们又想到一个很妙的消遣方法。

两个孩子把第三个孩子的手脚提起来，来回地甩。这个游戏一定极其好玩，因为他们对它都热心起来。只有那女孩子觉得实在受不了了，她鄙夷地离开了游戏场，一径回家去了。

这时，事故发生了。那个被甩的孩子摔下来了。他生气地离开了大家，走去躺在草地上，双臂交叉着放在头下，表示从今以后他和这个不好的冷酷的世界不发生任何联系了，他只要永远自己躺在一边，双臂枕在头下，数着天上的星星，观看云彩的游戏。

最大的男孩，看不过这种过早的遁世态度，跑到这个烦恼的人的身边，把他的头放在自己的膝上，赔错地哄着他：“来吧，我的弟弟！请起来吧，弟弟！我们把你摔痛了么，弟弟？”不一会儿，我发现他们像两只小狗似地，彼此对揪着手又抽开手，不到两分钟的工夫，这小家伙又被人甩起来了。

昨夜我做了一个最奇怪的梦。整个加尔各答仿佛都包封在可怕的神秘之中，一切房屋只能在浓密的阴雾里隐约看出，在这块雾纱之后，有些奇怪的事情在发生。

我坐着马车在公园路走，走过谢浮尔学院的时候，我发现它在浓雾包围之中，迅速变大，而且很快就变得不可思议地高。那时候我似乎知道有一起魔

术家来到加尔各答，如果给他们报酬，就可以做出许多这样的奇迹。

当我到达我们周拉辛科楼的时候，我发现那些魔术师也来到了。他们长得很难看。蒙古种的类型，留着稀疏的上须，额下撇着几根长胡子。他们能使人变大。有几个女孩子想要长高一些，魔术师就在她们头上撒了些粉，她们立刻就抽得很高。对每一个我所遇见的人，就都不住地重复说着：“这真是太奇怪了——就像一个梦！”

当时有些人提议说，我们的房子也应该让它长大。魔术师同意了，为做准备工作，先要拆下房子的某些部分。拆卸完了，他们要钱，否则他们就不再干下去，那位会计坚决拒绝。在完工之前怎能付款呢？魔术师们为此大发雷霆，他们把房子扭弄得可怕之极，人和砖石都混在一起，人身都在墙里，墙外只看到脑袋和肩膀。

这简直是彻头彻尾的魔鬼玩意儿，我告诉我的大哥，“你看，”我说，“简直就是这么回事。我们不如恳求上帝来帮助我们吧！”但是不管我用尽多大力气，以上帝的名义来咒逐他们，我的心却仿佛破裂了，话也说不出。这时我醒了。

这不是一个奇怪的梦吗？加尔各答在魔鬼的手里，而且恶魔似地在肮脏的云雾的黑暗中生长着！

当地的教师们昨天来拜访我。

他们一直呆了下去，同时我想尽办法也找不出一句话来谈。每五分钟我勉强问一个问题，对这些问题，他们用最简短的话来回答；以后我就茫然坐着，玩弄着笔，抓挠着头。

最后我鼓起勇气问到庄稼的事情，但是他们是教师，对于庄稼是一无所知。

关于他们的学生，我已经把我所能想到的问题都问过了，我又只好重新再问：学校里有多少学生呢？一位说是八十个，另一位说是一百七十五个。我希望这问题会引起一场争论，但是没有，他们妥协了。

为什么在一个半钟头之后，他们会想起告辞，我也说不上来。他们大可以在一个钟头以前，用同样的理由来告别，或者，在十二个钟头之后才这样做！这决定显然是经验主义的，绝对没有什么方法。

一八九一年七月

码头上还有一只船，在它前面的河岸上，有一群农村妇女，有的显然是要上路，有的是来送行，婴孩、面纱和白发都在这集会里混杂着。

一个女孩特别引起我的注意。她总有十一二岁了；但她是丰满而健硕，人会把她看成十四五岁。她有一副动人的面庞——很黑，但是很美。她的头发像男孩一样，剪得很短，非常适合于她的单纯、坦率而机敏的表情。她怀里抱着一个婴孩，以满不在乎的好奇的样子注视着我，在她的眼光里决不缺少直爽和聪明。她的半女半男的样子特别动人——一种传奇式的男性的潇洒加上女性的妩媚。我从没想到在孟加拉的农村妇女中，会有这种的类型。

这一家人显然都不拘小节。其中的一个，在阳光下打开发髻，用指头来梳理，同时用最高的声音同船上的另一个妇女谈着家务。我猜想她除了一个女孩之外，再没有儿女，这女孩是一个既不懂礼貌又不会说话，连家人外人都分不清的傻东西。我还听说哥帕的女婿竟是一个没出息的人，因此她的女儿不肯到她的婆家去。

启程的时间终于来到了，她们把我的那个剪短头发的，有着一双丰润好看的手臂的，戴着金镯的，有着老实的发光的脸的姑娘，送上船去。我可以猜测她是从娘家回婆家去。她们都站在那里，目送那只船开走，一两个妇女用垂拂的纱丽的一端擦着眼睛。一个头发紧紧结成一团的小女孩，搂住一个年纪较大的妇女的脖子，在她肩上悄悄地哭着。她也许失去了

一个“宝贝姐姐^①”，这个姐姐会和她一块玩着娃娃，而在她淘气的时候也会打她。

这只船在水上的悄然掠过，仿佛给痛苦添上一段离愁——像死亡一样——行人远到看不见了，留下的人，擦着眼泪，回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去。不错，痛苦只有一会儿，在走的人和留的人的心中也许痛苦都已经消逝了，——痛苦是暂时的，遗忘是永久的，但是真实的仍是痛苦而不是遗忘；而且在生离死别之顷，我们时常体会到这是多么痛切地真实。

到喀达克去的船上

一八九一年八月

我把皮包忘下了，我的衣服是一天比一天更加不可容忍地难看了——这念头不断地涌上心来，和我的适当的自尊心是难以相容。有了这皮包，我可以昂头阔步地面向着世人；没有这皮包，我就不得不躲在角落里，避开大家的眼光。我晚上穿着这身衣服上床，早上又穿着这身衣服出来，再加上这船上满是煤烟，白天的难以忍受的热气，弄得人身上总是讨厌地潮湿。

① 一个大姐姐常被叫做“宝贝姐姐”。——译者

除此以外，我在船上已经有些时候了。我的旅伴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一位阿勾里先生，在提到有生或无生的东西的时候，除了人身攻击之外，就说不出的别的。另外有一位音乐爱好者，坚持着试把“巴拉卜”^①乐章的变奏曲放在深夜演奏。这使我深信他的演奏不只在一方面上是不合时宜的。

这只汽船从昨晚起在这条河的一道浅沟里搁浅了，现在是早晨九点多钟。我在拥挤的舱面的一个角落里过夜，简直和死去差不多。昨夜，我让船上的侍者给我煎几个油炸薄饼来做晚餐，而他拿来了几片形容不出的炸面包，也没有配合的蔬菜。在我惊愕的表情之下，他表示十分歉仄，而且主动地要立刻去给我弄点杂烩。但是夜已经很深了，我拒绝了他的提议，勉强地把这东西干咽了几口，这时，所有的灯都亮起来了，舱面上挤满了旅客，我就躺下睡觉了。

蚊子在头上嗡嗡着，蟑螂到处乱窜。有一个睡伴在我脚下横躺着，我的脚底不时碰到他身上。四五个鼻子在打鼾。几个让蚊子搅得睡不着的可怜人，抽起水烟来自寻安慰；在这些声音之上，又升起了那“巴拉卜”的变奏曲！最后，清晓三点钟，有些性急好事的人，互相大声地催促起身。在绝望里我也离开床

① 印度古典音乐中一种形式，适合于破晓演奏。——译者

位，坐到我的舱面椅子上，去等天明。这样度过那五花八门的恶梦的一夜。

一个水手告诉我说，这汽轮陷得很深，也许要一整天的工夫才能把它弄出来。我问另一个水手，是否还有别只开往加尔各答的轮船走过，得到的是一个微笑的回答，说这是这条航线唯一的船只，若是我愿意的话，等到达喀达克以后，我还可以坐原船回去！亏得运气还好，在大家竭力推拽之下，到了十点钟，就把它弄漂了起来。

提 朗

一八九一年九月七日

巴利亚码头和排列两旁的壮大的树木，构成一幅很美的图画，大体说来，这运河总使我联想到浦那的那条小河。细想一遍以后，我确信如果这运河真是一条河的话，我会更喜爱它的。

椰子树和芒果树还有其他成荫的树，排列在两边河岸上，岸上铺着美丽的青草，渐渐地倾斜到水边去，上面还密布着正在开花的含羞草。到处有螺旋松林，从树林边缘的空隙里，可以瞥见到无边的田野，远远地伸延出去，雨后田里的庄稼，是那样绒一般的

柔软，人的眼光仿佛能透入它的深处。然后又是椰子和枣椰丛林下面的小村，安稳地躺在低垂的秋云的凉润的荫中。

这条运河的缓缓的流水，穿过田野和村庄，在整洁的草岸中间，温柔地回绕着，窄窄的水面两边，镶上睡莲和水草夹杂的花边。但是我总是歉然地在想，无论如何它只不过是一条人工的河道。

它的潺潺的流声，并不曾达到原始的时间。它不通晓那些遥远难登的山窟的神秘。它没有流过多少世纪，没有荣获过旧世的芳名，没有用它的乳汁哺育过两岸。甚至一个古老的人工湖，也取得比它更大的气魄。

但是，一百年以后，它两岸的树长得更壮大了，它的崭新的里程碑受了风雨的剥落，长满了青苔而显得柔美了；闸门上刻的一八七一年字样，推回到可尊敬的古运时期；那时候，如果我再托生为我自己的曾孙，再来运河视察喀达克河边地产的时候，我对它的感想就会不同了。

西 来 达

一八九一年十月

一只又一只的船到达这个码头，过了一年的作客生涯，从遥远的工作地点回家来过节日，他们的箱子、篮子和包袱里装满了礼物。我注意到有一个人，他在船靠岸的时候，换上一条整齐地叠好的绉麻拖地，在布衣上面套上一件中国丝绸的外衣，整理好他颈上的仔细围好的领巾，高撑着伞，走向村里去。

潺潺的波浪流经稻地。芒果和枣椰的树梢耸入天空，树外的天边是毛绒绒的云彩。棕榈的叶梢在微风中摇曳。沙岸上的芦苇正要开花。这一切都是悦目爽心的画面。

刚回到家的人的心情，在企望着他的家人的热切的期待，这秋日的天空，这个世界，这温煦的晓风，以及树梢、枝头和河上的微波普遍地反应的颤动，一起用说不出的哀乐，来感动这个从船窗里向外凝望的青年人。

从路旁窗子里所接受到的一瞥的世界，带来了新的愿望，或者无宁说是旧的愿望改了新的形式。前天，当我坐在船窗前面的时候，一只小小的渔船飘过，渔夫唱着一支歌——调子并不太好听。但这使我

想起许多年前我小时候的一个夜晚，我们在巴特马河的船上。有一夜我在两点钟时候醒来，在我推上船窗伸出头去的时候，我看见平静无波的河水在月下发光，一个年轻人独自划着一只渔舟，唱着走过，呵，唱得那么柔美，——这样柔美的歌声我从来也没有听说过。

一个愿望突然来到我心上，我想回到我听见歌声的这一天，让我再来一次活生生的尝试，这一次我不让它空虚地没有满足地过去，我要用一首我唇上的诗人的诗歌，在涨潮的浪花上到处浮游；对世人歌唱，去安抚他们的心；用我自己的眼睛去看，在世界的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让世人认识我，也让我认识他们；像热切吹扬的和风一样，在生命和青春里涌过全世界；然后回到一个圆满充实的晚年，以诗人的生活方式把它度过。

这算是一个很崇高的理想吗？为使世界受到好处，理想无疑地还要崇高些；但是像我这么一个人，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抱负。我不能下定决心，在自制的饥荒之下，去牺牲这生命里珍贵的礼物，用绝食和默想和不断的争论，来使世界和人心失望。我认为，像个人似地活着、死去、爱着、信任着这世界，也就够了，我不能把它当作是创世者的一个骗局，或是魔王的一个圈套。我是不会拚命地想飘到天使般的虚

空里去的。

一八九一年，加尔底格月二日

我一来到乡下，我就不把人孤立分开来看。就像一条河流过许多地方，人流也这样地潺潺地、曲折地流经乡村和市镇。“人来了又走了，但我却永远长流。”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对比。人类和它的一切大大小小的汇合的流水，和江河一样，一直流了下去，从它出生的泉源直到死亡的大海；两头是黑暗的神秘，中间是游戏、工作和不停的啾啾。

那一边耕者在田里唱歌；这一边渔船浮掠了过去，时间过着，日光更热了。有些洗浴的人还呆在水里，有的洗完了提着装满的水罐回家去了。这样地，走过两边的河岸，千百年来总是嗡嗡地哼着，同时那叠句是用哀愁的和声唱出：我却永远长流！

在中午的静默之中，听到有年轻的牧人用最高的声音在叫他的同伴；有几只船哗哗地驶回家去，浪花溅打着村妇放在水里准备打水的空罐；在这些声音里面还有些不大明显的声音，——鸟的啁啾，蜂的嗡嗡，船屋在来回摇荡时的可怜的叽嘎声，——这一切构成了柔和的催眠歌，像一个母亲在竭力地抚慰一个生病的孩子。“别急呵，”她唱着，安慰地拍

抚着他发热的前额。“别难受呵；也别再哭啦。把你的竞争、抢夺和打架都丢开吧；把这些忘记一会儿吧，睡一会儿吧！”

一八九一年，加尔底格月三日

这是库迦格^①的满月，我在河边徐步，一面和自己对话。这简直不能叫做对话，因为尽是我说，而我想你的同伴尽是听着。这个可怜人简直没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不就是那股迫得他像傻子似地无言可答的力量吗？

但这是画样的一个夜晚呵！有多少次我想描写这样的夜晚，而总是写不出来。河上没有一丝波纹；从远远的中流一条沙碛的边缘外，看到了遥远的主流的最远的河岸，直达这边河岸，闪烁着一大宽条的月光。没有一个人，也看不见一条船；在新形成的小岛的沙岸上，没有一棵树也没有一根草。

就仿佛一轮孤寂的明月从颓毁的大地上升起；一条无定的河水漫流过一片无生命的荒野；一段冗长的神话在一个荒废的世界里作了结束——所有的

^① 九月的月圆之夜，意思是“大家都醒着”。这一夜幸福的女神拉克什米，把幸福赐给不睡的人。——译者

帝王，他们的臣子和朋友，和他们的黄金城堡都不见了，只剩下七个海，十三条河和冒险的王子们曾在上面行进过的无边的荒泽，在月下苍白地闪光。我来回徐步，像是这个临危的世界的最后的脉搏。其他的人似乎都在彼岸——生命的岸——在那里，英国政府和十九世纪，茶和烟，在统治支配着。

一八九二年一月九日

这几天，天气总在冬春之间摇摆。在早晨，也许，在北风扫掠之下，山和海都会发抖；在夜晚，又会和从月光里吹来的南风一同喜颤。

无疑地春天已经来临了。在长久中断之后，唤春从对岸的树林里又发出鸣声，人们的心也被唤醒了；夜色来临以后，可以听到村里的歌声；表示他们不再连忙地关起门窗，紧严地盖起被窝睡觉了。

今晚月亮正圆，她的圆大的脸从我左边的洞开的窗外向我凝视，仿佛在窥伺我的信中有没有批评她的话——她也许疑惑我们世人对于她的黑迹比她的光线更为关心。

一只鸟在河岸上“啼啼”地哀唤。河水似乎不再流动。河上没有一只船。岸上凝立的树林把不动的影子投在水面。天上的薄雾使得月亮看去像一只勉强

睁开的倦眼。

从今起，夜晚会越来越黑暗了；而且当明天我从办公室回来的时候，这个月亮，我客中的良伴，将离我更远一些，她疑惑她昨夜是否聪明，这样地对我完全袒露出她的心，因此她又逐渐地把它掩盖起来。

在陌生和孤寂的地方，自然真正地变得亲切了。我确实忧虑了好几天，一想起月亮的圆时过去了，我将会每天地更觉得寂寞了；觉得离家更远了。当我回到河边的时候，美和宁静将不再在那里等着我了，我必须在黑暗中回去。

无论如何，我要记载下来，今晚是个满月——是今年春天的第一次月圆。在此后的岁月里，我也许会回忆到这一晚上，回忆到河岸上“啼啼”的鸟叫，对岸船上闪烁的灯光，发亮的远伸的河水，河边树林的边缘所投下的模糊的阴影，和灿白的天空在我头上冷冷地发光。

一八九二年四月七日

河水落下去了，这边的支流里各处都深不到腰。所以船在河中间抛锚一点也不奇怪。在我右边的岸上，农夫在犁田，不时地把牛牵到河边来饮水。在我左边的岸上，上面有古老的锡利达花园的芒果树和

椰树，下面浴场的斜坡上有村妇在洗衣裳，装满水罐，洗浴，用本地的方言在谈笑着。

年轻的姑娘们仿佛永远在水里玩个不完；听着她们无忧无虑的欢笑是一种愉快。男人们正经地照例浸了几次水就走开了，但是女孩子们对水是比较亲热的，她们和水在同样的简单自然的方式之下，谈着、说着、卷着、溅着；她们也许都会在灼热的强光之下萎缩下去，但她们也都经得起打击，而不至于无力地碎裂。这个僵硬的世界，若没有她们，就探索不到她们双臂的柔美拥抱的神秘，就会荒芜起来了。

邓尼生说过，女人对于男人就像水对于酒一样。今天我觉得应该说是像水对陆地一样。女人和水在一起更感着舒服熟识，她们在水里沐浴，和水游戏，在水旁边集会；同时，对于她们，其他的负担都不像从泉旁、井中、河岸或池塘取水那样地更为合适。

波 浦

一八九二年五月二日

世界有许多似非实是的道理，其中之一就是当风景是开阔的，天空是无垠的，云雾是浓厚的，情感是深不可测的——这就是说当“无穷”在明显突出的地方——它的适宜的伴侣只能是一个孤寂的人，一

大群人在那里就会显得那么渺小，那么骚乱。

一个人和“无穷”是有相同的条件的，他们大可以从彼此的宝座上互相凝视。但是在有一大群人的地方，人类和“无穷”都变得那么微小，它们必须彼此碰掉一些，才能互相适合起来！每一个灵魂都要那么大的地方来扩展，在群众之中就必须窥伺空隙，不时地从那里伸出一个小小的仙鹤般的头去。

因此我们竭力聚在一起的唯一结果，就是使我们不能装满了，我们和这无边无底的“广大”的，拉起来的手和伸出来的臂。

一八九二年，杰斯塔月八日

努力说俏皮话的女人，结果只变成冒失，是很讨厌的；那想说滑稽话的，无论成功与否，对于女人都是不体面的。滑稽是难看而夸张，所以在某些地方是和高大有关的。象是滑稽的，骆驼和长颈鹿是滑稽的，一切长的太大的东西都是滑稽的。

尖锐和美倒是接近，像刺和花一样。所以讽刺对于女人，还不是不适宜的，虽然从她口中说出会刺伤你。讥笑有笨大的味道，女人不如把这个留给我们高大的男性。男的福斯塔夫能使我们笑得劈裂了肋条，而女的福斯塔夫只揪断我们的神经。

一八九二年，杰斯塔月十二日

我总在傍晚时分独自在屋顶凉台上漫步。昨天下午我觉得把本地风光介绍给客人是我们的责任，因此我陪他们一块出去散步，带着阿勾里作个向导。

在地平线的边缘，远远一片树林是青翠的，一线浅蓝色的薄云徐徐升起，笼盖在树林上面，看去特别美丽。我想把它描画得带点诗意，我说这就像蓝色的化妆药水抹在睫毛的边上，使美丽的蓝眼睛更加美妙。在我的同伴之中，一个没有听见我的话，一个没有听懂，同时第三个用应付的话来回答：“对了，很好看。”我感到我奋发的诗情再也鼓不起来了。

走了一里路以后，我们到达一个水坝。水边有一排棕榈树，树下有一股天然的泉水。在我们站住观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看见过的北方天边那一线蓝云，涨大了，变黑了，向着我们奔来了，同时电光也闪将起来。

我们得到了同一的结论，就是观赏自然的美，可以更好地在屋檐下进行，但正在我们趑回家去的时候，暴风雨已在空旷的原野上，怒吼着踏着大步赶上我们。我没想到我正赞赏美丽的自然夫人睫上的蓝水，她却会像一个生气的主妇那样追赶着我们，要给我们一记这么响的耳光！

沙土迷天，几步外什么都看不见了。风雨更强烈了。沙地上的碎砾打在我们身上，就像枪子似的；狂风又掐住我们的颈背，开始下落的雨点，鞭打着我们，撵着我们跑。

跑呀！跑呀！但是这里地是不平的，水流给它留下浑浑的瘢痕，平时都难走过，在风雨中就更不容易了。我弄到陷在荆棘丛里，当我站起挣开的时候，差点被狂风掀在地下。

当我们快到家的时候，一群仆人，又像一阵风暴似的，叫喊着做着手势奔向我们。有的拉着我们的手臂，有的悲叹我们的窘境，有的热切地给我们引路，有的爬伏在我们的背上，仿佛怕狂风要把我们一齐刮走似的。我们竭力摆脱了他们的殷勤，最后，好不容易进到房子里，带着淋透的衣服，污秽的身体，零乱的头发，喘息着。

我得到了一个教训：我将不再在小说或故事里写下这样的谎言，就是一位主人翁能够心头怀着情人的形象，毫不焦急地在风雨中行走。没有人能够在心里记住任何面貌，不论它多美，在这样的一场风雨里，光是不让沙子进入眼里，就够他忙的了！……

毗湿奴派诗人有声有色地歌唱拉达如何在风雨之夜去赴和克里希纳约定的幽会。我不知道他们曾否停下来想一想，当她走到他面前的时候，该是什么

样子？很容易设想到，她的头发是那样地零乱，还有她的那些涂泽妆饰会变成什么样子。当她遍身泥污地跑到那凉亭上的时候，她一定难看极了！

但当我们读着毗湿奴派诗歌的时候，我们从不想到这些。在我们心头的画面上，我们只看到一幅一个美丽的女子，被她的绝世无双的英俊的情人所吸引，做梦似地在雨季沉黑的风雨之夜，不顾一切地，穿过开满繁花的醉花树底，来到株木拿河边的图画。她系起脚镯怕它作响；她披上深蓝的斗篷怕被人看见；但是她没有打着伞来防雨淋，也没有带着灯怕她跌倒！

有用的东西真是可怜，在实际生活上虽然那么重要，而在诗歌里却是那样地被忽视！但是诗歌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我们从和它的连系上甩开，它将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甚至于这样，我们听说，文明进步的时候，消灭的将会是诗歌，但是它的特征将一个一个个地不断被提了出来，作为改良鞋子和雨伞之用。

一八九二年，杰斯塔月十六日

这里没有教堂塔顶的钟声，附近也没有居民，鸟儿一停止了歌唱，绝对的寂静就和夜晚一齐来到。在这里，初夜和深夜没有多大差别。在加尔各答，不眠之夜像一条黑暗的缓流的大河；在你仰卧在床上的

时候，能够数出它流过的种种声音。但是在这里，夜晚像一个阔大静止的湖水，安稳地睡着，一点动静都没有。当我昨夜辗转反侧的时候，我感到我像包围在浓厚的止水里一样。

今早我比平常起晏了一点，下楼到我屋子里去，背倚在靠垫上，叠膝而坐。这样，胸前放一块石板，我开始在晨风和鸟声的伴奏下写诗。我进行的很顺利——微笑在我的唇边浮泛，我的眼睛半闭着，我的头随着韵律摇晃，我哼着的东西，渐渐成形——当邮差来到的时候。

我收到一封信，最近一期的《实践》杂志，一本《一元论者》，和几张校样。我读了信，浏览了未裁开书页的《实践》杂志，然后又回去点头哼哼着写我的诗，我没有做其他的事情，一直把诗写完。

我不知道为什么写着一页一页的散文，也没有给我以写一首诗那么大的快乐。一个人的种种感情，在诗歌上能以应用完美的形式，就仿佛能用指头拈起来似的；但是散文就像满口袋的松散的东西，又沉重又笨大，不能随便地提得起来的。

如果我能一天写一首诗，我的生命将在一种喜乐中度过；虽然我侍弄诗歌已经有几个年头，但它还没有被我驯服起来，还不是那种可以让我随时套上笼头的飞马！艺术的快乐，就在于当幻想愿意的时

候，有个长空万里飞行的自由；那时节，即使在回到世界监狱里面之后，回响和欢情还会在耳边和心头缭绕着。

短诗不断地不招自来，这样就妨碍我把剧本写下去，若不因为这缘故，我大可以把叩我心门的一些思想，放进两三个剧本里去。我恐怕必须等到寒冷的冬天，除了《齐德拉》以外，我的所有的剧本都是在冬天写成的。在那个季节，抒情的意味容易变冷，人就有工夫去写剧本。

一八九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现在还不到五点钟，天色已经黎明了。清爽的微风吹着，园里一切的鸟都醒起来开始歌唱。杜鹃鸟像发了狂似的。很难了解它为什么不倦不停地叫。这决不是为招待我们，也不是为分散苦恋的情人的心思——它一定有它自己的目的。但是，够可怜的，这个目的仿佛永远不能达到。而它并没有灰心。它的咕咕——咕咕——直叫下去，不时还放出绝顶热烈的颤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时在远处，另一只鸟用无力无情的微弱的声音咯咯地叫着，仿佛一切的希望都没有了；可是在那阴凉偏僻的地方，它又情不自禁地发出这小小的悲叹：咯咯，咯咯，咯咯。

关于这些胸颈柔软、毛羽辉煌的天真禽鸟的家
务事，我们所真正知道的是多么少呵！到底为什么它
们认为它们必须这样地坚持歌唱呢？

西 来 达

一八九二年杰斯塔月三十一日

我恨这些客气的礼节。这些日子我总在重复这
一句话：“我宁愿做一个阿拉伯的牧人！”一个上好的，健康的，强壮而自由的化外之民。

我感到我愿意从这个使人心身变老的，对于古老腐朽的东西不断的争论与计较中退出，去感受一个自由而健旺的生命的快乐；去享有——不管好坏——宽阔的，果决的，无拘无束的思想和抱负，从习惯与常识，常识与愿望，愿望与行动的永远磨擦中解脱出来。

只要我能完全地无限度地从我的桎梏生活中释放了出来，我将风暴似地猛扑四方，到处喧嚣地兴波作浪；我将像一匹野马，为我自己的速力而快乐得发狂地奔腾！但是我是一个孟加拉人，不是一个游牧的人！我照旧坐在角落里，垂头丧气，忧虑，争论。我把我的心思，一会儿朝上，一会儿朝下——像煎着的鱼一样——沸滚的油先煎了这一面，又煎着那一面。

让它去吧，我既不能彻底地粗野，那么我只好力求彻底地文明。为什么要煽动这两者之间的争吵呢？

一八九二年六月十六日

一个人在河上或在旷野里住得越久，就越看得清楚，再没有比纯朴自然地履行一个人日常的平凡义务更美丽更伟大的事情了。从地上的青草到天上的星辰，它们各个也只不过是做着这样的事情；在自然里有那么深远的宁静和那么卓越的美，也是因为这些东西都不力求超过自己的限度。

但是它们各个所作的事情决不是短暂的。青草要使出它所有的力量，从它细根的尖端来吸取食料，只为的是要像草似地生长；它并不空想要变成一棵榕树；因此大地得到了一张美丽碧绿的地毡。而且，的确地，在人类社会中找到的小小的美和宁静，都是来自细小责任的每天执行，而不是从大的作为和动听的谈话中得来的。

一八九二年，阿沙拉月二日

昨天，是阿沙拉月^①的第一天，雨季的登基典礼是用相当的盛大仪式来庆祝的。整天都很炎热，而在

① 雨季开始的一月。

下午，浓云就大阵大阵地涌卷起来了。

我心里对自己说，这是下雨的头一天，我宁可冒着雨淋，也不愿禁闭在我那地牢似的船舱里。

在我的生命里，一二九三^①年是不会再来了，提到这个的话，还有几个阿沙拉月的头一天将会重来呢？我的生命必须相当地长，才能数到三十个阿沙拉月的头一天，它至少是对于我，《云使》的诗人说出了特殊的区别。

有时我想到我是多么幸福，我的生命中每一天的日子都是那么美好，有的被朝阳和落照映得绯红，有的是深暗的云彩送来了清新的凉意，有的像一朵白花月光中开放，多么巨大的财富呵！

一千年以前，迦梨陀娑欢迎了阿沙拉月的头一天；而在我的生命中，每一年，这个阿沙拉月的头一天，都在它所有的光辉中发亮起来——这个和这位老优禅尼诗人完全相同的，给无数的男男女女带来了欢会与离愁的一天。

一年一度这样伟大的永受尊敬的一天，从我的生命中溜掉了；总有一个时候，迦梨陀娑的一天，《云使》的一天，印度的雨季永恒的头一天，将不为我而再来。当我体会到这点的时候，我感到我愿意好

① 孟加拉的纪元年代。——译者

好地观赏自然，给每天的日出以有意识的欢迎，向每天的落日道别，像对一个密友一样。

多么盛大的一个节日，多么宽阔的庆祝会场呵！而我们还不能完全地反应它，我们真正是生活得离开世界太远了！星光走了千万里路到达了地上，但是它达不到我们的心里——我们是在千百万里以外呵！

我陷进去的世界住满了陌生的东西。他们总是忙着在自己周围建起墙壁和法规，而且他们是那么小心地把窗帘掩上怕人看见呵！我总在奇怪为什么他们没有给花树做一个呢罩，或搭上天篷来揽住月光。如果来生是被今生的愿望所统治的话，那我就愿从我们这颗装殓起来的行星里，托生到自由空旷的快乐国土上去。

只有那些不能纳头深入美的整体的人，才轻看美，以它为感觉的对象。但是那些尝到了它的不可言说的味道的人，知道它超过年月的最高力量还有多远——不对，连人的心也没有力量达到它的渴望的终点。

再者——我漏掉了我在开头所想说的一件事情。不要害怕，这件事不用再用四张信纸，这就是，阿沙拉月头一天的晚上，大矛头般的阵雨，下得很大，完了。

赴阁隆达途中

一八九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无尽的形形色色的画图：沙岸、田野、庄稼和村庄，在空中飘浮的云彩，昼和夜相遇时光开放的色彩——都从两侧滑入眼底。小船轻轻地划过，渔夫在捕鱼；河水在悠长的日子里整天地发出柔畅的抚爱的声音，广阔的水面，在夜晚的沉默中静止了下来，像一个被哄进睡乡的孩子；无边天空的一切星辰，都在他上面环守着——这时节，当我在清醒之夜坐起的时候，两旁是睡着了的河岸，只有偶尔一两声村畔林中豺狗的嗥叫，和被尖利的巴特马河波浪所侵蚀的碎片，从峰顶般高的河岸上滚落水里的声响，打破了寂静。

风景并不常是特别引人入胜的——一片伸展的没有草树的黄黄的沙岸；一条空船系在岸边；和天空一样朦胧的绿水流了过去；但是我说不出它们是怎样地感动了我。我猜想是我那被奴仆看管的童年的愿望和追求——当我自己在寂寞的囚室里，我熟读了《一千零一夜》，参加了海员辛伯达的在许多异地的探险——在我心中还没有死去，而看到任何一条空船系在岸边的时候，旧的愿望和追求就又被唤醒

了。

如果我在童年没有听过童话，读过《一千零一夜》和《鲁滨逊飘流记》，我知道，远远的河岸和对岸的广阔的田野的景色，决不会这样地激动我——事实上，整个世界，对我将会有不同的魅力。

在人的心里，幻想和事实纠缠成怎样的一个迷阵呵！不同的几股——细小和巨大——的故事、事件和图画的线索是怎样地纠结在一起呵！

西 来 达

一八九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清晨很早，我还在床上的时候，听到浴场上的妇女叫出快乐的“乌鲁！乌鲁！”^①的笑声，这声音非常奇怪地感动了我，虽然说不出是什么原因。

也许是这种快乐的呼声，使人想到这世界上前进着的、庆祝活动的大流，而个人和这些庆祝活动的大部分，都没有什么联系。世界是那么大，人们的集会是那么浩阔，但是一个人和这些集会的连结是多么少呵！遥远的生活的声音，飘送过来，带来了不相识的家庭的消息，使人体会到，大部分的世人不是他

① 妇女们在节期所喊出的特别的尖脆的欢呼。——译者

的亲属也不认识他；这时他感到被遗弃了，他和世界只有很松弛的连结，一种隐约的愁闷爬满了他的心头。

因此，这“乌鲁！乌鲁！”的呼声，使我的过去和将来的生活，变成一条长长的道路，从道路的两端，这声音向我飘来。而这个情感替我这一天的开始染上色彩。

等到经理人和他的同事以及佃户们一来见我，他们一走进这个场面，这个暗淡的对于过去和将来的忆想将立刻被挤了出去，而一个极其强壮的现在，将行着礼站在我的面前。

沙 乍 浦

一八九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在今天的信里，提到了 A 的歌唱，使我的心中起了一种无名的热望。生命中每一种小小的快乐，夹杂在市嚣中间，没有得到欣赏的，现在向游子的心提出了要求。我喜爱音乐，而在加尔各答没有声乐和器乐的饥荒，我对于这些只是充耳不闻。但是，虽然我在那时候没有体会到，这个需要定会使我的心发渴。

在我读着今天的信的时候，我感到那么强烈的愿望，想听听 A 的美妙的歌声，我立刻确信许多被压

抑的，呼吁充满的创造热望中之一，就是要求可以得到而被忽略了的快乐；当我们忙于追求空想的，不可能的事物的时候，我们把生活饿死了……

没有尝过的容易得到的快乐所留下的空虚，总在我的生命中生长着。总有一天我会觉得，只要我能把过去拉回来，我将不再拚命追求那难得的东西，而只把那些生活所献出的，细小的，不招自来的日常的喜乐一口饮干。

一八九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昨天我说过，今天夜里我和诗人迦梨陀娑有个约会。当我点上蜡烛，把椅子拉到桌前，准备妥贴的时候，进来的不是迦梨陀娑，而是邮政局长。一个活的邮政局长当然比死的诗人更有优先权，所以我不好请他给应约而来的迦梨陀娑让位——他决不会了解我！因此我请他坐下，而给老迦梨陀娑一个回避不见。

这位邮政局长和我中间有一种连结。当邮局还设在这所房子里的时候，我曾同他天天见面。有一天下午，我就在这间屋子里写出一篇小说《邮政局长》。当这篇小说在《指导者》杂志发表的时候，他来看我，以一连串的腼腆的微笑，不以为然地提到了这件事情。无论如何，我喜欢这个人。他有一大堆我爱听的

逸闻轶事。他也有一种幽默感。

邮政局长走后时间虽已晚了，我还立刻开始读《罗怙世系》^①，把整段的印都玛蒂的“择婚”^②仪式读完了。

英俊华服的王子们坐在大厅里一排的宝座上。忽然间一阵法螺和号筒吹起，印都玛蒂穿着新娘的服装，在苏南达的扶掖之下，被请进来站在王子们中间的步道上。细细想象这幅画图真是一种愉快。

在苏南达把每一个求婚者向她介绍了之后，印都玛蒂在无情无意的敬礼中深深鞠躬，就走了过去。这谦恭的行礼是多么美妙。他们都比她年长。因为她只不过是一个少女。如果她没有把表示拒绝的不可避免的失礼，和她仁慈的温柔融合了起来，这场面将失去了它的美。

西 来 达

一八九二年八月二十日

每当看到一幅美丽的风景画的时候，我常想，

① 沙恭达罗的作者迦梨陀娑所著的叙事诗。

② 印度的旧风俗，公主在许多求婚者之间，选一个自己中意的，给他颈上套上花环，表示他已中选。——译者

“如果我能住在里面，那有多好！”就是这种愿望在这里得到了满足。在这里，一个人在一个没有真实的冷酷的、色彩鲜明的画图中，活泼了起来。当我小的时候，《保罗和弗珍妮亚》或《鲁滨逊飘流记》书里的森林和海的插图，会把我从日常世界中飘游了出去；这里的阳光把我当年凝视这些图画时候的感觉，又带到我的心上来。

我不能真切地说明，或明确的解释，在我心中所引起的是哪一种的渴望。这仿佛是什么水流的脉搏流过了把我和广大世界连起的干线。我感到，仿佛那模糊遥远的、我和大地上一切合一的时期的记忆，又回到我的心上来了；在我上面长着青草的时候，在我上面照着秋光的时候，在柔和的阳光接触之下，青春的温热气息会从我的宽大、柔软、青绿身躯的每一个气孔里升了上来，一个新鲜的生命，一种温柔的喜乐，将半自觉地隐藏起来，而又从我所有的广漠中无言地倾吐了出来，当它静默地和它的各个国家和山和海在光明的蓝天下伸展着的时候。

我的感觉就像是古老的大地，在被太阳吻着的日常生活中的狂欢感觉；我自己的意识仿佛涌流过每一片草叶，每一条吮吸着的草根，穿过树干和树液一同上升，在喜悦的颤抖中，和在田中摇动的玉米和沙沙作响的棕叶一同展放着。

我感到我不得不表示出我和大地的血缘连系，和我对她的亲属之爱，但是我恐怕人家不会了解我。

波 利 亚

一八九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我在想，这时你的火车该走到什么地方了。现在太阳正升到靠近拿洼蒂车站的起伏的没有树木的岩石地带。那里的景物一定被清新的阳光所照亮，在阳光下，远远的青山开始隐约可见。

除了原始的部落人用水牛做过一点耕作之外，几乎看不见开垦过的田地；在铁路交叉处的两旁，都是堆叠起来的黑岩石——卵石留下了干涸河流的足迹——摇摆不定的黑鹳鸪鸟，站落在电线上。一个粗野的带着疤痕的自然躺卧在阳光下面，就像被一只柔软光明的仙手所抚摩而驯伏起来似的。

你知道这景物使我忆起哪一张画吗？在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里有一个场面，在那里，豆扇陀王的幼子婆罗多和一只小狮在游戏。这孩子爱怜地把细软红润的手指，摸抚着这只巨兽的粗硬的鬃毛。这狮子在信赖的休息中，安静地躺卧着，不时地对它的小人朋友投着亲爱的眼光。

要我告诉你，这些干涸的、散堆着卵石的水道，

使我想起什么了吗？我们在英国童话里读到《树林里的婴孩》，那一对小兄妹在被继母赶进树林的时候，怎样地随时丢下一块一块的鹅卵石，在陌生的树林里留下了他们彷徨的踪迹。这些小河就像是被送到世界上而中途迷路的婴孩，因此他们一面往前走，一面就留下卵石来做记号，为的使他们可能回来的时候，不至迷途。但是他们是没有回顾路的！

那 图 里

一八九二年十二月二日

在孟加拉林外的落日里，有一种深沉的情感和宁静的气息沿着无边的寂静的田野，伸展到地平线上。

爱怜地，而又忧愁地，我们夜晚的天空，在远处低俯下去接触大地。它在大地上投射着留下的愁光——这光明给我们以“永别”^①的神圣哀愁的意味；弥漫在大地、天空和水里的静默是充满着表情的。

当我在沉迷的凝静中注视着的时候，我在想——如果这静默失掉了自制，如果这个现在的时间，

^① 指印度神话中普露沙和布拉克里蒂，即神与被创造者的永别。——译者

从亘古以来就一直在寻求着的表现，会都发泄出来的话，会有一种深沉地严肃、痛快地动人的音乐，从地面涌上星空吗？

只要用一点坚定集中的精力，我们自己就可以把这渗透万有的伟大的光明和颜色，转移到音乐里去。我们只要闭上眼睛，用心耳来感受这永远流涌的活动画面的颤动。

但是我要描写多少次的日落和日出呢？每次我都感到它们的全新的鲜艳；而我怎样地才能把这全新的鲜艳表现出来呢？

西 来 达

一八九二年十二月九日

在痛苦的病后，我还觉得软弱，正在休养着。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的调护真是甜柔的。我感到我和万物一样，懒洋洋地在阳光下闪耀出我的喜乐，我只不过心不在焉地在写着信。

世界对于我永远新鲜的；像一个今生前世都曾爱过的老朋友，我们之间的友谊是深长的。

我很能体会到，许多世纪以前，大地怎样在她原始的青春里，从海浴中上来，在祈祷中敬礼太阳，我

一定是树林中的一棵树，从她新形成的土壤里，以最初冲动的全部新鲜的生意，展开我的密叶。

大海在摇晃，在动荡，在掩盖，像一个溺爱的母亲，不断地爱抚着她的头生婴儿——陆地；而我用整个心身在阳光中吮吸，以新生婴儿的说不出道理的狂欢在碧空下震颤，用我所有的根须紧紧地拉住我的大地母亲，快快地吮吸着。在盲目的喜乐中，我的叶子怒生，我的花儿盛放；当阴云聚集的时候，它们爽朗的凉荫，将以温柔的摩抚来安慰我。

此后，从世纪到世纪，我曾变化无定地重生在这大地上。所以当现在我们独对的时候，种种古老的记忆，慢慢一个一个地回到我心上来。

我的大地母亲今天穿着阳光照射的金色衣裳，坐在河边的玉米地上；我在脚边、膝下、怀中翻滚游戏。做了无数孩子的母亲，她只心不在焉地，一面用极大的耐心，一面用相应的淡漠，来对付他们的不住的叫唤。她坐在那里，用遐思的眼光盯着过午的天边，同时我无尽无休地在她身旁喃喃地说着。

巴 利 亚

一八九三年二月，星期二

我不想再流浪了。我真愿意有一个能让我躲开

大家而舒服地躺下的角落。

印度有两方面——一方面她是个户主，另一方面她是个漫游的行者。头一个决不肯离开家庭角落一步，第二个是简直没有家。我发现在我里面，二者兼而有之。我愿意到处流浪去看广大的世界，但我也想望一个隐秘的角落；像一只小鸟一样，有一个小小的窝巢让它居住，也有广阔的天空任它翱翔。

我想求一个角落，因为它会给我的心带来宁静。我的心真正愿意忙碌，但在努力这样做的时候，它就不断和群众冲撞，变得完全狂乱，它也从里面不住地打击我——它的笼子。但只要让它能有一刻悠闲的静独，能以游目四望，任意思索，它就会称心如意地表达出它的感情。

这个静独的自由就是我的心所想望的；它将和它的想象独对！就像造物者在他在创作上凝思一样。

喀 达 克

一八九三年二月

在我们能做出一番事业以前，让我们隐姓匿名地生活着吧，我说。当我们只能受人轻视的时候，我们凭什么来要求人的尊敬呢？什么时候我们在世界上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什么时候在决定世界的方

针路线上，有了我们的一份，我们才能微笑地和别人接触。在这以前让我们呆在背景里，去处理我们自己的事务吧。

但是我们的同胞似乎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不重视我们那些必须在幕后去谋求满足的需要，——他们的整个注意力都指向暂时的架子和夸耀。

我们的国家真是被上帝忘却的国家。困难，当然有，那就全凭我们坚持意志的力量去干。在真实的意义上，我们从未得到什么援助。在数里方圆之内，我们找不到一个可与商谈而取得活力的人。附近没有一个人在思索、在感觉、或在工作。没有一个人有从事巨大努力的经验，或是真正地生活着。他们都是吃着喝着，做些办公室的工作，抽烟，睡觉，无聊地瞎谈着。当他们涉及感情方面的东西，他们就变得多愁善感，当他们讲理的时候，他们又很稚气。人们热望一个精神健旺的，坚强的，精干的人物；这些都是幢幢倏忽的阴影，和世界断绝接触的。

一八九三年二月十日

他是个充分发展极端类型的约翰牛——一个巨大的鹰钩鼻子，狡猾的眼睛和一个一码长的下颏。目下政府正在考虑褫夺我们在陪审委员团下受审的权利。这个家伙把这题目揪出来，而且坚持同我们的主

人可怜的 B 先生争论下去。他说这个国家的人民的道德标准很低；他们对于生命的神圣没有真正的信心；所以他们不配在陪审委员团里工作。

当我看到他居然能够接受一个孟加拉人的款待，谈着这样的话，坐在他的席上，而一点不受良心谴责的时候，我沉痛地感到这些人对于我们的极端轻视。

饭后我坐在客厅的角落里的時候，周围一切在我眼中都变得模糊了。我仿佛坐在我的伟大的被侮辱的祖国的头边，她悲伤地黯淡无光地躺在我面前的尘土里。我说不出这种压在心头的深刻的悲痛。

那边那几个“太太们”，穿着夜宴的服装，用英语交谈的嗡嗡声，以及嘻嘻哈哈的笑声，这一切都多么不相称呵！我们古老的印度对于我们是多么丰富而真实，一个虚礼的英国式的宴会，是多么轻贱而虚伪呵！

一八九三年三月

如果我们开始把英国人的鼓掌放在过于重要的地位，我们就得丢掉许多我们的好东西，而接受许多他们的坏东西。

我们渐渐地将以不穿袜子出去为耻，看到她们舞会的衣裳也不以为羞。我们将毫不在意地把我们

古老的礼貌扔了出去，去和他们作无礼的竞赛。我们将不再穿上褂，因为它需要改良，但又毫不思索地在我们头上顶上他们的帽子，虽然没有一种头饰比那个更难看。

简单地说，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我们将弄到根据他们的鼓掌与否，来削改我们的生活。

因此我直截了当地说：“瓦罐呵，看在老天爷的面上躲开那只铜罐吧！不管他是生着气向你奔来，或者只是给你面子，拍一下你的脊梁，你就完了，反正都会碰碎的。所以记住老伊索的良言吧，——我求你，远远地躲开吧。”

让那些铜罐去点缀豪富的家庭；你在贫苦的家庭中有的是工作可做。如果你让他把你撞破了，你在两家都没有了地位，只能回到尘土里去；最侥幸的话，也许在文物柜中——作为一件古董，可以占一个角落，你如果让农村里最卑贱的妇女拿这打水，那就是最最光荣的了。

西 来 达

一八九三年五月八日

诗歌是我的很老的情人——我想我只有罗提^①那么大的时候，我已经和她订下婚约了。很久以前，在我们水池边老榕树下的歇息，那所内花园，房里地下室陌生的地区，整个的外面世界，女仆们讲的儿歌和故事，在我心中建起了一个美丽的仙境。对于那一时期所发生的模糊而神秘的事情，很难说得清楚，但这个明确的，就是我同“诗的交换花环”^②的仪式已经正式行过了。

但是我必须承认，我的未婚妻不是一个吉利的女郎——不管她给人带来了什么，但决不是幸运。我不能说她从来不曾给我快乐，但是和她在一起是谈不到安宁的。她所爱的人可能得到圆满的喜乐，但是在她的残忍的拥抱之下，他的心血是会被绞出来的。她所选择的不幸的东西，永不会变成一个认真的，沉着的，舒舒服服地在一个社会基础上安居下来的户

① 作者的儿子，那时才五岁。——译者

② 订婚仪式。——译者

主。

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我可能做过许多不诚实的事情，但是在我的诗歌里，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假话——那是一个圣所，在那里，我生命中最深的真实得到了护庇。

一八九三年五月十日

乌黑臃肿的雪块涌来了，像一张吸墨纸似地把我面前风景里的金色阳光吸收掉了。雨一定快来了，因为微风感到潮湿而含满了眼泪。

在那边，刺进天空的西姆拉高峰上，你将感到很难正确体会，阴云的来到，在这边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或者有多少人殷切地仰望天空，欢呼它们的来临。

我对于这些农民——我们的佃户——老天爷的高大、无能、幼稚的孩子，感到很深的慈怜，必须有饭送到他们的嘴里，否则他们就完了。当大地母亲的乳汁干了的时候，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办，只会哭泣。但当他们的饥饿一旦得到了满足，他们就忘掉过去一切的危害。

我不知道那社会主义的、财富合理分配的理想能否达到。如果不能的话，老天爷的分配就真是残酷的，人真是个不幸的东西。因为如果这个世界上必须

有苦恼，那也算了；但至少要留下几个小小的气孔，一瞥可怜的闪光，这也许可以鼓励人类中较高尚的一部分，去不断地为解除痛苦而希望，而奋斗。

他们说着一件极其冷酷的事情，那些人断言说，分配天下的物产；使每人有一口饭吃，一点衣服穿，只不过是一个乌托邦的梦想。一切社会问题本来都是冷酷的！命运只容许给人类这么窄小可怜的一床被，把它拉到世界上的这一部分，别的一部分就没有盖的了。解除了我们的贫困，我们丧失了财富；而有了财富，我们就失掉无数的仁慈，和美，和力量。

但是太阳又出来了，虽然阴云仍在西方堆积着。

一八九三年五月十一日

在这里还有一件使我愉快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的纯朴的忠诚的老佃农们会来见我——他们虔诚的顺从是真诚的！他们在崇敬的美丽的纯朴和忠实上，比我不知伟大到多少。即使我是不配受他们的崇敬的——他们的情感并不因此而失掉价值。

我用对小孩子一样的热爱，来对待这些大孩子——但这里也有一个差别。他们比小孩子还幼稚。小孩子还会长大，这些大孩子却再也不会长大了。

一个温顺的灿烂的纯朴的灵魂，透过他们疲乏，起皱，衰老的躯体发出光来。小孩子只是单纯而已，

他们没有这些大孩子的毫无疑问决不动摇的忠诚。如果有一股潜流使人们的灵魂可以沟通的话，那么我的真诚的祝福，定将伸向他们，为他们服务。

一八九三年五月十六日

过午洗完澡之后，爽快而清洁，我在河岸上散步了差不多一个钟头。以后我走上那只泊在中流的新的游艇，躺在铺在船尾板上的床上，在夜晚的黑暗中，我静静地仰卧着。小 S 坐在我旁边不住地说话，天空越来越繁密地点缀上了星辰。

这个思想每天浮上我的心头：我会再生在这个布满星辰的天空之下吗？在这条孟加拉河上，在世界的那么僻远的一个角落，这个美妙夜晚的宁静的狂欢，会再是我的吗？

也许不会，风暴也许会改变了；也许再生的，我带有不同的想法。许多这样的夜晚可能到来，但它们也许不肯这样信赖地、爱抚地、完全狂放地安息在我的胸怀里。

奇怪得很，我最大的恐惧就是怕我重生在欧洲！因为在那里一个人不能这样地躺着，对上面的无限的空间敞开整个心身——我恐怕，一个人只要躺下去，就会让人家严厉地申斥一顿。我也许会在哪个工厂或是国会里拼命地忙着，像那边的道路，一个人的

心思，因为交通拥挤，必须是石头铺成的，几何学式地铺开，使它开阔无碍而井井有条。

我确信我不能明确地说出，为什么这种懒懒的、梦想的、自我集中的、装满了天空的心境，对于我是最值得想望的。当我在这里躺在游艇上，我一点都不觉得我比最忙碌的俗人卑下。毋宁说，我若是束紧裤带拚命地干的话，和那些典型人物比起来，我可能显得非常软弱的。

一八九三年七月三日

昨晚，风像丧家之犬那样地整夜嗥叫。雨还在不停地倾注。田地里的水奔涌成无数漩涡流进河里。淋透了的农民搭渡过河，有的戴着斗笠，有的拿山药的叶子盖在头上。大货船滑驶过去，舵工浑身精湿地坐在舵边，水手在雨里使劲地拉着拖绳。鸟儿郁闷地关在巢里，而人的儿子依旧行进，因为不管天气怎样，世上的工作还必须做下去。

两个牧童在我的船前放牛。那几只母牛十分高兴地吃着草，它们的鼻子插进青葱的草里，尾巴不停地忙着拂打苍蝇。雨点和牧童的竿子都不住地、没有道理地落在它们的背上，但是它们都不计较地听任忍受着，镇定地大声咀嚼下去。母牛有着那样地柔和、慈爱、忧郁的眼睛；我不知道为什么老天爷会想

到，应该把人的一切劳动负担，强加在这些壮大温和的牲畜的驯伏的肩膀上？

河水每天上涨。我昨天只能从舱面上看到的東西，现在我可以从房舱的窗户里看到了。我每天早晨醒起，都发现我的眼界更加宽阔。不久以前，只有远村边的树梢，像深绿的云彩一般露了出来，今天整个树林都可以看见了。

陆地和水慢慢地对面走来，像一对腼腆的情人似的。他们差不多达到了羞怯的极限——他们的双臂将围抱到彼此的颈上。在豪雨中，我将会欣赏这满溢的河上的旅行。我在考虑下令开船。

一八九三年七月四日

今天早晨露出一点阳光。昨天雨停了一会儿，但是天边的阴云还堆得很浓，久晴是没有什么希望的。这堆阴云望去就像一张厚厚的云毯卷在一边，任何时候一阵好事的风，可能又来把它铺开，盖住整个地面，把蔚蓝的天空和金色的阳光遮得毫无痕迹。

今年在天空中不知积存了多少的水。河水已经涨过了那低洼的沃化的田地^①，还要淹没田里所有长起的庄稼。不幸的佃农绝望地在割下一束一束的半

① 在沙岸填上一层可耕的土壤的田地。——译者

熟的稻子，用小船运走了。他们走过我船前的时候，我听见他们在哀叹自己的命运。很容易了解，一个农人逼得在收获的前夕割下稻来，会怎样地痛心，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有些穗子可能已经结成谷子了。

天道里一定有些慈悲的成份，否则我们怎能从那儿得到我们的一份慈心呢？但是很难看出慈悲的心究竟在哪里。千百万无辜的人们的哀号似乎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大雨任意地倾注着，河水还在上涨，多少次的请求都没有得到任何方面的救济。人们只好说这样的话——这一切都在非人所能了解——来自寻安慰。但是，人是极其需要懂得世界上是有慈悲和正义这样的东西的。

然而，这只不过是发气。理性告诉我们天地万物决不能有圆满的快乐。只要它是不圆满的，它就必须忍受不圆满的忧伤。只有在它不是天地万物而是上帝的时候，才能是圆满的。我们敢于这样大胆地祈求吗？我们越思索，我们越是常常回到起点上去——为什么要有天地万物呢？如果我们不能决心拒绝事物的本身，只抱怨它的伙伴——忧伤，是无用的。

沙 乍 浦

一八九三年七月七日

农村生活的流动不是太快，但也没有停滞，劳动和休息携手同行。渡船来回地开，行人打着伞沿着纤路走去，女人们在浸在水里的竹篮里洗米，农民们头上顶着麻捆到市上去。两个人在用匀称的打击声，砍着一根木材。村里的木匠在一棵大无花果树下修理着一只倒放着的小船。一条蒙古种的狗，无目的地在河岸上来回地走。几头母牛，在饱餐了一顿丰富的青草之后，躺在那里反刍，懒洋洋地把耳朵前后摆动，用尾巴打拂着苍蝇。当几只乌鸦放肆地站到它们脊梁上的时候，它们偶然也不耐烦地摇一摇头。

这单调的伐木者的斧声或木匠的锤声，哗哗的桨声，赤裸的孩子们在嬉戏中的欢笑声，农民们唱出的忧郁的歌声，更响的是转动着的油磨的叽嘎声，所有这些活动的声音，和微语的树叶、鸣唤的鸟语并不走调，而且都在连合起来像一支大的梦想管弦乐队的动人的曲调，演奏出一支绝妙的，微带着压抑的哀愁的乐曲。

一八九三年七月十日

对于我们一直在讨论着的沉默的诗人，我所要说的就是，虽然沉默的人和说话的人有着同样的情感的力量，但这和诗歌没有关系。诗歌不是情感的问题，它是形式的创造。

思想以一些隐秘和精妙的技巧，在诗人心中成形。创造力是诗歌的根源。知觉，情感或者语言，都不过是原料，一个人也许有丰富的感情，另一个人有丰富的语言，第三个人两样都有；但只有那同时也具有创造的天才的，才是诗人。

帕 提 沙

一八九三年八月十三日

穿过那些“湖泽”^①到卡里格雷村去，一种想法在我心中形成。这想法并不是新的，但有时候旧的思想以新的力量来打动我。

① 有时候河流经过孟加拉平原，遇到低地，就展布成为面积无定的一片水，叫做“湖泽”，在干季，只有大池塘那么大小，在雨季，就变成无边广大。

流水没有被两岸夹起，而伸展成为一片单调的茫茫的时候，就村庄是由几撮茅舍组成的，散立在小岛似的土丘上。小船和一种圆陶盆是唯一的交通工具。当水没过耕地，稻子露出相当深而十分清澈的水面，小船在上面行驶的时候，望去就像在稻田上走似的。“湖泽”里还有特别的植物和动物，有水莲花、鸢尾花和各种的水鸟。这样，这“湖泽”既不像泽又不像湖，而有它自己的特色。——译者

失去了它的美。就语言来说，韵律起着河岸的作用，付予诗歌以美和特征。就像河岸给每一条河以突出的个性一样，节奏也使每一首诗歌有一种独特的写法；散文就像那无形态、无个性的“湖泽”。而且，河水有流动，有前进；“湖泽”只用浩阔来席卷田地。因此，为要给语言以力量，韵律的狭窄的约束变成必要的；不然的话，它就不住地散展开去，而不能前进。

农村里的人称“湖泽”为“哑水”——它们没有语言，没有表情。河水不停地潺湲着；诗歌的字句也这样地吟唱，它们不是“哑字”。这样，格律产生了形式、运动和音乐的美；格律不但产生美，也产生了力量。

诗歌决心受格律的控制，不是受了盲目习惯的引导，乃是因为它这样作就得到了运动的快乐。有些傻子以为韵律是一种字句的体操或戏法，目的只求

得群众的赞赏。这是不对的。韵律的产生像一切的美在整个宇宙中产生一样。思潮引进轮廓分明的范围里，给有韵律的诗句以一种感动人心的力量，含糊的不明确的散文就做不到。

当我从江河进入“湖泽”，又从“湖泽”进入江河的时候，这想法对我渐渐明确起来了。

一八九三年，斯拉万月二十六日

有些时候我曾这样地想过，男人是一件粗制滥造的货物，女人是一件完美的产品。

女人在礼貌，惯例，谈话，装饰上都有完整的一套。理由是，世纪以来，自然就指定她这个明确的角色，而且也已经使她适应了这个角色。洪水，政治革命，社会理想的变革，还都不能把她从她特殊的作用上转移开去，或是破坏她们中间的相互关系。她一直在恋爱着，照料着，爱抚着，此外什么都不做；而且在这些事上她学来的绝妙的技巧，渗透了她的心身与行动。她的性格和行动像花朵和香气似的，变成不可分离的，因此，她没有疑惑或踌躇。

但是男人的特性里还有许多洞孔和疙瘩；每一个不同的环境和力量，对他的发展过程都有所贡献，也都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因此有的人就有一个无边开展的前额，另一个人有个莫名其妙的突起的鼻

子，第三个人又有一个出奇地冷酷的下颏。如果男人是一个目的的继续和划一，自然定会竭力地给他做一个明确的模型，使他能简单而自然地起着作用，不必去卖那么大的力气。他就不必有这么复杂的行动规程；当他受外界影响扰乱的时候，他也将不会那么容易地脱离常轨。

女人是在一个母亲的模型里造成的。男人没有这样的原始图案作为根据，因此他一直不能上升到和美一样地完全。

一八九四年二月十九日

有两只大象来到这边河岸上吃草。我对它们极感兴趣。它们用一只蹄子轻轻地敲击地面，然后用鼻端卷住青草，掀起一大堆草皮土块和其他的东西。它们把这一大块甩来甩去，直到所有的土都甩干净了；然后放在嘴里吃掉。它们有时候忽然兴起，就把尘土吸进鼻孔里去，然后喷着鼻子把尘土洒满全身；这是它们大象式的化妆。

我喜欢看这些长得太大的动物，它们笨大的身躯，它们的无穷的力气，它们形象的难看的不相称，它们的驯良的浑噩，它们的身量和笨重使我对它们有一种慈怜——它们笨拙的身躯带些稚气，而且它们有宽大的心。它们撒野的时候是狂暴的，但当它们

安静下来的时候，它们就是和平的化身。

粗野和巨大合在一起并不排拒人，它反而能吸引人。

一八九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天空阴晴无定。忽然间一阵风来，使船身的一切接缝都在懒惰地叽嘎呻吟。一天就这样地消磨下去。

现在已经过了一点钟，沉浸在这乡村正午的时光中，和它的种种声音里——鸭群的叫噪声，走过的船激起的漩涡声，沐浴的人洗衣服的泼溅声，赶牛蹚水的人远远的吆喝声——使人甚至于难以想象到椅子——桌子，单调而沉闷的加尔各答每天例行的生活。

加尔各答像政府办公处一样，是沉重地规矩。每一天的日子到来，都像从一个造币厂铸出的金钱一样，轮廓鲜明，闪闪发光。呵！那些枯燥沉闷、没有生气的日子，是那样地一般轻重，那样正经地体面呵！

在这里我躲开了我的圈子的要求，也不觉得像一件开足的机器。每一天都是我自己的，我带着闲遐和思想走遍田野，不受时间空间的束缚。在我低头漫步的时候，夜晚渐渐地在地上，空中，水面深了下去。

一八九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当我坐在船上窗前看着河水的时候，忽然看见一只奇怪的禽鸟，拚命地从水里凫到对岸去，后面跟着一大片的喧嚷。我发现那是一只家禽，它挣扎着，跳进水里，为要逃避它在船上厨房里逼在眼前的劫运。现在它已疯狂地竭力想抢渡过去，当它快达到彼岸的时候，残忍的捕逃者的毒手围上来了，它被胜利地掐住颈子带了回来。我告诉我的厨师，我今天什么肉也不想吃。

我真的必须停止吃荤了。我们想法吞咽鲜肉，只因为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做的是一件残酷罪恶的事情。有许多罪恶是人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有些罪恶被镇压了，因为它们同习惯、风俗、传统背道而驰。但是残酷不在这些罪恶之内。它是一个主要的罪恶，不允许有争辩或微小的区别。只要我们不让我们的心变成麻木不仁，它对于残忍的抗议总是可以清晰地听到的；但是我们大家一直都在轻松地犯着残忍的罪——事实上，任何没有参加的人都被起个浑名叫做怪人。

我们对于罪恶的了解是多么虚伪！我觉得最高的戒律就是对于一切有情的同情。爱是一切宗教的基础。那一天我读到一份英国报纸，说有五万磅的兽

肉运到非洲驻军区去，但在运到的时候，发现那肉已经腐坏。这批托卖品又被退了回来，最后就在扑次茅斯以几磅钱的廉价拍卖掉了。这是多么惊人的生命的浪费呵！对于生命的真正的价值是多么麻木呵！有多少生物只为点缀一次宴会上的盘碗而被牺牲掉，而其中的大部分会是原封不动地撤下席去的。

只要我们对于我们残忍的行为是无意识的，我们也许是无罪的，但是如果在我们的慈悲心唤起了以后，我们仍旧坚持扼杀我们的情感，只为的是要去参加别人的对生命的掠夺，我们就侮辱了我们心中一切的善念。我已经决定试行素食了。

一八九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这里已经很暖了，但是我不大怕太阳的热气。热风吹啸着吹过，不时地在回旋中停了一会，又旋转起它的尘土和落叶枯枝的裙子，跳舞着走了。

今天早晨却是很冷的——几乎像一个隆冬的早晨；说实话，我对于洗澡并不太热心。要想说明在所谓“自然”这个大东西里，的确在发生着什么事情，是很困难的。一个不清楚的原因从一个不知名的角落出现了，忽然间一切东西就都变了样。

人的心思的运转，和身外的自然一样的神秘——昨天我就这样地想起。一种奇妙的炼金术在动

脉、血管和神经、在脑筋和骨髓里工作着。血水涌流下去，神经弦子颤动着，心的肌肉起伏着，人身内的季候在逐一地变换着。下一次又有哪一种的风，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吹来——对于这些我们一点也不知道。

这一天我确信我将生活得很好；我感到我坚强得能以跳越过世上一切妨碍我的忧伤和考验；而且，我仿佛有了一张印好了的终生的日程表，安全地放在口袋里，我的心情是舒畅的。第二天，不知道从哪一层地狱刮来了一阵大风，天空中显出险象，我就开始疑惑我是否真能禁受一切的暴风骤雨。只因为在某处血管或者神经纤维有点毛病，我的一切力量和智慧都变得无用了。

我自己身内的神秘使我惊恐。它使我不敢说出我要做什么或不要做什么。它为什么总是胶着在我身上——这个我既不能了解又不能驾驭的无边的神秘？我不知道它要引导我或是我引导它到哪里去。我看不出什么事情在发生着，也没有人来请教我说什么事情将要发生，然而我必须摆出主人公的样子，装作一个执行者……

我觉得我像一架活的钢琴，里面有很大很复杂的机构和钢丝，但是我没有法子知道谁是演奏者，而且对于演奏者为什么要演奏，也只能有一个猜度，我

只能知道他弹的是什么，调子是愉快的或是哀伤的，什么时候那音符是婴音还是变音，曲调是不是合拍，基调是高还是低，但是，就连这些我也真正地知道吗？

一八九四年三月三十日

有时当我体会到生命的旅途是漫长的，所遭到的忧伤是很多而不可避免的，必须有一种极大的斗志来支持我的心的力量。有些夜晚，当我独坐着凝视着桌上的灯焰，我发誓我要像一个勇士似的活着——不动摇，沉静，不怨尤。这决心把我吹鼓了起来，当时我真把自己看做是一个十分、十分勇敢的人。当我担心着路上的荆棘会刺伤我的脚的时候，我又退缩了，我开始对于前途感到认真的忧虑。生命的道路又显得很长了，我的力量也显得不够了。

但是这最后的结论不会是真实的，因为正是那些细小的荆棘是最难忍受的。心的家务管理是节俭的，需用多少才花掉多少。在小事上决不浪费，它的力量的财富是精打细算地积攒起来，准备应付真正的巨大灾难的。因此，为较小的忧烦而流泪号哭，总不能引起慈善的反应。但当忧伤最深的时候，努力是没有限度的。那时候，外面的硬皮被戳穿了，慰安涌溢了出来，一切忍耐和勇敢的力量都结合在一起，来

尽它们的责任。这样，巨大的苦难也带来了伟大的持久的能力。

人性的一方面有追求愉快的欲望——另一方面是想望自我牺牲。当前者遇到失望的时候，后者就得到力量，这样，它们发现了更完满的范围，一种崇高的热情把灵魂充满了。因此当我们在微小困难面前是个懦夫的时候，巨大的忧伤激起了我们更真实的丈夫气概，使我们勇敢起来。所以，这里面有一种快乐。

说苦中有乐，不是一种空洞的似是而非的议论，反过来说，在愉快中有缺憾，也有实在的，不难理解为什么应该是这样。

西 来 达

一八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我在这里还不过四天，因为不去计算时间，日子就仿佛已经很长了。我感到如果我今天回到加尔各答去，我会发现它变了很多——就像我自己一个人在逝水的光阴的外面站住了，不理睬身外世界的渐渐变动的地位。

事实是，在这里，离开了加尔各答，我生活在我自己内心世界之中；在这里时钟不遵守通常的时间；

在这里时间的持续是以情感的强度来衡量的；在这里因为外面世界不计算分秒，片刻变成小时，小时又变成片刻。我似乎觉得时间和空间的细分，只不过是精神的幻觉。每一个原子都是不可计量的，每一段时刻都是无限的。

我小的时候，读到一段波斯的故事，我非常地喜欢它——我想就在那个时候，我也能了解其中的深意，虽然我只不过是个孩子。为要指出时间的幻觉的本质，一个僧人倒些法水在一只桶里，请国王进去泡一泡。国王刚把脑袋浸进去，立刻就发现自己到了海边的一个国家里，在那里他度过很长的时间，经过了也做了许多事情。他结了婚，有了孩子，他的妻子儿女又都死了，他丧失了一切的财富，当他在痛苦中辗转的时候，他忽然发现他又回到自己的屋里，他的朝臣们在旁边围绕着。在他为他的痛苦而斥骂着这僧人的时候，他的朝臣们说：“但是，陛下，您只不过把头浸在水里，立刻又抬了起来！”

我们整个生命中的苦乐，也同样地圈在片刻的时间之中。在苦和乐还在的时候，无论我们感觉到它是多么长久，多么强烈，只要我们一从世界的水里抬起头来，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切都多么像一个细微的短暂的梦。

一八九四年八月九日

今天我看见一只死鸟随流而下。它死亡的经历是很容易推测的。它的窝巢是在村边的一棵芒果树上。它晚上回到家来，挨着它的羽毛柔软的伴侣，舒服地躺在里面，在睡眠中休息着它的纤小疲倦的身躯。忽然间，在夜里，巨大的巴特马河在她的床上轻轻转侧；芒果树根上的土被冲走了。这小东西的窝巢没有了，它在长眠不醒之前，只惊觉了短短的一瞬。

当我在毁坏一切的自然的可怕的神秘面前，我自己和其他生物的区别就显得很微小。在城市里，人类社会总是摆在前面，朦朦浮现；它对其他生物的苦乐和自己的比较，总是残酷地淡漠。

在欧洲，同样地，人是那么复杂而突出，因此动物对于他，只不过是个动物。对于印度人，那灵魂轮回的想法，人托生成为动物，动物托生成为人，并不奇怪，所以我们的经文里，对一切有情的东西，慈悲并没有被看作多情善感的夸张而被放弃掉。

当我在乡村和自然密切接触的时候，我心中的印度人的成分就露出头角，我不能冷酷淡漠地对待一只小鸟的，柔软的毛茸茸的胸腹中跳动着的生命的喜乐。

一八九四年八月十日

昨夜水里一阵汹涌的声音把我惊醒了——一阵突然的河流的狂闹的骚动——也许是雨融雪水的袭击：是这个季候常常发生的事情。踏在船板上的双脚会感觉到种种不同的力量在下面运行着。轻微的颤抖，小小的摇动，和缓的高起和凶猛的击撞，都把我和河流的脉搏连系起来了。

夜里一定有什么突然的动乱使得河水奔涌起来。我爬起坐在窗前。一片朦胧的晕光使汹涌的河水更显得疯狂。天空中散发着云雾的斑点。一颗极大的星星的光影，一长条地在水上颤动，像是一道痛苦的灼热的伤口。两岸被熟睡的模糊所笼罩，两岸中间是这粗野的不眠的动荡，不顾一切地奔涌着。

在夜半看到这种场面，使人觉得自己完全换了一个人，白天的生活只是一个幻觉。而今天早晨，那个夜半的世界又消退到梦境里去，融失为淡薄的空气。这两种生活是这样地不同，但是对于人，两种生活都是真实的。

白天的世界对于我仿佛是欧洲音乐——它的和谐与不和谐在交响乐的盛大队伍里交融起来，夜晚的世界像印度音乐——纯洁、自由的旋律，低沉而生动。即使它们的对照是那么显著——而这两种音乐

都感动了我们。这个对立的原则是在创造的根柢的深处；是被国王和女王、白昼和黑夜统一和变异、永恒和进化的统治所区分着。

我们印度人是在夜的统治之下。我们沉浸在统一，即永恒之中。我们的曲调是为个人，对自己独唱的；它们把我们的日常世界引到静独的超然里去。欧洲音乐是为多数人的，带着他们舞蹈着穿过人的盛衰和哀乐。

一八九四年八月十三日

我所真切地想着的，真切地感到的，真切地体会的——它的自然的定数，就是要找到真实的表现。在我心里有一种力量不断地向这目的努力，但是这力量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它还渗透着万有。当这股万能的力量在个人里面显现的时候，它就不受他的约束，而只照自己的本性行动起来；把我们的生命驯伏在它的力量之下，是我们的最大的喜乐。它不但给我们以表情，也给我们以敏感和爱情；这就使我们的情感每次到来的时候，都会使我们感到它是那样地新鲜，那样地充满了奇妙。

当我的女儿使我快乐的时候，她就融入到喜乐的原始神秘，也就是万有中去；我的慈爱就像崇拜似的被唤了起来。我确信我们一切的爱情都只是伟大

神秘的崇拜，我们只是不自觉地实行着，否则那就是无意义的。

和万有的引力一样，在物质世界里支配着大大小小的东西，这个万有的喜乐，在我们全部的内心世界中运用着它的引力，我们若以局部的眼光来看它，我们的了解就受到阻碍。我们为什么从人和自然中会得到快乐，在《奥义书》中给我们做了唯一的合理的解释：

因为一切被创造的东西
都是在喜乐中诞生的。

一八九四年八月十九日

吠檀多似乎帮助了许多人在万有和它的由来上得到了解答，但是我的疑问仍然没有澄清。说吠檀多比其他大多数的理论是简单一点，这也是实话。关于创世和创世者的问题，越看下去是越复杂；但是吠檀多确实把它精简了一半，用割断死结的办法把创造整个删掉了。

剩下的只有婆罗摩——我们这些人只是在想象说我们也是——人类的心怎会找到地方来容纳这个思想，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更奇妙的是这想法并不

像听去那样地不坚定，真正的困难倒是去证明世界上真个有物质存在。

无论如何，就像现在月亮升起了，以半闭的眼睛，我四肢伸展地躺在船舱上月光下面，柔风吹醒了。我的塞满问题的头脑，这时，大地，流水，四周的天空，河水的微波，从纤路上偶然走过的行人，不时掠过的小舟，田野外的树林，在月光下显得朦胧的树林外瞌睡的村庄，被村外树林的黑影围抱着，——的确像是幻境中的幻觉；但是它们比真理还真实地缠绕而牵引着神志和心，真理是抽象的，使人变成不可能体会：从这些幻觉里面解脱出来，能得到什么样的超度。

沙 乍 浦

一八九四年九月五日

我理会到我变得怎样地渴求空间而且尽情地享有它，当我以唯一的元首的身份，在门户洞开的屋里的时候。在这里，不像在别的地方，写作的愿望与力量都是我自己的。外面生活的刺激，在碧绿的波浪中卷到我心里，和这波浪一起卷来的光、香、声，都把我的想象力鼓动成为故事的写作。

每一天的下午，都有它们自己特殊的魅力。太阳

的强光，那沉默，那寂静，鸟的鸣声，特别是乌鸦的叫噪，以及愉快的安静的闲暇——这一切通同一气地把我整个地带走。

就是这样的中午，似乎会使人写出《一千零一夜》那样的故事——在大马士革，布哈拉，或是撒玛尔汗，和它们的沙漠上的车路，一串一串的骆驼！漫游的骑手，清澈的泉水，从茸茸的枣椰树荫里涌了出来；它们的数不清的玫瑰，夜莺的歌声，土拉茨的酒；它们的张着鲜艳的天篷的狭窄的市街，人们穿着宽大的长袍，裹着彩色的头巾，卖着枣子、壳果和瓜；它们的宫殿，熏得喷香，窗边的蒙着梵锦的长床和枕垫，摆设得十分华丽；它们的邹碧蒂亚、或是阿米娜、或是索菲亚，穿着文绣鲜明的衣服，宽大的裤子，绣金的鞋子，一根长长的水烟袋，在她脚边袅袅地卷着青烟，锦衣华服的太监们守在她们的旁边，——这个神秘遥远的地方，一切可能和不可能的人类的行为和愿望，欢笑和哀泣的故事。

赴代革帕提阿途中

一八九四年九月二十日

大树都立在洪水里，树身完全淹没了，枝叶俯伏

在水面上。船只都系在芒果和榕树下面，人们在船背后洗着澡。到处都看到农舍立在流水上，院落都浸在水里。

当我的船从田里庄稼上面沙沙地穿行的时候，不时地走过大水以前的池塘，池塘周围的莲花还看得出来，潜水鸟也在里面捕鱼。

洪水穿进一切可到的地方。我从来没有看见陆地溃退到这个地步。陆地再多退一点，洪水就要涌进农舍里，里面的居民就得搭起席棚来住。母牛就要死掉，如果它们总是站在没膝深的水里。所有的蛇都从洞穴里涌了出来，他们和无数的无家的爬虫和昆虫，必须和人类成为密友，在他屋顶的茅草里避难。

蔬菜都在水里烂坏了，各种的垃圾到处漂浮，四肢枯瘦脾脏涨大的赤裸的孩子，到处在溅泼着水，久经忧患的耐心的主妇们，穿着精湿的衣服在风中雨中蹒跚地掖起裙子做着日常的工作。在这一切的上面，一层棺衣似的蚊群，在污毒的空气里飞翔——这情景真不能使人愉快。

感冒和发烧和风湿每家都有，患疟疾的孩子整天在哭——没有什么能够拯救他们。人们怎能居住在这样不可爱，不健康，肮脏、荒凉的环境里呢？事实上是我们习惯于垂手忍受一场自然的灾害，统治者的压迫，我们经典的压力，对于它们，我们一声不

响地忍受，同时他们却永远把我们折磨下去。

赴波利亚途中

一八九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当人家提醒我说，只有三十二个秋天在我的生命中来了又去的时候，我感到奇怪；因为我的记忆似乎退回到不可记忆的年光的朦胧之中；当我的内心世界泛滥着像无云的秋晨一样的光明的时候，我觉得我正坐在一座魔宫的窗前，出神地注视着被充满着一切“过去”的暗香的柔风所抚慰的，一个遥远记忆的场面。

歌德在临终的时候，要“光更亮些”。如果我在那时候还有愿望的话，那就是同时也要“空间更大些”；因为我非常喜爱光明和空间。许多人看不起孟加拉，因为它只是一片平原，但是正是为此，我对它的风景格外迷恋。它的无遮无碍的天空，像一只紫晶的酒杯似的，斟满了降临的暮色和夜晚的宁静，直到杯沿；凝静的中午的金裙，也毫无障碍地伸展开来，把它整个地盖住。

在哪里还有像这样的一个可以使人游目骋怀的地方呢？

加尔各答

一八九四年十月五日

明天是杜尔伽大祭节。在我到 S. 家去的路上，我注意到差不多每一所大房子里都在造着神像。使我想到在节日的几天中，老年人和青年人都变成孩子了。

我们细想起来，一切娱乐的筹备，其实和玩着玩具一样，本身是没有什么目的的。从表面上看也许像是浪费，但是在整个国家引起这样的感情的波浪，这能算是无益的吗？连那世故到最枯干的人也被这汹涌弥漫的情绪所感动，从自我中心的兴趣中跑出来了。

这样，一年一度有一段时间，一切的心都处在易于涌发爱恋和同情的柔怜的心情之中。迎神送神的歌曲，情人的相会，节日的笛管的调子，明净的天空，和秋光的熔金般的颜色，都是这首伟大的欢歌的一部分。

单纯的快乐是儿童的快乐。他们有这种用任一件或每一件细小的东西，来创造自己的兴趣世界的力量，连那最难看的玩偶，也因着他们的想象而变得美丽，因着他们的生命而活了起来。在长大以后还能

够保留享乐的天才的人，真是一个理想家。对于他，事物不仅是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见的，而且也是心感得到的，它们的狭窄或不完全，都消失在他自己所填补上的喜乐的音乐里了。

每一个人不能都希望做一个理想家，但是全体人民在这样的一个节期中，能最接近于这种极乐的境界。这时候，我们平日当作玩具的东西，就失去它的局限性，而被理想的光辉所美化了。

波 浦

一八九四年十月十九日

我们只在虚线画成的轮廓上认识人，这就是说，在我们的认识中，还有许多必须由我们自己尽量去填满的空隙。这样，连那些我们很熟识的人，大部分也是我们自己的想象造成的。有的时候这条线是这样地破缺不全，连重要的点子都没有了，一部分的图画一直是黑黑地模糊一片。如果我们最好的朋友，只不过是穿在想象的线上的一个轮廓的破片，那么我们真正地认识什么人了吗？或者除了用同样的支离破碎的方式以外，什么人又认识了我们呢？但是，也许就是这些洞孔，可以让彼此的想象进入，做成了亲密的友谊；否则每个人都安居在他的不可侵犯的个

性里，除了里面的“居住者”之外，没有人能够去接近的。

对于我们自己，同样地，我们只能零碎地认识到，我们必须凭着这些零碎的材料，来模塑我们自传里的主人公——也必须请求我们想象的帮忙。无疑的，上天有意地省略去某些部分，让我们在创造自己的时候，可以自己帮一帮忙。

一八九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第一场北风今天开始颤抖地刮着。看去就像有税吏到余甘树林里来过一样——一切东西都失常了，叹息着，战抖着，畏缩着。中午阳光的疲倦的冷淡，和它的在芒果树梢的浓荫中的、单调的鸽子的鸣唤，仿佛以临别的痛苦来笼罩这困倦的值日。

我桌上时钟的滴答声，和松鼠在我屋里跳进跳出的拍达拍达的脚声，和其他一切的正午的声音协调着。

我觉得很好玩，看着这些柔软的、黑灰色条纹的毛茸茸的松鼠，和它们灌木似的尾巴，它们的念珠似的闪烁的眼睛，它们温柔而忙碌的老练的动作。一切可吃的东西，必须收放在屋角的纱橱里，防备这些贪婪的动物。因此它们在压抑不住的渴望中吸嗅着，来到碗橱周围闻来闻去的，想找个窟窿钻进去。如果有

些谷粒或是面包的碎片掉在外面，它们就准能找到，而且用两只前爪捧着，使大劲地啃，一面把这东西转来转去地来适合它们的嘴。我只要有一点响动，它们立刻把尾巴撅到背上，飞快地跑走，可是跑到半道又停下了，坐在门口的垫子上，用后爪挠着耳朵，然后又跑回来。

这种微小的声音整天地继续着——咬啮的牙齿声，跳走的脚步声，和架上磁器的叮当的响声。

西来达

一八九四年十二月七日

每逢我在月下沙岸散步，S. 总来谈些事务。

昨晚他来了；谈完了话，静默临到我上面的时候，我发觉那永在的万有，在夜色中站在我面前。一个人的琐碎的杂谈，足够使万有的弥漫一切的显示，变得模糊了。

杂谈的话语刚告了终结，星辰在宁静中降临了，把我的心斟到满溢，我在一个角落上找到了座位，和那些聚集的百万光球坐在一起，开着关于存在的伟大的神秘会谈。

在晚上我必须早些出去，好让我的心去吸收外界的宁静，否则 S. 就来向我拉杂地问到牛奶对我是

否适合，或是我看完了那每年的契约没有。

我们是多么奇怪地安放在“永恒”与“刹那”之间呵！任何关于口腹的暗示，在心思居住在精神世界的时候，都显得无望地不调和，——但灵魂和胃口已经同居了那么久了。月光照到的地方，是我在地上的产业，但是月亮告诉我，说我的经理人是幻象，而我的经理人告诉我，说月光是完全空虚的。可怜的我呢，就在这两者之间挤扁了。

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当我想给《实践》杂志写稿的时候，我简直是心不在焉，我举目观望每一条走过的船只，而且凝注着渡船的来往。这时在岸上靠近我的船的地方，有一群水牛在把它们宽大的鼻子伸进牧草里去，用舌头把草卷起送进嘴里，然后咀嚼起来！使劲地喷出一阵阵满足的热气，一面用尾巴赶着背上的苍蝇。

忽然间一个赤裸的瘦弱的娃娃，出现在场面上，做出无数的声音，又用一根棍子捅着耐心的牲畜中之一，而它只偶然地对这小家伙瞥视一下，一路还抽空揪着吃着一簇一簇的叶子和青草，这个不动声色的畜牲，悠闲地走了几步，那个小鬼头就仿佛觉得他的牧人的责任已经尽到了。

我猜不透这个牧童心里的秘密。不论什么时候，

一只乳牛或是水牛选好了自己喜爱的地方，舒服地在吃着草，我不懂为什么定要搅扰它，就像这牧童现在那样非赶它走开不可，直到它挪到别的地方。我推测那是人类在战胜他所驯伏的大力气的牲畜的主人公光荣感。无论如何，我喜欢看水牛在青草丛中掩映。

但是我开头想说的不是这个。我想告诉你，近来任何一件小事，都会分散我对于《实践》杂志的责任心。在我的上一封信^①里告诉你的那些土蜂，它们为着无结果的追求，应和着无意义的嗡嗡调子，孜孜不倦地在我头上旋绕。

它们每天早上九、十点钟的光景就来了，突然疾飞到我的饭桌上，又急转到书桌下，碰撞着有色的玻璃窗，然后在我头上绕一两圈，就嗤嗤地飞走了。

我很容易把它们当作冤魂不散的鬼，变成黄蜂一再地回来，在过路的时候对我作一次问候的拜访。但我并没有这样想。我确信它们是真的土蜂，在梵文有时叫做吸蜜者，更罕见的就是叫做双须类。

一八九五年二月十六日

在我们生活下去的时候，我们必须时时刻刻脚

^① 此信未选入本集。——译者

踏实地走。但在概括起来的时候，这却是十分细小的事情，两个钟头的集中思索，就可以把握一切。

在三十年的紧张生活之后，雪莱只能供给两卷的自传材料，而里面有相当的一部分，还让道登的杂谈给占去了。我的三十年的生活，是连一卷也填不满的。

为了这小小的生命，我们是多么小题大做啊！只要想想有多大的土地、买卖和商务只为供给它的粮食，全世界上每一个人占了多大的空间，虽然一张椅子就容得下他的全身！而等到这一切都做好做完之后，只剩下两个钟头思索的材料和几页的文章！

我的懒散的这一天，在我的几页上占了多少个无足轻重的断片呢！但是这宁静的一天，在平静的水边的荒凉岸上，不会在我永恒的过去与将来的卷轴上，多少地留下一点鲜明的金迹吗？

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今天我得到一封不具名的信，是这样开始的：

让自己全心全意地俯伏在另一个人的脚前，是一件最真诚的礼物。

写信的人从来没有见过我，只从我的作品中认识了我，他又接着说：

无论是多么少或是多么远，太阳^①的崇拜者也会得到一部分的阳光。你是世界的诗人，但是对于我，你似乎是我一个人的诗人。

还有一些同样情调的话。

人是那样地切望把他的爱寄托在一个对象上，这样他最后就和他自己的“理想”爱恋上了。但是我们怎么就该认为思想就不像事实那么真实呢？我们永远不能确实知道我们通过感官所得到的真理，对于思想后面的本质，也就是心的创造来说，为什么我们就有更大的疑问呢？

母亲在孩子身上实现了伟大的“思想”，这是每个孩子身上都有的，但那不可言说的“思想”，对于任何其他的人，并没有显露出来。难道我们可以说那把母亲自己以生命和灵魂牵引出来的东西是虚幻的，而不能把我们同样地牵引出来的东西，却是真正的真实吗？

每一个人都值得承受爱情的无限财富——他的灵魂的美是没有边际的……但是我谈的太宽泛了。我所要表达的是，一方面，我没有权利接受我的崇拜者贡献给我的心；这就是说，对我来讲，一个看透了我的日常的外表的人，是决不会有这些美好的情感

① 作者的名字。罗宾，是“太阳”的意思。——译者

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我是配受一切甚至于更高的崇拜。

赴帕卜那途中

一八九五年七月九日

我正滑穿过弯曲的小伊茶玛提，这条雨季的小小的河流。它两岸的一排排的村舍，它的麻地和蔗田，它的小小的一块一块的芦苇地，它的碧绿的浴场的斜坡，它像被人所喜爱而常常背诵的几行诗句。人们不能熟记像巴特马那样的大河，但是这条曲折的小小的伊茶玛提，它的音节的流动，是被雨的韵律所调节的。我正在慢慢地写我自己的诗……

这是黄昏时候，天空被云雾遮盖了，雷声怒吼，野树丛向着吹过的狂风波浪似地低首。竹林深处，墨一样地沉黑。苍白的微光像传报恶耗的使者，在河水上闪烁着。

我在阴暗中伏案作书，我愿意低声说出低调的亲密的话语，来和这黄昏的半阴影的画面，取得一致的情调。但正是这种的愿望，把一切的效果都毁坏了。愿望不是自己得到了满足，就是一点也得不到。所以准备打一场严酷的仗，比准备说一段随便的、没有条理的话，简单得多。

西 来 达

一八九五年八月十四日

关于工作的一个主要之点，就是为了工作的缘故，个人必须将私人的苦乐看轻；真的，要尽可能地忽视它们。我想起了在沙乍浦发生的一件事。有一天早晨，我的仆人来晚了，对于他的迟到我感着十分愤怒。他走来站在我面前照例地问了安，用微带哽咽的声音解释说，他的八岁的女儿昨天夜里死去了。以后，他拿起掸子来，开始收拾我的屋子。

当我们察看工作的园地，我们看到有的人在经商，有的人在耕地，有的人在挑担，而在这下面，死亡，忧伤，损失，在一个看不见的潜流中每天地涌流——它们的隐秘没有受到干扰。如果有一天这些情感压制不住地奔腾到水面来，那么一切工作都要立刻停顿。个人的忧伤在下边流着，上面是一条坚硬的石轨，责任的火车载着人类的担负隆隆地走过，除了指定的车站以外，不为任何人停车。这工作的残酷性，也许，就是人的最严肃的安慰。

库施提亚

一八九五年十月五日

只从表面的经文传来的宗教，永远不会变成我们自己的；我们和它的唯一联结是习惯上的。把宗教吸收到内心里，是一个人的伟大的终身事业。它必须在痛苦中诞生；必须在他生命的血液中生活；然后，不管它是否给他带来了幸福，人的旅程将在圆满的喜乐中终结。

我们很少体会到我们是多么虚伪，我们听别人嘴里说着，我们也跟着不停地说，同时我们的“真理”的庙宇，却总在我们心里，一天一天地，一块砖一块砖地，不停地砌了起来。我们不能了解这永远建造的神秘，当我们在流逝的时光中，把苦乐分起来看；就像把一句话分成一个字一个字地来读，就变成不可了解的了。

我们一旦发现了这个在我们心中进行着的创造计划的一致性，我们就体会到我们和永远扩展的万有的关系。我们体会到我们也在被创造的过程之中，和在轨道上旋转的天星一样——我们的愿望，我们的痛苦，都在整体里面找到它们恰当的地位。

我们也许不能确知有什么事情在发生；我们甚

至于不能正确了解一粒尘土。但是当我们感到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之流，是和外界万有的生命合一的时候，那么我们一切的快乐和痛苦，看去都是穿在一根喜乐的长线上。这些事实：我存在，我运动，我生长，它们和世上一切都联系在一起，使它们显得无边地广大，事实是，连一粒最小的原子中，也不能没有我们的一份。

我的灵魂，同这个美丽的秋晨，同这个浩阔的光辉，是一种密切的亲属关系；这一切色彩、芬香、音乐不过是我们秘密的神交的外表的表现。这种经常的神交，不管体会到与否，都使我的心思永远在运动着；在我的内心和外界的沟通里，我得到了这种的宗教，多也罢少也罢，看我能力之所及；在这种思想的光照之下，在我能把它们变成自己的宗教以前，我必须先考验一切的经典。

西 来 达

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有一天夜里，我正在读着一本英国的文学批评，里面充满了对于诗歌、艺术和美等等的各种各式的争论。当我费力地读完这些矫揉造作的讨论之后，我的困乏的脑力，似乎走入一个充满嘲弄的鬼脸

的空幻的地区。

夜已经很深了，我砰的一声合上书，把它丢到桌上，然后我吹灭了灯想上床睡觉，我刚一吹灭灯，月光带着惊奇的激动，穿过洞开的窗户，立刻扑进我的屋里来。

那盏小灯曾经冷冷地在讥笑我，像那个靡非斯特匪勒司^①：这个极小的讥笑，把这从全世界的深厚的爱中发出的，无穷的音乐之光给遮住了。说真的，我在那本空洞罗嗦的书里找些什么呢？这才真正是那件东西，充满着天空，在外面一直静静地等待着！

如果我不去开窗就上床睡觉，因而错过了这个幻象，它也会依旧等在那里，也不对那讥笑的小灯提出任何抗议。甚至于即使我终身对它是视而不见——让那盏小灯胜利到底——直到我最后一次摸着黑爬上床去——即使在那时候，月亮也仍会在那里甜柔地微笑着，平静地、谦逊地和她从亘古以来一样地在等着我。

（部分译文刊于《世界文学》1962年第4期、《河北文学》1962年9月号。）

① 歌德所作《浮士德》剧中的魔鬼。——译者

关于汉字整理和识字教学

《文字改革》的笔谈征文，引起我很大的兴趣。从我自己的负担和接触里，我也来谈一谈关于汉字整理和识字教学的一两个问题。

首先，我是一万个赞成汉字简化的，先不必说为了听报告、写笔记的方便，这个念头可以说是在五十几年以前，我开始学写我的学名“谢婉莹”三个字的时候，已经萌动了。我这姓名一共四十几笔，写起来又要横平竖直，要用好长的时间，对于一个孩子是个沉重的负担。记得小时候，在考算术时，我算简单的加减乘除的算题，比我在考卷上写上姓名，用的时间还短。因此我对于自己的姓名，很是头疼，但是姓是没法子改的了，我的名字里的“婉”字，是大家庭里姐妹的排行，也是轻易动不得的。我也只好忍痛负重地用了好多年。

五四运动以后，我开始写些不像样的短篇小说，脸皮薄，怕同学们笑话，就想起个笔名。首先我要它

简单好写。“冰心”这两个字笔画十分简单，而且有“莹”字的含义，我就采用了。这使得以后有些朋友或是问我这笔名的意思，或是开个玩笑，尤其是没有念过唐诗“一片冰心在玉壶”的外国朋友们，往往会摇头笑着说：“作家和诗人难道应该是冷心肠的？”

这话扯得远了，虽然我的学名这三个字，到现在已经有“謝”的偏旁“讠”和“瑩”字头“艸”简化了，但是很难写，我既不用，也不必去管它了。我的意思是，汉字有许多很繁很难写的，为了减轻学生负担，常用的字，一定要简化，既省时间，又省精力——至于如何简化，我是个门外汉，只好留给群众和专家去讨论决定。我也建议，父母们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最好也挑个常用的、笔画简单的，或是已有简化体的字。学生在学校里，一天要写好几次自己的名字，有个简单好写的名字，可以给他省下好多时间。

至于拼音字母，对于识字是有很大的好处，这几年我和小孩子接触的并不太多，而对于初学中国字的外国朋友们，却有过多次的谈话。我们——中国文化代表团——在一九五八年到欧洲访问的时候，无论是意大利的、瑞士的、英国的朋友们，对于我们的文字改革，都发生极大的兴趣。他们说：“我们向往中国的文化，我们喜爱中国的文学艺术，我们想了解

你们革命成功的道理，我们一定要学习中国语文，但是学你们的方块字对于我们实在是一件难事！现在有了拼音字母的教学法，真是太好了。”后来这些朋友中有人到了中国，他们又向我提出了他们的希望，他们说：“我们学会了拼音，到哪个车站都能念出地名来，这使我们十分高兴，但是到了个城市，街道或胡同的路牌上、店铺或货物的名字上，又没有附上拼音字母，我们就不知道怎样叫了。”这也是值得我们考虑考虑的。

还有，我有一个小学一年级的朋友，她曾教给我读过好几个我不会读的“草木鸟兽之名”，这些都是她从拼音字母上学来的。可惜的是她一到了高年级，教师不用拼音字母，很快地就把它忘记了。拼音字母在儿童课本和读物上，应该应用到多么广泛长久的程度，也是我们应该好好调查研究的问题。

（本篇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报》1962年4月29日。）

只拣儿童多处行

从香山归来，路过颐和园，看见颐和园门口，就像散戏似的，成千盈百的孩子，闹嚷嚷地从门内挤了出来。这几扇大红门，就像一只大魔术匣子，盖子敞开着，飞涌出一群接着一群的关不住的小天使。

这情景实在有趣！我想起两句诗：“儿童不解春何在，只拣游人多处行”，反过来也可以说，“游人不解春何在，只拣儿童多处行”。我们笑着下了车，迎着儿童的涌流，挤进颐和园去。

我们本想在知春亭畔喝茶，哪知道知春亭畔已是座无隙地！女孩子、男孩子，戴着红领巾的，把外衣脱下搭在肩上拿在手里的，东一堆，西一簇，唧唧呱呱地，也不知说些什么，笑些什么，个个鼻尖上闪着汗珠，小小的身躯上喷发着太阳的香气。也有些孩子，大概是跑累了，背倚着树根坐在小山坡上，聚精会神地看小人书。湖面无数坐满儿童的小船，在波浪上荡漾，一面一面鲜红的队旗，在骀荡的东风里哗

哗地响着。

我们站了一会，沿着湖边的白石栏杆向玉澜堂走，在转折的地方，总是一群一群的孩子撞个满怀，他们匆匆地说了声“对不起”，又匆匆地往前跑，知春亭和园门口大概是他们集合的地方，太阳已经偏西，是他们归去的时候了。

走进玉澜堂的院落里，眼睛突然地一亮，那几棵大海棠树，开满了密密层层的淡红的花，这繁花开得从树枝开到树梢，不留一点空隙，阳光下就像几座喷花的飞泉……

春光，就会这样地饱满，这样地烂漫，这样地泼辣，这样地华侈，它把一冬天蕴藏的精神、力量，都尽情地挥霍出来了！

我们在花下大声赞叹，引起一群刚要出门的孩子，又围聚过来了，他们抬头看看花，又看看我们。我拉住一个额前披着短发的男孩子。笑问：“你说这海棠花好看不好看？”他忸怩地笑着说：“好看。”我又笑问：“怎么好法？”当他说不出来低头玩着纽扣的时候，一个在他后面的女孩子笑着说：“就是开得旺嘛！”于是他们就像过了一关似的，笑着推着跑出门外去了。

对，就是开得旺！只要管理得好，给它适时地浇水施肥，花也和儿童一样，在春天的感召下，欢畅活

泼地，以旺盛的生命力，舒展出新鲜美丽的四肢，使出浑身解数，这时候，自己感到快乐，别人看着也快乐。

朋友，春天在哪里？当你春游的时候，记住“只拣儿童多处行”，是永远不会找不到春天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2年5月6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红孩子的话

——为故事影片《红孩子》的小演员作

您的眼睛像太阳的光，
射在我的脸上；
您的右手把太阳的热，
传到我的肩头……
亲爱的毛主席！
我们六亿人民的父亲！
我们不是长春人，
我们来自北京，
但是，在您的阳光普照下，
我们永远都是红孩子，
我们都是生长在瑞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上海电影》1962年5、6期合刊。）

王 忆 慈

从城里回来，客厅里已经有人在等着我！一位年轻的女同志，笑盈盈地站起来，迎上来和我握手，“您还记得我吧？王忆慈——老母鸡……”我高兴地搂起她来，“怎能不记得？你简直是个大人了，听说你当了保育员了，这下子可真成了老母鸡了！”

我认识王忆慈，是五年前的事了。那时我们住的房子离我女儿的学校很近，一放了学，她的同学们都到我们家里来温课。说是温课吧，女孩子们在一起，就像小鸟儿一样，吱吱喳喳的，她们端几张小椅子围坐在廊子上，又说又笑，常常闹得我看不下书，也写不出文章，但是若有一天，她们忽然不来了，我又感到闷得慌。

这几个女孩子，都是属牛属虎的，也都有“外号儿”，比方说什么“小猴”，“傻丫头”，“胖奶奶”等等，“老母鸡”最小，大家也叫她小妹。其实她不一

定最小，她们“叙齿”的那一天，我在窗内听见大家问她：是哪一月哪一天生的，她说：“我只知道我是属虎的，我母亲生我的时候，父亲不在家，两年后，父亲回来，母亲已经死去了……”这些话使得这一群小鸟似的女孩子们暂时静默了下来，我站起来，从窗内细细地看了王忆慈一眼：小小的个子，两条细辫子垂在胸前，脸上微微的有几点雀斑，眉清目秀，一团儿的天真和温柔——这时大家几乎是同声地说，“不知道没关系，就算你最小，我们都是你的姐姐！”说着大家把王忆慈围了起来。

后来我问我女儿，王忆慈的外号儿是怎么来的。我女儿笑说：“王忆慈最喜欢小孩子，到哪儿都是一群一群的孩子围着她，就像一只老母鸡似的。”因此当她们这一班高中毕业了，王忆慈没有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而去当一个托儿所的保育员的时候，大家都不觉得奇怪。

这一天，我们坐在我院子里的树下闲谈，王忆慈说：“我的父亲愿意我学医，我也完全同意，五年前的夏天，正在我准备大学的入学考试的时候，我们胡同里成立了一个托儿所，院子里几位年轻妇女刚参加工作，都高高兴兴地把孩子送了去。可是李大嫂从外面回来，眼睛通红，我问她怎么了？她不好意思地

勉强笑了笑说：‘刚才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孩子到门口不肯进去，那个保育员出来了，一点笑容也没有，嘴里说：怕什么，快进来！一面连拉带扯地把孩子拉走了，我站在门口，听见孩子在里面哭，我的眼泪就止不住了，其实呀……真是……’

“您知道我从小没有了母亲，父亲出差的时候多，我是寄养在人家长大的，我的那个干妈待我一点也不好，后来，父亲在北京长住了，每逢星期六，他下了班就去接我回来，星期天下午又把我送去。我记得那时父亲的那一间衾枕凌乱、桌椅蒙尘的屋子，对我已是天堂！我们吃完饭，父亲默默地抱着我坐在灯前，他用长满了胡子茬的脸，挨着我的耳朵，轻轻地说：‘忆慈呵，你想什么呢？怎么总是傻子似的？’总要到第二天醒来，发现自己是睡在父亲身边的时候，我才活泼了起来，有说有笑，父亲做饭洗衣服，我给他拿这个递那个，跳跳蹦蹦地，父亲也显得十分高兴，到了下午，看到父亲替我归着东西，我就又‘傻’了，我低下头，两只手紧紧地抓住一块手绢，坐在床角里，一直坐到该走的时候。到干妈家的路上，我的脑子里只涌现着干妈冰冷的脸，‘怕什么，快进来！’就是第一句打进我的头里的话——而这句话恰恰就和李大嫂刚才所重复的一字不差，我的双手忽然颤抖起来了！

“到了我进小学的年龄，我说什么也不到干妈家去了。我告诉父亲我会管自己，还会帮他做事。从那时起，我和父亲快乐地生活着，我从小学读到高中。

“我们院子里的孩子都和我好。第二天，我看到李大嫂的孩子又哭着不肯去托儿所，我就同李大嫂说，‘您把他先放在家里吧，我替您看着。’李大嫂说：‘那怎么行呢？’可看见孩子拉住我不放，她也就忙忙的上班去了。别的孩子看见李家的孩子不去，他们也都都不去了，直拉着我转圈儿。我有些后悔，我想，这样做岂不是拆托儿所的台？过了几天，听说那位保育员嫌累，不干了。街道上几位委员急得直转磨。我忽然想，我来当吧，那怕先做一年，等托儿所有了人，我再考大学也不晚。

“托儿所这玩意儿，可不简单，唱歌吧，跳舞吧，这些我都不怕，只是整天的一个人带三四十个孩子，一个孩子一个脾气，有时也真心烦。但是我一想到我自己小时候的苦处，再看看每一个孩子，觉得个个都可爱。头几天乱过去了，孩子们很快地便和我熟悉起来，当我每天站在托儿所门口，看到孩子老远地看见我，就挣脱母亲的手，欢笑着向我奔来的时候，我的心中就阵阵地发热，母亲们笑着走了，我的眼泪反而落下来了……

“我爱孩子们，孩子们也爱我，母亲们更是兴高

采烈地支持，我们的托儿所渐渐地不但办日托，也办了全托。奇怪得很，这时不但母亲们不让我离开，我自己也不肯离开了——事实就是这样，我一直干了五年，我想，我还要一辈子干下去……”

说到这里，她忽然低头看了看手表，连忙站起来，抱歉地说，“我该走了。今天是星期六，有个孩子家里打来电话，说是他妈妈摔了脚，没人来接，我就把孩子送回去了，恰巧他家就在这附近，就顺便来看看您……”

我恋恋不舍地送她出来，我说，“忆慈，你是个受到表扬的保育员，请告诉我，是什么力量鼓舞着你，使你以保育儿童做终身的事业？”

她低了一会头，想了想，笑了，“开始的时候，我是以我的干妈做我的反面教员，回忆痛苦的过去，我把每一个孩子都当作从前的自己，从心里加意地体贴照顾。这些年来，受了更多的社会主义的教育，我进一步体会到，我身边的这些孩子，不但是父母们的儿女，也更是社会主义祖国的小公民，把他们培养成为一个快乐、勇敢、爽朗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是值得我献上终身的心血的。这话也许说得太高太远了，事实就是这样……”

她匆忙地笑着和我紧紧地握了握手，就走了。我呆呆地目送着她，直看着她转过墙角……

五年前在我窗外坐着的那些女孩子，都已愉快勇敢地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了。王忆慈是其中的一个。在“六一”儿童节的快乐气氛中，我特别想起她，因记之如上。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日报》1962年6月1日。）

《春秋故事》读后

有人给我送来一本《春秋故事》^①，我拿起从头看去，看得我满心欢喜，不由得拿起笔来，写几句介绍的话。

这话说起来就远了！这些年来，我有过不少的机会和青少年谈话，这些求知欲十分旺盛的孩子，常常对我表示他们的苦恼，就是他们感到他们的知识领域里，缺乏着一种很基本很宝贵的东西——祖国历史的基本常识。有些中国的成语，说出来他们不懂，有些中国的历史人物，说出来他们不认识。找书看吧，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看起，而且文言文看起来有困难，就是看懂了，也不知道这件事发生在什么年月，究竟离他们的时代多远？发生在什么地方，就是说发生在现代的什么地方？比方说吧，他们听到“老马识途”这句成语，他们就去找这个故事的出处，他

^① 《春秋故事》，林汉达编著，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作者

们找到了从前的《国文教科书》中的一课：

管仲从桓公，伐孤竹，春往冬返，行山中，迷失道，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故道。

看了这一段，即使他们知道桓公是齐国的国公，管仲是齐国的大臣，齐国是在现在的山东省，但是孤竹国在哪里呢？这事情发生在什么年月呢？诸如此类的问题，使得他们读过的故事，在他们脑子里的历史和地理的图表中，安不上一个固定的位置。

这本《春秋故事》的好处，就是把中国历代的历史故事，按着年代，以常见的成语为题，比如《千金一笑》、《一鼓作气》、《搜孤救孤》、《卧薪尝胆》……一段一段地用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的普通话既明白又生动的讲述下去。最好的是，遇到年代就注上是公元前多少年，遇到地名，就注上是现在的什么地方，比如说《老马识途》这一段吧，我们看过之后，就知道这事情发生在公元前 663 年，离现在已有二千六百二十五年了。孤竹国是在现在的河北省卢龙县到内蒙古自治区朝阳县一带地方。还有更好的是，遇到难字，比如古地名，人名，也都给注上音。这使我想起，我自己小的时候，没日没夜地看古典小说，如《三国

演义》和《水浒传》，当看得入迷的时候，遇到难字既顾不得问人，也不会查字典，就这样牵强附会地读了下去，所以到现在有些难字，还是照着几十年前我自己给安的字音念的！这本《春秋故事》，前面有一幅“春秋地图”，古代的地名印的是红字，现在的地名印的是黑字，两两印证，一目了然。后面还有“中国通史年表”和“春秋大事年表”，以及“难字注音表”。这对于我们的小读者，甚至于像我这样的老读者都有极大的帮助的。

正如编者在前言里所说的：“咱们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比哪一个国家都长，有意思和有趣儿的历史故事，比哪一个国家都多。”我们有这么一个巨大的历史宝库，我们中国的小读者，也应当是最幸福的。我自己一直都在想望着会有《春秋故事》这样的适宜于少年儿童阅读的中国历史故事出世，现在，我的愿望实现了，而且编者还说：“我们打算从古到今，编一套《中国历史故事集》。”这真是一个好消息！我和万千的小读者一起，都在兴奋地等待着！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62年6月1日。）

孩子们的作品

六一国际儿童节的前夕，各报纸刊物上都刊登有儿童的作品，也有文章，也有图画。看了实在叫人兴奋、喜欢。我甚至于想，为什么每年在儿童节时候，报纸编辑们总是紧张地向大人们要稿呢？如果每年这时候，多刊登些孩子们自己的作品，定会耳目一新，孩子们得到了观摩和鼓舞，大人们也得到了快乐和启发。

文艺作品是时代的风雨表，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当时社会的思想感情，比方说，小朋友童天齐写的那篇《雨》吧（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第六版），他说：“好雨！我真要谢谢你，你慷慨地为丰收而工作，你与冬雪齐美，你给农业带来多大的好处呵！”、“雨！你要是常这样及时地下，那该多好啊！”他说的都是我们心里的话，只是句子更短，更有力，像“好雨！”是从喜悦的心中发出的喝彩。“雨！”是喝彩后的恳求的“再来一个”！此外，他描写下雨，也有十分形象化的句子，像“雨点不住地打着地，仿佛

天上有大喷壶，给大地洗澡”，看到这里，我微笑了，如果我写下雨，我该想不出这样的句子吧？我仿佛看到这位五年级的小朋友，在淋浴的水龙头下，湿漉漉的短发粘在额上，一面大声欢笑着，一面用双手掠去眼睛上面的水珠……

我也爱看孩子们画的画，那么大胆，那么充满了想象，又充满了生活，一点不受“清规戒律”的约束。比如说，五岁的小画家黄黑妮画的猫——在第二届国际儿童美术展览会，得过一等奖的，就精神虎虎，那一对发光的眼睛，亮得出奇！那光彩，那形态，都不是可以从“临摹”上得到的。还有，小画家们给他们的画题名的时候，也往往是出人意料之外，入乎情理之中，令人叫绝的，像黄黑妮把她画的那幅三个小朋友看花的画，叫做《只许看不许摘》，这就把她对于小朋友应该怎样赏花的看法，也放进去了！

看到孩子们动人的作品，欣赏之余，最能表达出我们欢喜感谢的心情的，还是这一句话“毛泽东时代的孩子是幸福的”。我们鲜嫩的蓓蕾，在光天化日之下，风调雨顺之中，一定会万紫千红盛开怒放，但是我们做为前一代的，还是人人有责。为着爱护我们可爱的接班人，我们必须在自己的岗位上，细致深入地诱导着他们永远往自然、清新、朴实、健康的路上走。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2年6月3日。）

一 只 木 屐

淡金色的夕阳，像这条轮船一样，懒洋洋地停在这一块长方形的海水上。两边码头上仓库的灰色大门，已经紧紧地关起了。一下午的嘈杂的人声，已经寂静了下来，只有乍起的晚风，在吹卷着码头上零乱的草绳和尘土。

我默默地倚伏在船栏上，周围是一片的空虚——沉重，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苍茫的夜色，笼盖了下来。

猛抬头，我看见在离船不远的水面上，漂着一只木屐，它已被海水泡成黑褐色的了。它在摇动的波浪上，摇着、摇着，慢慢地往外移，仿佛要努力地摇到外面大海上去似的！

啊！我苦难中的朋友！你怎么知道我要悄悄地离开？你又怎么知道我心里丢不下那些把你穿在脚下的朋友？你从岸上跳进海中，万里迢迢地在船边护送着我？

过去几年的、在东京的苦闷不眠的夜晚——相伴我的只有瓦檐上的雨声，纸窗外的月色，更多的是空虚——沉重的、黑魑魑的长夜；而每一个不眠的夜晚，我都听到戛达戛达的木屐声音，一阵一阵的从我楼前走过。这声音，踏在石子路上，清空而又坚实；它不像我从前听过的、引人憎恨的、北京东单操场上日本军官的军靴声，也不像北京饭店的大厅上日本官员、绅士的皮鞋声。这是日本劳动人民的、风里雨里寸步不离的、清空而又坚实的木屐的声音……

我把双手交叉起，枕在脑后，随着一阵一阵的屐声，在想象中从穿着木屐的双脚，慢慢地向上看，我看到悲哀憔悴的穿着外褂、套着白罩衣的老人、老妇的脸；我看到痛苦愤怒的穿着工裤、披着蓑衣的工人、农民的脸；我看到忧郁彷徨的戴着四角帽、穿着短裙的青年、少女的脸……这些脸，都是我白天在街头巷尾不断看到的，这时都汇合了起来，从我楼前戛达戛达地走过。

“苦难中的朋友！在这黑魑魑的长夜，希望在哪里？你们这样戛达戛达地往哪里走呢？”在失眠的辗转反侧之中，我总是这样痛苦地想。

但是鲁迅的几句话，也常常闪光似地刺进我黑暗的心头，“我想：希望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

也便成了路。”

就这样，这清空而又坚实的木屐声音，一夜又一夜地从我的乱石嶙峋的思路踏过；一声一声、一步一步地替我踏出了一条坚实平坦的大道，把我从黑夜送到黎明！

事情过去十多年了，但是我还常常想起那日那时日本横滨码头旁边水上的那只木屐。对于我，它象征着日本劳动人民，也使我回忆起那几年居留日本的一段生活，引起我许多复杂的情感。

从那日那时离开日本后，我又去过两次。这时候，日本人民不但是我的苦难中的朋友，也是我的斗争中的朋友了，我心中的苦乐和十几年前已大不相同。但是，当同去的人们，珍重地带回了些与富士山或樱花有关的纪念品的时候，我却收集一些小小的、引人眷恋的玩具木屐……

1962年6月8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上海文学》1962年7月号，后收入散文集《樱花赞》。）

评 《“小小” 供销社》

作为一篇初学作者的作品，《“小小” 供销社》^①这篇短篇小说是难能可贵的。

这故事的中心人物是一个小村供销社的售货员佩珠，被村里的青年人亲热地叫做“带珠的人”的。她了解党的农村商业政策，牢牢地记住公社财贸书记的话：“一切要为群众方便”，于是她拒绝了大队支书对她的照顾，什么“工作上不方便呀！路远呀！不好走呀……”坚决要在后山村头上那间孤独的、被大榕树笼罩着的小屋设立她的小小的供销社，因为那里是个“各村进山、下田的社员一定要经过它；大榕树是人们工后休息的地点”。她坚持说：“小屋好！去个人帮我打扫，明日开始营业。”故事就从这里展开了。

这个短篇，对于环境的描写、人物的刻画，都很

^① 《“小小” 供销社》载 1962 年 6 月 23 日《大公报》第三版，作者崔以忠。——作者

鲜明生动。女售货员佩珠是个热爱群众、热爱劳动、热爱自己工作的姑娘，她勤劳、爽朗、爱说话，这样就又衬托出一个不爱说话而心里有数的生产队长、埋头苦干的卜由明，他就是大队书记派来帮她打扫小屋的小伙子。他的话虽然不多，但是在小说里关于他的打扫、刷灰以及屋里摆设安排的描写，都看得出他是一个在工作上细心周到的人。他的话虽然不多，但是他对于供销社的关心、对于佩珠的帮助甚至于喜爱，都从另一帮以刘树生为首的青年人的行动和说话里显露出来了。这样的处理方法，是很干净利落的。

这个短篇的整个气氛是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一片快乐光明的景象：困难是有的，工作是忙的，里面也有矛盾，比如说，春天来了，春耕忙了，农具蓑衣等等都是供销社赶着供应的；而由于供销社地点的适中，农民送山货方便了，一冬天收的山货连供销社的小屋的床下都塞满了；山区的雨季要来了，为着避免潮气的袭击，山货必须赶紧送到镇供销社去。这时，佩珠孤掌难鸣，怕送了山货，又耽误了营业。正在她愁眉不展的时候，卜由明来教她：“把事情和大家商量商量”，结果是二十个青年农民利用清明放假的这一天，帮助她一口气把所有的山货通通送到镇供销社去。这一段的描写很有气势，描绘出精力充

沛、热爱劳动的青年和少女的团结互助的精神。我觉得，如果在“只见佩珠摆着两条辫子，走在最前头”这两句的后面，再加上一两句描写这二十个挑着担子的青年的雁阵般的长长的队伍、健步如飞地走的话，也许结尾会更有力一些。

第五段描写的是一些细节，从群众在田间的对话中衬托出佩珠的好心和能干，少数人有误解，多数人心里明白，从青年的玩笑里顺便也带出卜由明和佩珠之间的感情。这也是写得好的，不过文字上也可以再简洁一些。

在我们这个新社会里，到处都是新的气象，尤其是在农村，有新建设、新措施，也有新困难、新矛盾。这一些都是作者笔下的好材料。初学写作的人，在参加人民火热的斗争中，能抓住这些动人的场面细细地观察、研究、分析，多多地写，对自己是个锻炼和提高，对于人民也是有益的。我对于初学写作的作者们，抱着很大的希望。

1962年6月13日于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大公报》1962年6月23日。）

感谢我们的语文老师

前天近午，有三个在初中和高中读书的少年来看我。他们坐了一大段车，还走了一大段路，带着满脸的热汗，满身的热气，满心的热情，一进门就喊：

“×妈妈，您好，我们来了！”

这几个孩子，几乎是我看着他们长大的，几个月不见，仿佛又长了一大截！有的连嗓音都变了，有的虽然戴着红领巾，却不像个中学生而像个辅导员，有的更加持重腼腆，简直像个大姑娘了，可是在我这里，他们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一面扇扇子，喝凉水，眼睛四下里看，嘴里还不住地说。最后，他们就跑到书架和书桌前面去……

“您有什么新书没有？”

“您这儿还有《红旗谱》哪，我看过一遍都忘了，老师还让我们夏天看呢，借给我好不好？”

“这《蕙风词话》《人间词话》说的是什么呀？”

“呵，《人民文学》第七期，我们都说那篇《赖大

嫂》写得好，您说呢？”

我一个人实在对付不了三张快速的嘴，我只看着他们笑，我只感到心花怒放，多么火热的青春呵！

慢慢地，他们手里拿着书、水杯和大蒲扇，围着我坐下来了，谈着看书，谈着文学作品，忽然谈锋转向语文老师。

那个变了嗓音的大小孩子说：“我看书的兴趣，完全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引起的。在前年，我们的那位语文老师，不提多好啦，给我们上语文课的时候，讲的那么生动，我们都听得入了迷。下课以后去找他谈话，他还给我介绍许多课外的书籍。那一年，我看的书最多了，课内的古典文学，像《琵琶行》，我到现在还能背。可惜这位老师只教我们一年，就去编教材去了。后来的语文老师，上课时候讲的内容和政治课差不多，我们对于课文的感受就不特别深了……”

那个更加沉静的姑娘，这时也微笑说：“我们的语文老师也不错，我就是喜欢跟他写作文。他出的题目好，总让人人都有自己的话说，而且说起来没有完。他在卷本上批改的并不多，但是他和每个学生谈话的时候，却能谈到几个钟头。现在，我才知道写作文也可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我看着这几双发亮的感激的眼睛，使我想起了许多往事，从欣赏到写作，从幼芽到小树，是经过多

少人的细心培养呵。

我嘴里只说，“我真愿意你们的语文老师都在这里，他们听了不知要怎样地高兴。但是，也别忘了，‘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阅读和写作，一旦有了好的开头，就得自己努力继续下去，要不然，老师走了，这些好习惯也跟着走了，你说可惜不可惜？那老师也就白教了！”

他们都笑了，“也可能是白教了，我们努力就是，不过，我们还是感谢我们的老师！”

我好像是对自己说的，“只要努力，老师就决没有白教，让我们都感谢我们的老师！”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2年7月25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没有织完的统裙》读后

读完这本《没有织完的统裙》^①，兴奋得如同看了描写兄弟民族生活的电影一样，它把读者引到色彩浓郁的环境里，丰富奔放的生活里去。

《没有织完的统裙》是一位兄弟民族作家——白族杨苏同志写的关于祖国云南省内兄弟民族的生活的短篇集。这本书有它的特色，也可以说是因为他所描写叙述的对象，有它的特色。这些故事的背景是：青翠的山崖，碧绿的流水，深郁的树林，鲜红的花朵，肥美的田地……这些故事里的人物是壮健的、纯朴的、美丽的、粗犷的、热情的，刚刚挣脱了封建统治的少数民族弟兄姊妹。故事的发展是在他们和自己陈旧的风俗习惯作坚持的斗争中、在他们和汉族弟兄开始同工共事而日益亲密团结中，慢慢地引伸出来，中间穿插着许许多多兄弟民族的丰富多彩的起

^① 《没有织完的统裙》，白族杨苏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作者

居服食、节庆歌舞，和极其形象化的兄弟民族所常用的富有诗情画意的语言。这样，就使每一段故事都显得绚烂照眼，如火如荼！而一切的一切，又归纳在解放后的党领导下的崭新的边疆兄弟民族的生活。我想，假如这些故事让一个汉族作家来写，若不是在那里生活过许多年的，也许写不出那么细致周折的情节，不用谈别的，就是那些花草鸟兽之名，已经够人探讨考证的了。

在这里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亲如兄弟》那一篇。受尽了汉族地主和本地的土司欺凌的傣族弟兄——卖眼，对于来帮助他们插秧的汉族协作队，是没有信心的，他又怕汉人“欺负”他的牛，于是他偷偷地把牛牵到山上藏了起来，但是当他看到协作队长王力和其他汉族队员拼出死命来自己犁田，又在江洪暴涨的时候跳下水去保卫堤堰，这些活生生的“亲如兄弟”的事实，把卖眼彻底地感动了，于是他在间不容发之顷，砍下一根龙竹，来不及削下枝丫，就跳入急流之中，去救王力！

这几段文字是写得出色的：

太阳火辣辣的，把一切有生命的植物都烤萎缩了，可是没有一个人直起身喘口气，汉族和傣族男男女女四十来个人的心比太阳还热，四

十多双眼睛，看着王力他们前进的脚步，踏过傣族人民的土地，听着他们“杭唷”“杭唷”的哼声，全心只想着一件事，“栽呵，栽呵，抢时间栽呵”。

正在王力他们代牛犁田的时候，社主任帅恩相从田埂上挑着一担秧子来了：

帅恩相丢下担子，三脚两步跑到田里去，拉着牵绳，挡住王力他们，激动地大喊：

“者弄老王，耕牛在这样辣的天气也不犁田啊，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王力额上的汗水，滴进了他的眼里，他艰难地睁着眼睛说：“社主任，没有关系，我们是来帮助傣族兄弟栽秧的，再苦点我们也高兴啊！”

帅恩相紧紧拉住牵绳，望着他们肩膀上勒进去的紫红印痕，含着泪水道：

“者弄老王，不能再这样，除非你们从我身上耙过去！”

这些对话，是共产党和毛主席派来的汉族兄弟和傣族兄弟的，呕心沥血的情感沸腾的对话，这对话和幸福的眼泪在一起，把汉傣两族人民的心都滋润

了。

底下一段关于卖眼的感受的描写，也是有力的：

卖眼这时像喝醉了酒一样，头“嗡嗡……”地响，他踉踉跄跄地走到田埂上，似乎所有的眼睛都在怒视他，那些眼泪仿佛滚烫的开水浇在他的心上。在这个集体中，他像一个被遗忘了的旅客，孤零零地蹲在一个角落里，享受不到兄弟般的关怀，也享受不到集体温暖的友谊。他拼命地扯着田埂上的野草，把扯下的野草掐碎，在手掌中拼命地揉，好似只有这样，才能解除他心中沉重的负担。唉！这些是共产党毛主席教出来的汉人，是傣家人的亲兄弟啊，怎么才能赎回自己的错误呢？！

汉族协作队在傣族兄弟中间，显示了他们是党和毛主席伟大民族政策的化身，使汉傣人民之间，水乳交融，亲密无间，他们誓愿要把这一大片荒地，变成良田，“让谷子长得像芭蕉一样”，“变得比经书里的天堂还要好”。

这书里的几个短篇，还给我一个鲜明突出的印象，就是我们兄弟民族的青年，在解放以后，拨开重重的云雾，看到了天空海阔的前途，他们是怎样地浑

身充满了干劲，雏鹰乳虎似的要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来改变自己家乡一穷二白的面貌，来保卫自己美丽自由的祖国。像《路遇》里的傈僳族青年余三，跑一百三十里路到城里去剃头发、胡子，为的是怕人家说他年纪大了，不让他当解放军。边防军王班长用壮烈的行动教育了兄弟民族新的一代人，这一代人，将使我们伟大祖国的边疆像铜墙铁壁一样巩固，这是一个例子。另外，像《没有织完的统裙》里的载瓦女青年娜梦，她不听她母亲谆谆训诲的“男人不会耍刀，不能出远门；女人不会织统裙，不能嫁人”的古谚，而一心一意地丢掉织裙，去学“管天管地管风雨”的气象学，要织“一条最好看的统裙，织一条载瓦姑娘从来没有见过的统裙”，因为“毛主席已经给山鸽子插上了鹰的翅膀”。再没有什么习惯的力量，能够把这个充满了远大的理想的姑娘，关在茅屋里，去织完那条只有鸟兽花朵的统裙了。

提到老风俗习惯，从这几篇小说里，我们也能看出为着努力生产，创造新生活，我们兄弟民族的青年要向它作着多么艰苦的斗争：《嫩西节》里的傣族青年岩贺保，坚决而又温柔地说服他的新娘米月团，为着生产紧张，放弃那新婚夫妇回家拜年的习俗——“利很浪”，他给她算了耗费去的劳动力之后，说“不要说阿公阿祖传下的规矩，就是佛祖订下的也得

改”。《剽牛》里的景颇族女青年木娜，为着她的祖父在全村的人都下田生产的时候，却去剽牛祭鬼，她气喘吁吁地跑去找支部书记劳则，说：“……我想，寨子里已两年不剽牛祭鬼了，我阿公怎么带这个头呀！心里一急，家都来不及回去，赶快来找你了！”《春雨满山寨》里的景颇族青年梅普堵在新婚之夕，却为着正当生产队里需要一个骨干的时候，他的新娘按老规矩若要回家一年的话，就要耽误生产，他烦恼地想：

……树一年要换一次叶子，蝉娘子一年要蜕一次壳，毛主席领导景颇人大解放，一年比一年更新，一天比一天更美好。这些变化，用景颇人所有的语言加在一起也说不完。咳，可是我们的老风俗习惯，却为什么变得这么慢，这些古老的东西，像蜘蛛网一样地把我们脑子网住了，怎么也撕不开它，使我们不能往前走……

但是，“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些古老风俗习惯中的不利于生产发展的东西，像“利得浪”、“剽牛”、“跑娘家”，都在这班青年人的反对之下，也像柔弱的蜘蛛网一样，让一根尖利的嫩竹，一下子挑开了。

最后，应该提到这本书里，那些迷人的、西南边疆浓郁绚丽的景色香味的描写，看了那些句子，至少让我们多学些“草木鸟兽之名”，至少让我们这些没有到过美丽的西南边疆的人，也走入这醉人的图画里面！

……走到半路，天色已黑下来，公路，渐渐模糊了，路两旁的大青树、挺直的蔓苍坡、棕榈、苍青的梅宗，都变成黑糊糊的巨大枝桠，苦艾、香茅草、刚翻过不久的泥土、新鲜的牛马粪，混合着发出一股香味。土狗和蝌蚪的鸣叫声，更衬托出田野里的安静……

……雨的确停了，阳光已经穿破乌云，向大地投射出道道金光，芭蕉叶上的雨珠，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粉白的楸木树花，火红的攀枝花，淡黄的茶子花，都饱含着春雨，在阳光里开得越发鲜艳。远处苍蓝的青山，分外明净爽朗。只有稠密的森林上空还蒙着一层蓝雾般的水汽，地上的青草，翠绿鲜嫩，像绿斑鸠雏鸟的绒毛一样，原来在大青树下躲雨的阳雀、蔡子雀、灰斑鸠都抖开羽毛上的雨珠，成双成对扑刺刺飞上树梢，宛啁啾啾，使雨后的一切景物都显得分外明净美丽……

……出了竹林，太阳正从苍蓝的山巅升起，初升的太阳，像个红玉盘，阳光也仿佛红玉的闪光，非常柔和。在阳光照射下，山慢慢变成靛蓝的颜色。一片片香茅草，铁莲花似的一丛丛剑麻，被阳光染成金绿色的。透过橡胶林和榕树的空隙，阳光又像一支支金色的箭，投射到长满香茅的大地上。随着晨风，田野里飘过熟透了的菠萝香味。棉花和豆叶上残留着的露珠，起初还在阳光下闪着银光，不一会，它就成了淡淡的青烟，袅袅娜娜向蔚蓝的天空飘去！

像这种富有田野抒情诗意味的句子，在这十三个短篇中，到处可见，在此就不多占篇幅了。此外，还有许多十分生动的民间谚语，如：“树叶当不了烟草”，“老年人的话，抵得刀子砍下的刻刻”，“树老心空，人老颠东”，“盐多了要苦，话多了不甜”，“树林子里没有鸟，蝉娘子叫也是好听的”等等，都是我们兄弟民族人民从日常生活中所汲取出来的智慧。至于许多独特的形象化的比喻，如以攀枝花比姑娘，山鹰比小伙子，说“耳朵比麂子还尖”，“炸药的性子比野猪和豹子还暴烈”等等，更带着浓厚的本地风光，不是处在与大自然密切接触的环境中的人，要学也学不来的。

我们热切地希望我们兄弟民族作家，多给我们写些反映兄弟民族生活的作品，不但是给我们介绍一些兄弟民族地区新人新事的知识，引导我们神游于鲜明绚烂的边疆风物之中，而且会给我们祖国文学的大花园中，添上许多色艳香浓的永不雕谢的花朵。

（本篇最初发表于《民族团结》1962年8月号。）

香 山 消 夏 录

一家子五口，终于坐上汽车出发了——

天气是晴朗的，柏油大路两旁的钻天杨，在灿烂的阳光下，树身下半段涂着白灰，上面是抹上绿油似的发亮的密叶，一眼望去，这道长长白色栅栏支着的一大片绿纱屏障，一直引到天边。清晨的凉风，从车窗外吹了进来，把这一家人的快乐心情，吹得更加浮动！

父亲坐在司机旁边。他是比较安静的，但也时时被后座的纷纭的笑语，引得微笑起来。哥哥和妹妹最淘气，最爱说的，从一上车起，就没有停过嘴，姐姐平常算是严肃一些，这一天也没少说话。母亲听着、说着，看看前面和身旁的人，心里感到有一种描写不出的幸福的满足。

这三个孩子——哥哥、姐姐、妹妹，无论从那一方面看，都不能说是“孩子”，他们都是二十几岁的

人了。他们都在工作着，工作的地点相离得还不近。四五年之中，一家团聚的机会，还没有过一次！还在今年春天，他们知道在夏天可以想法子把假期凑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以密集的通信网，反复地磋商一起歇夏的日期和地点。但是为了假期的参差，消夏地点的“客满”，直等到三个人前后都到了家，才迅速地决定在中伏——最热的时期，到离家最近的香山饭店去住上一个星期。这三个人在准备的时期中，忙乱得像到南极去作几年的探险一样，鸡飞狗叫，仿佛连屋子也在旋转。

母亲的爱怜的眼光，看着在她眼前晃过来掠过去的孩子们，不相信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会像别人所说的那样严肃认真，也不相信他们就是常常在通讯里和自己严肃认真地讨论许多重大问题的青年。他们的谈笑，甚至于脸上的表情，都突然地回到十九年前的童年时代，他们和从前一样地“吵架”，互相嘲笑，互相干扰……这一切，和他们的身量和岁数，一点都不相称。

开始收拾行装的时候，母亲说：“日期很短，香山饭店一切都全，除了换洗的衣服，别的都少带吧，书更是一本也别带！”这句话是针对着父亲和姐姐说的，因为他们父女俩是有名的“书不离人，人不离书”。但是，当集中装箱的时候，发现“衣服”不少，

像游泳衣、遮阳的帽子，爬山鞋……据说都是不可少的，“游玩的时候不用，什么时候用呢？”最出母亲意外的，是书也不少！父亲说：“你总说我平常除了本行书之外，别的一概不看，现在我奉命不带本行书了，难道还不让我看看你一直给我介绍的几本小说？”儿子和女儿们也都理直气壮地拿过自己所认为必须在休息时间、适宜于在休息时阅读的大大小小的书，“不抓紧休息的时间看，什么时间看呢？”于是“衣服”和书籍装满了两个大手提箱。最后，母亲也偷偷地塞进一大搭子的信封、信纸。她欠的信债太多了，也许在别人出去游玩的时候，她可以把信债还一还吧。最后的最后，母亲忽然想起，伏天的大雨，是说下就下的，从饭店的房间走到餐厅，是要经过一段山路的，雨鞋必不可少。她匆匆忙忙地把五双雨鞋收集了来，一大堆地都装进一个大网兜里。

从下雨，母亲又想起父亲很容易招凉，他常用的“羚翘解毒丸”是必不可少的。妹妹说：“妈妈，您的头痛丸也别忘了带呀！”于是种种的药品又装了一匣。

孩子们又说：“我们爬山或游泳回来，肚子一定会饿的了不得，糖果和饼干一定要带一些。”母亲着急地说：“饭店的小卖部里难道没有这些东西？”说来说去，到底把家里现有的一些“剩余物资”装了一口

袋。孩子们趁乱，又把两副旧纸牌，也塞进装衣服的箱子里。一直到出租汽车到了门口，这零星的“添置”，才开始停止。当大家喧笑着把“行李”提到车上的时候，司机也被这狂欢的气氛所感染，笑说：“你们是搬家呀？”孩子们又大笑了起来。

急速的沙沙轮声，穿过这一条宽大整洁的林荫大道，大道转折处的大圆台上，站着穿着雪白制服的警察，在朝阳下显得格外鲜明而英挺。郊外大道两旁的、整齐美丽的楼房，一座接着一座……关于这些建筑的名字，孩子们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凡是他们知道的建筑，比如说，“社会主义学院”、“专家招待所”、“工业大学”……他们就从外观谈到内容，谈笑的资料，也像万花筒似地，瞬息万变。”

母亲沉静地望着远远的万寿山上排云殿的发光的黄瓦，和车窗外旋转过去的浓绿的稻田和莲塘，心里微微地起了感触。“歇夏”，对于他们这一家，十几年前是没有的事，不但是他们这一家，对于他们的亲戚朋友，也是没有的事。“歇夏”的山水楼台，不是为他们这班人准备的！直到人民做了主人，山水楼台回到人民的手里，他们这班人才享受到这般清福……她的思想很快便被打断了，汽车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开进静宜园的大门，爬上浓绿曲折的山道，在香

山饭店门口停下了。

他们的“歇夏”计划完成得如何？一家子曾否好好地团聚畅谈？从香山回来后，大家谈起来还没一致的结论。第一，他们没有住满一个星期，只住了五天就回来了。原因是孩子们玩够了，他们在上山的第一天下午就爬了“鬼见愁”，第二天逛了碧云寺，第三天到昆明湖去游泳，玩的地方离家越来越近了。他们觉得玩完了回家比回香山还近，不如还家吧。同时，父亲和母亲上山不过五天，倒有两次下山进城，去会见从各地来北京过夏的朋友，路长天热，反而没有休息，也就感到“归心如箭”了。第二，关于阅读“闲书”，父亲在孩子们出去游山玩水的时候，倒是拿起了一本小说和一管红铅笔，正想聚精凝神地去研究分析，而这时候往往有人来叩门拜访。原来香山饭店这时候正是“高朋满座”，他们遇见了许许多多的朋友，平时各人忙各人的，如今闲暇中碰到了，就彼此拉住不放！父亲又怕母亲说他“三句话不离本行”，这时总是连忙站起，招呼他的朋友说：“我们出去走走吧。”意思是说：“行话外面谈去”，说着就几个人笑着走了。这时母亲仿佛可以坐下来安静地写写信了，然而不然！她也有她的同行，她的朋友，人家也来“串门儿”，她也出去拜访……自己一家子团聚，实际上只在吃饭的时候，而吃饭又常常是和儿女的同学

朋友们扩大的聚餐！第三，有些东西，证明他们实在是带得多余了。比如药品，父亲没有伤过风，母亲也没有过头痛。一大网兜的雨鞋，也从来没有用过，那几天尽是响晴的大热天。点心糖果根本来不及吃，在饭店的乘凉的茶座上，常常有朋友请他们吃点心冷饮，还有朋友们特意给孩子们送水果、瓜子和种种零食，只有纸牌，还用过两次，但是每次打的时间都不长，还是和许多朋友在一起轮流打的！

说是没有完成计划吧，仿佛大家提起那热闹忙乱的五天，又有说不出的快乐和满意。他们从心里感到香山是他们的天地，是他们一班人的天地，出来进去的都碰见各人自己的朋友，有时还遇见素不相识的黑皮肤或是白皮肤的国际友人。无论是在餐厅，在茶座，在理发室，在电影场，大家都极其自然地互相亲切地招呼着，闲暇的、休息的、和静的气氛，弥漫在每个客人的心里。

妹妹特别提起一件快意的事：说那一夜看的意大利电影，叫做《她在黑夜中》的，演技细致，情节动人，充分表达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民悲惨的生活，看得人人下泪！妹妹说：“散场出来，我的心上沉重得像压着一大块石头似的。但是我回到屋里很快就睡着了，我自己宽慰说，难过什么？在我们这里，就没有这种悲剧！”姐姐看了她一眼，笑说：“你总是

只顾自己的。”哥哥也笑了，“她永远是个傻丫头，再难受也不过五分钟！”

底下当然又是一场“吵架”，父亲和母亲起身走开了，他们对看着安静地微笑了，只有他们知道什么是痛苦，也更知道什么是快乐。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香港《大公报》1962年9月19日）

《年华似锦》和《似锦年华》

《北京文艺》在一九六二年的六月号，登了一个很好的短篇小说，题目是《似锦年华》；在前些日子报纸上，看见《北京文艺》九月号的出版预告，又有一篇叫做《年华似锦》。我心里想，编辑同志居然不回避相似的题目，在不长的时期中，接连登了两篇小说，必然是同工异曲，各有千秋的。因此《北京文艺》九月号一送到，我首先翻看的是这一篇《年华似锦》。

果不其然！这篇和上一篇一样也是针对着似锦年华的人们个人生活中的切身问题而写的。

费枝的《似锦年华》里，写了一个中尉军官和他的大学生弟弟，两个人对于恋爱和婚姻问题的看法。哥哥是个地道的军人，在恋爱和婚姻问题上也是“沉静”，“严肃”，“善于自我克制”，从军十年之后，他回家来过三个星期的年假，若不是在临别的夜晚，灯已灭了，隔壁已听到“母亲的匀称的鼾声”了，睡在

他对床的弟弟苦苦地追问他的话，他还是不肯说出的。他认为：认识一个人，不能只凭印象；对军人来讲，一个爱人单单漂亮是不够的，还要有良好的品质；相互间有了深刻的理解，爱情才会更巩固等等。学数学的大学生弟弟，和他不同，他“不打算当光棍汉”，他一直在“等待那个必然会出现的姑娘”。而这个姑娘居然在三星期前他到车站接哥哥的时候出现了，“搞恋爱”的工作从那时开始，在哥哥临走时，“已经接近完成了”。据他说，这也是和战士明确了目标以后，会立即进攻一样，惹得哥哥说他一句“你别乱作比喻”。

但是这个弟弟，也不是一个心里没有算计的青年，他在大学里要为“攀登知识高峰打个基础”，他觉得“时间太宝贵”；他“没有搞恋爱的念头，反而跟许多女同学成了朋友。”……

在艺术处理上，这个短篇里的对话，很紧凑，很能代表每个人的个性。情节的安排，也很简洁。

张葆莘的《年华似锦》，写的是从一个记者的采访中，所发现的一个全国闻名的前辈京剧演员对于年轻一代的同行的提携与关心。这位京剧前辈不但和年轻演员一起配戏，把自己名字放在后边，而且还为着这个年轻人“搞恋爱”，“想结婚”而苦恼着。他回忆到自己年轻时节，为了成功立名，而把这问题推

迟了；为什么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年轻演员，“出科不愁搭班，唱戏不愁行头”，万事俱备，只欠自己的努力了，而反不能为“给社会主义做出更大的贡献”，而牺牲点什么呢？——这个情节和心理活动，是大有可为的，当中穿插一个报社里的青年女漫画家，使得故事更有戏剧性。对于记者生活的描写，因为我还有几个记者朋友，从旁看去似乎也还真实。

这一暑期中，我的周围挤满了年华似锦的人们，因而我也时常想到这个“年华”里恋爱和婚姻的问题。这问题不大也不小，主要是要和个人、社会、和我们的时代结合来看。在报刊上，如《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上有不少的前辈和医生们都谈过这个问题了。在文艺作品上，我最近看到的是这使我微笑的两篇，因题目相似，故联带记之如上。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2年9月14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在黑乌鸦尸体的周围

九月九日的上午，万里晴空，一架美制蒋帮的U—2型侦察机，从我国华东的高空，死乌鸦似的迅速地倒栽了下来！惊动了全世界的人，都跑来围住这只黑乌鸦的尸体，细看这架丑恶的残骸……

团结得铁桶似的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又是咬牙，又是高兴，齐声地欢呼说：“打得好，真出气，我们的空军越来越棒了！”小孩子们举着自制的红旗，又笑又跳地转着圈唱“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全世界人民拍手笑，帝国主义害了怕呀……”

受着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人们，两臂交叉着，袖子卷得老高，愤怒而又痛快地说，“好，好，面皮揭下来了，假和平，真备战，暗地里在全世界的上空，放出这些不祥的乌鸦！现在没得说了吧！”

被愤怒的人们从人群里抓出来的美帝国主义者，心惊胆战地，偷偷地说：“坏了！坏了！”他仓皇失措强作镇静，对着四围利刃般的眼光，耸起肩，摊

开手：“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我们……”全世界人民呸的一声，向他吐着厌恶鄙夷的唾沫。

爱好和平的人们，两手握在白色长袍的袖子里，看看火光，看看周围愤怒而又快乐的人群，再看看美帝国主义者汗淋淋的贼脸，“原来是你呀！这回我们算是彻底看清了！”他们伸出手来拉住大家：“让我们一起警惕着吧，不能再让这侵略的头子，来侵犯我们热爱的和平了！”

在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外面，还站着三三两两的认不出面目的人，那是美帝国主义的帮凶、帮闲们。他们不敢走近来，尴尬地在背后探头探脑，嗫嗫嚅嚅地不敢大声说话，他们不敢和美帝国主义者交换眼光，也更不敢看正直的人们的愤怒和快乐的脸，在人们的欢呼声中，他们渐渐地分散消失于远处黑影之中……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62年9月18日。）

海 恋

许多朋友听说我曾到大连去歇夏，湛江去过冬，日本和阿联去开会，都写信来说：“你又到了你所热爱的大海旁边了，看到了童年耳鬓厮磨的游伴，不定又写了多少东西呢……”朋友们的期望，一部分是实现了，但是大部分没有实现。我似乎觉得，不论是日本海，地中海……甚至于大连湾，广州湾，都不像我童年的那片“海”，正如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不一定是我童年耳鬓厮磨的游伴一样。我的童年的游伴，在许多方面都不如我长大以后所结交的朋友，但是我对童年的游伴，却是异样地熟识，异样地亲昵。她们的姓名、声音、笑貌、甚至于鬓边的一绺短发，眉边的一颗红痣，几十年过去了，还是历历在目！越来越健忘的我，常常因为和面熟的人寒暄招呼了半天还记不起姓名，而暗暗地感到惭愧。因此，对于涌到我眼前的一幅一幅童年时代的、镜子般清澈明朗的图画，总是感到惊异，同时也感到深刻的喜悦和怅惘。

杂糅的情绪——这情绪，像一根温柔的针刺，刺透了我的纤弱嫩软的心！

谈到海——自从我离开童年的海边以后，这几十年之中，我不知道亲近过多少雄伟奇丽的海边，观赏过多少璀璨明媚的海景。如果我的脑子里有一座记忆之宫的话，那么这座殿宇的墙壁上，不知道挂有多少幅大大小小意态不同、神韵不同的海景的图画。但是，最朴素、最阔大、最惊心动魄的，是正殿北墙上的那一幅大画！这幅大画上，右边是一座屏障似的连绵不断的南山，左边是一带围抱过来的丘陵，土坡上是一层一层的麦地，前面是平坦无际的淡黄的沙滩。在沙滩与我之间，有一簇依山上下高低不齐的农舍，亲热地偎倚成一个小小的村落。在广阔的沙滩前面，就是那片大海！这大海横亘南北，布满东方的天边，天边有几笔淡墨画成的海岛，那就是芝罘岛，岛上有一座灯塔。画上的构图，如此而已。

但是这幅海的图画，是在我童年，脑子还是一张纯素的白纸的时候，清澈而敏强的记忆力，给我日日夜夜、一笔一笔用铜钩铁划画了上去的，深刻到永不磨灭。

我的这片海，是在祖国的北方，附近没有秀丽的山林，高悬的泉瀑。冬来秋去，大地上一片枯黄，海水也是灰蓝灰蓝的，显得十分萧瑟。春天来了，青草

给高大的南山披上新装，远远的村舍顶上，偶然露出一两树桃花。海水映到春天的光明，慢慢地也荡漾出翠绿的波浪……

这是我童年活动的舞台上，从不更换的布景。我是这个阔大舞台上的“独脚”，有时在徘徊独白，有时在抱膝沉思。我张着惊奇探讨的眼睛，注视着一切。在清晨，我看见金盆似的朝日，从深黑色、浅灰色、鱼肚白色的云层里，忽然涌了上来；这时，太空轰鸣，浓金泼满了海面，染透了诸天。渐渐地，声音平静下去了，天边漾出一缕淡淡的白烟，看见桅顶了，看见船身了，又是哪里的海客，来拜访我们北山下小小的城市了。在黄昏，我看见银盘似的月亮，颤巍巍地捧出了水平，海面变成一道道一层层的，由浓墨而银灰，渐渐地漾成闪烁光明的一片。淡墨色的渔帆，一翅连着一翅，慢慢地移了过去，船尾上闪着桔红色的灯光。我知道在这淡淡的白烟里，桔红色的灯光中，都有许多人——从大人的嘴里，从书本、像《一千零一夜》里出来的、我所熟识的人，他们在忙碌地做工，喧笑着谈话。我看不见他们，但是我在幻想里一刻不停地替他们做工，替他们说话：他们嚓嚓地用椰子壳洗着甲板，哗哗地撒着沉重的渔网；他们把很大的“顶针”套在手掌上，用力地缝一块很厚的帆布，他们把粗壮的手指放在嘴里吮着，然后举到头

边，来测定海风的方向。他们的谈话又紧张又热闹，他们谈着天后宫前的社戏，玉皇顶上的梨花，他们谈着几天前的暴风雨……这时我的心就狂跳起来了，我的嘴里模拟着悍勇的呼号，两手紧握得出了热汗，身子紧张得从沙滩上站了起来……

我回忆中的景色：风晨，月夕，雪地，星空，像万花筒一般，瞬息千变；和这些景色相配合的我的幻想活动，也像一出出不同的戏剧，日夜不停地在上演着。但是每一出戏都是在同一的，以高山大海为背景的舞台上演出的。这个舞台，绝顶静寂，无边辽阔，我既是演员，又是剧作者。我虽然单身独自，我却感到无限的欢畅与自由。

这些往事，再说下去，是永远说不完的，而且我所要说的并不是这些。我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童年往事，快乐也好，辛酸也好，对于他都是心动神移的最深刻的记忆。我恰巧是从小亲近了海，爱恋了海，而别的人就亲近爱恋了别的景物，他们说起来写起来也不免会“一往情深”的。其实，具体来说，爱海也罢，爱别的东西也罢，都爱的是我们自己的土地，我们自己的人民！就说爱海，我们爱的决不是任何一片四望无边的海。每一处海边，都有她自己的沙滩，自己的岩石，自己的树木，自己的村庄，来构成她自己独特的、使人爱恋的“性格”。她的沙滩和岩

石，确定了地理的范围，她的树木和村庄，标志着人民的劳动。她的性格里面，有和我们血肉相连的历史文化、习惯风俗。她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是属于她的，她孕育了我们，培养了我们；我们依恋她，保卫她，我们愿她幸福繁荣，我们决不忍受人家对她的欺凌侵略。就是这种强烈沉挚的感情，鼓舞了我们写出多少美丽雄壮的诗文，做出多少空前伟大的事业，这些例子，古今中外，还用得着列举吗？

还有，我爱了童年的“海”，是否就不爱大连湾和广州湾了呢？决不是的。我长大了，海也扩大了，她们也还是我们自己的海！至于日本海和地中海——当我见到参加反对美军基地运动的日本内滩的儿童、参加反抗英法侵略战争的阿联塞得港的儿童的时候，我拉着他们温热的小手，望着他们背后蔚蓝的大海，童年的海恋，怒潮似地涌上心头。多么可爱的日本和阿联的儿童，多么可爱的日本海和地中海呵！

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八夜，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62年10月号。）

郁达夫《满江红》词读后

今年九月十八日的《东风》版上，登有《郁达夫爱国诗选》，内有一首词，为便于参阅，抄录如下：

满 江 红 1937 年作

——闽于山戚继光祠题壁用岳武穆韵

三百年来，我华夏威风久歇。有几个如公成就，丰功伟烈。拔剑光寒倭寇胆，拨云手指天心月。到于今，遗饼纪征东*，民怀切。

会稽耻，终当雪。楚三户，教秦灭。愿英灵永保，金瓯无缺。台畔班师酣醉石，亭边思子悲啼血。向长空洒泪酬千杯，蓬莱阙。

* 民间流行之光饼，即戚继光平倭寇时制以代饷粮者。

这首词是郁达夫在一九三七年写的，不知是在“七七”以前还是以后，总之，屈指二十五年了！这首词登载的那一天，又刚巧是“九一八”。如今，我

们对于“九一八”似乎不大关心了，原因是“会稽耻，终于雪”了，我国广大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已经“成就”了打倒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丰功伟烈”，从头收拾了光复后的山河，孜孜业业地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且还和日本人民携起手来，同为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美帝国主义而努力。九月九日，越练越强的中国空军，从高空打下了一架美制 U—2 飞机，这种使世界上亿万爱好和平人民拍手称快的“华夏威风”，诗人死而有知，不知要如何地欣喜；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三周年之际，读到“愿英灵永保，金瓯无缺”这两句诗，想着我们的领土台湾，还在美帝国主义者的控制之下，我们今天不是向长空洒泪干杯，而是举起千百枝如椽之巨笔，和全世界痛恨美帝国主义者的人民，一同为消灭这个首恶元凶。而使出最大的力量！

在这里，顺便提到光饼和征东饼，这两种“餲粮”并不是一件东西。光饼只有小茶盅口那么大，是发面的，当中有个小孔，烤好后可以用细绳穿起，挂在颈上臂上，拿起就吃，十分方便。征东饼比光饼略大一些，有点甜味，也是可以穿起来的。这两种饼在福建十分普遍，就像北京的烧饼油炸脍一样，其味之香美，也不下于烧饼油炸脍。据我所知，在我国最普遍的糕饼之中，与爱国思想事迹直接有关的，就是光

饼和征东饼了。“民怀”之“切”，使得这两种饼在创制的地方普遍流行，也使得每个人每天在吃着光饼、征东饼的时候，都会想起爱国英雄戚继光的故事，这影响和效果是深远的。我希望这两种饼饵，能够在福建民间永远流行下去。

（本篇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报》1962年9月29日。）

从“公社果”谈起

葡萄，色香味俱佳，是我最喜欢的—种水果。关于葡萄，我有许多快乐的、童话般奇妙的回忆，可惜的是北京不是出产葡萄的地方，上市的时期也很短，“北京”和“葡萄”很少在我的思想上发生过联系。

今年秋天，各种各样的水果，像不断的宝石的泉流，从四郊涌进北京城，桃，梨，苹果，柿子……在到处商店的窗中架上，发出诱人的艳色与浓香。尤其是葡萄，紫的像紫晶，绿的像绿玉，一串串的密密颗粒上面，蒙着一层细细的白霜。看到了葡萄，我感到快乐和幸福！

这些葡萄，来处不远，就在北京的四郊，它也和别的水果—样，都被称做“公社果”，是农村人民公社化以后的伟大的产物！—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参观过不少近郊的人民公社，听到了他们的生产计划。也知道他们开辟了多少果园，引植了多少优良品种，我们甚至于看到了广大土地上一行行的细小的树苗。

但是我们的眼光毕竟是浅短的，似乎能吃到果子还是许多年以后的事，直等到一串串的紫晶绿玉，罗列在我们的眼前，我们才大吃一惊。一首安徽民歌说：

昨天山边光溜溜，
今天栽起杏桃榴。
再过几个春和秋，
干高枝绿果成球，
那时来玩的小朋友，
当心果子碰着头。

我们的农民弟兄们，是有这份信心，也有这份毅力的。他们知道付出一分血汗，就有一分代价。他们万众一心，冲出了三年的乌云压顶的天然灾害，把他们辛勤劳动的丰富的果实，捧到全国人民的面前，让我们鼓腹而歌，过一个满足丰盛的国庆节。

葡萄不过是许多水果中的一种，水果也不过是许多食物中的一种。读着每天的报纸，我们还欣喜地看到，我们全国各地，不但是农、林、牧、渔都有收获，而且在轻重工业的建设上，也各有进展。十三年短短的岁月，有了这样的成绩，我们是压抑不住心头的兴奋的，让我们的敌人瞠目结舌、垂头丧气吧。让我们欢欣鼓舞地，踏着严整的步伐，同声高唱《社会

主义好》之歌，向着光明远大的前途迈进吧。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2年10月2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卖 花 声

——为访华日本女作家有吉佐和子书扇

忆我访扶桑
椿树山庄
欢迎会上互飞觞
淡素衣裳灯彩里
玉润珠光

何事最难忘
热血柔肠
纵谈广岛泪双行
者是论交开始地
春雨镰仓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汇报》1962年10月5日。）

遥 寄

胡安娜！
安赫利娜！
克里斯蒂娜！
你们尽管两眼望着前边，
不要把手里的工作放下。
我们是坚定地站在你们的周围，
轻轻地对你们说几句心底的话。

胡安娜！
安赫利娜！
克里斯蒂娜！
你们的丈夫，你们的儿女，
你们的一家，
为着保卫革命的古巴，

山上海边，日日夜夜，
忍受着风吹雨打，
但是你们什么都不怕！
只因你们有：
 伟大的领袖，
 团结的人民，
还有忠贞的朋友——遍天下！

胡安娜！
安赫利娜！
克里斯蒂娜！
就是你们把革命大旗
插在美帝的鼻子底下，
七支步枪打出个革命的古巴！
帝国主义，反动派，不论他多
 么强大，
他扑灭不了古巴革命的火花！

胡安娜！
安赫利娜！
克里斯蒂娜！
你们站在自己的革命岗位上，
可曾听到向你们走来的

中国人民整齐雄壮的步伐？
坚持吧！战斗吧！
最后胜利必然属于革命的古
巴！
谁也休想拉转时代的飞车，
二十世纪是革命人民的天下！

1962 年 10 月 31 日夜

（本篇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报》1962 年 11 月 3 日。）

加 纳 诗 选

无 题

〔加纳〕以色列·卡甫·侯 著

如果我被迫去恨
那曾经哺育过我的祖国，
去讨普通异邦人的喜欢——
那么就让船开走吧，
我步行走去。
如果我被迫用左手
指向我的乡镇和同胞，
那曾经为我劳累的同胞——
那么就让船开走吧，
我情愿步行走去。

科 门 达 山

〔加纳〕波斯曼·拉伊亚 著

呵，科门达山，战时是一座城堡，
平时是一所会坛，我瞻仰过你的荣光，
呵，整个我都是你的，从现在直到永远，
你统辖着辽阔的土地和海洋，
地面和海上的清风，向你敬礼颂扬。
阳光扫射你的峰巅，雨水冲刷你的溪谷，
但是，你不屈不挠，庄严地屹立。
呵，神圣的山，我向你颂赞欢呼：
对于学生，你是精湛的学问，
对于病人，你是酒浆，
对于旅客，你是美，
对于疲乏的人，你是安宁。
但是我所永远珍爱的是你周围的田地：
清晨露滴的绿叶，洁净、清新，
错杂的果园、农圃，图案鲜明，
它们要培育出高贵的棕榈，
要给椰子灌满奶浆，
要给甘蔗加添甜汁，

要哺饱了五谷颗粒。

黑夜来了，遮上你的伤痕，送来你的芬芳，
也邀来了月光和湾港的目光，来给你的海
洋，岩石，沙岸戴上明珰。

永存吧，高贵的山，永存着来荫蔽，
你的眼神柔和的学生，守卫你的秘密，
保护你的农民，也把我的疑虑变成信仰，
把我心中的黑暗化作光明。

哈 曼 坦^①

〔加纳〕约瑟夫·加代 著

可悲呵，燥风又来了，
风在悲号，
树林也在哭泣，
大自然毫无气力；
叶儿离弃了树枝，
让它们光秃赤裸，
这情景何等惨凄！

① 非洲西岸的燥风。——译者

呵，这般摧毁的风！
吹落了万红千紫，
繁花昨天还在盛开，
今日芬芬已尽。
蜂儿在哀叹，
干风宣告了他们的末日，
他们的生命依靠花儿，
现在叫他们如何生活！

哀伤笼盖了一切，
万物仓皇，
水给他们以生命，
燥风把一切吹光；干旱使他们萎伤。
哈曼坦！它什么时候才走，
让世界度着欢乐的时光？

是的，这多悲惨
凋落和忧伤这等围困着我们，
但是哈曼坦正在为
世界的好消息开路，
它为霖雨和欢乐把世界扫清，
是的，它为这世界准备着丰收和满足。
一切生命都是如此，

有时候哈曼坦呼啸而过，
大家都在哀伤里低头，
有时候也会哭泣。
在这时候
不要哭泣，
因为霖雨定随干旱而来
那时世界又将微笑。

我们村里的生活

〔加纳〕玛提·马奎 著

在我们的小村里
当老人们在场的时候，
小伙子们不许望着姑娘们
姑娘们也不许望着小伙子
因为老人们说
这样不好。

就是黑夜来了的时候
小伙子们只许自己玩，
姑娘们也只许自己玩。

但是人的情感是柔弱的
小伙子 and 姑娘就相会了。

小伙子们玩捉迷藏
姑娘们也玩捉迷藏。
小伙子们知道姑娘们藏在哪里
姑娘们也知道小伙子们藏在哪里——
因此在捉迷藏的时候，
小伙子们找姑娘们，
姑娘们也找小伙子，
他们对唱着爱情的歌。

后 记 这里介绍的四位加纳诗人，《无题》的作者以色列·卡甫·侯 (Israel Kafu Hoh) 生于一九一二年，多年从事教育工作。他的第一首诗写于一九二九年，除了诗歌以外，尚著有剧本数种和一部传记；《科门达山》的作者波斯曼·拉伊亚 (Bossman Laryea) 生于一九一〇年，任职于加纳政府，是加语协会负责人之一，拉伊亚写过一些短篇小说和评论；《哈曼坦》的作者约瑟夫·加代 (Joseph Ghartey) 又名科贝纳·加代·阿克瓦 (Kobena Gya — ta Akwa)，生于一九一一年，是加纳口语文学局的编

委，写过剧本，也从事过戏剧的演出；《我们村里的生活》作者玛提·马奎（Matei Markwei）生平不详。

前三首诗是从加纳一九五八年出版的英文版《加纳之声》译出；后一首译自英国出版的《非洲宝库》（黑人诗人朗斯顿·休士编）。

（译诗刊于《世界文学》1962年12月号。）

谈最新最美的图画

新时代给新文艺作家开辟了浩荡无边的天地，这句话在邵宇同志最近所作的国画《白菜丰收》上又体现了。我想中国历代的画家，若个个都活转来，围立在这幅不太大的画面旁边，看见画上是“顶天立地”的好几千棵白菜，而三个人物只远远地站在一边，作为白菜的陪衬的时候，他们一定大吃一惊，赞为得未曾有。他们却不知道画家所描绘的不过是我们今天生活中的一件事情，他只迅速灵巧地抓了来，安排在纸上而已。

白菜丰收是今年北京郊区可喜的现象之一，这说明了水利工程的进一步奏效，农民生产积极性的进一步高涨……听说今年北京的白菜，往北送到了哈尔滨；北京的柿子，往南送到了上海。但是这现象并不是个别的，我们北京人不也常吃到了南丰的桔子和广东的香蕉吗？

在我们是司空见惯的事，而在外国朋友们眼里，就感到十分新奇。我所会到的日本朋友、尼泊尔朋

友、加纳朋友……他们对于我们所常见的这些丰收的现象，谈论起来，仿佛是个奇迹，也仿佛有点意外。我知道，在国外，无论是帝国主义，还是各国反动派，对于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有着刻骨的仇恨。他们自己再也不能盘踞在这一大片土地上，恣意地剥削榨取，这对他们已经是一件极其痛心的事；最可怕的是，新中国给民族解放运动地区的人民，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给他们一个向往，一个希望，这是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所万万不能容忍的。因此，他们利用了一切的宣传机器，无所不用其极地渲染夸大了我们最近三年的自然灾害，说我们人民是如何陷在困苦中不能自拔，甚至每天都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关心我们的外国朋友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当然会听到这些恶毒的宣传，心里不免替中国人民捏一把汗。等到入中国国境之后，他们没有看见饥饿的面孔，也没有看到垂头丧气的人们，他们看见的是中国整齐葱绿的田野，热闹繁荣的市场，干劲冲天的人民，堆积如山的菜蔬……他们怎能不由惊奇转为欢喜，而向我们倾吐他们从前所不断听到的反动宣传，最后表示了对毁谤污蔑者的愤怒和鄙夷呢？

话再说回来，文艺是时代的反映，“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白菜丰收，堆积如山的现象，在北京的居民眼中，虽然不是什么奇迹和意外，但若是古人

复生或外客车到，却不能不从这一件我们当作寻常的现象上，看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光明美丽的前途。红旗下，有多少“天成”的“文章”，等着“妙手”去临摹去描绘，而这“天成”的文章，又像美丽的云霞，一片赛似一片地，瞬息万变。敏感的文艺工作者们，必须时刻准备好自己的妙手，给我们的人民和朋友，画下最新最美的图画。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2年12月21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儿童文学选》序言

重新看了儿童文学三年选（一九五九——一九六一）的目录，不由得心里高兴。如果这是我们给亲爱的小读者所摆出的一桌筵席的话，这席面也不算太寒伧了。

谈到儿童文学创作，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儿童文学。关于这一点，大家是没有异议的，就是：儿童文学具备文学的一切特点，所不同的是，我们读者的对象是少年儿童。因此，儿童文学的创作，必须照顾到儿童的一切特点，如年龄特点、智力特点、兴趣特点等等，这也是大家没有异议的。

大力加强我们少年儿童的思想教育，使他们能在未来的几十年或更多的时间中，在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上，遇到骇浪惊涛，经得起风险，遇到浓雾乌云，认得清方向，成为勇敢坚定的接班人，是我们儿童文学的光荣任务。

资产阶级通过他们的儿童文学，来和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他们利用滑稽画、小人书，向他们的儿童灌输损人利己、好逸恶劳的剥削思想。仅举一段小小的滑稽画为例：亨利的妈妈，拿一角钱雇他在自己的院子里推草。而亨利却拿五分钱去买冰棒，用其余的五分钱转雇邻居的孩子来替他推草，他自己安闲地在树荫下吃着冰棒，乐悠悠地看着人家在烈日下替他劳动。这种孩子，就是资产阶级所标榜为聪明的、有办法的！还有关于所谓侠客的连环画，也是鼓励孩子们为了个人的金钱、名誉、地位去冒险，去掠夺别人，压迫别人，给侵略集团做爪牙和工具。我们必须对资产阶级对儿童的毒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把问题拉回到我们今天的儿童文学创作上来。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亿以上的小读者，他们和我们小时候是大不相同了。他们看到了许多新鲜事物，他们知道了许多国际大事，他们在生活和学习各方面，都受到党和政府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们的天地是无比广阔的，他们周围空气是清新自由的。但是，他们的绝大多数是解放后诞生的，对于解放前劳动人民所受的剥削压迫，以及历史上残酷的阶级斗争，或者是印象极浅，或者是茫无所知。不知革命缔造之艰

难，也不晓当前生活之可贵。同时，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和恶习惯的残余也不可免地向他们侵蚀袭击。针对着这些情况，我们首先要帮助他们懂得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新旧社会的区别在哪里，作为新中国的儿童应当有什么样的雄心大志等等。我们要教育他们学习无产阶级的优秀品质：团结友爱，勇敢诚实，关心集体，热爱劳动，爱护公物，遵守纪律，艰苦朴素等等。我们也要引导儿童关心国际大事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儿童生活，用当前的国际阶级斗争事实，来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和热爱朋友、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者的决心。

我们小读者这一代，成长起来，是要走上伟大而光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道路的，他们迫切地需要易于消化富于营养的精神食粮，以便自己能够好好地发育壮大。为儿童准备精神食粮的人们，就必须精心烹调，做到端出来的饭菜在色、香、味上无一不佳。使他们一看见就会引起食欲，欣然举箸，点滴不遗。因此，为要儿童爱吃他们的精神食粮，我们必须讲究我们的烹调艺术，也就是必须讲究我们的创作艺术。

我们认为，促进创作艺术的唯一方法，就是怀着

一颗热爱我们的事业，热爱儿童的心，钻进儿童的群中去，在思想感情上和他们打成一片，知道了他们的愿望，熟悉了他们的语言，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仔细地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物，一切环境，从实际生活中提炼出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的故事来。这样的作品，必定是有浓厚清新的儿童生活气息的，是照顾到新中国儿童的一切特征，是儿童所能够欣赏并乐于接受的，而决不会是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大人说小人话”或是“小孩儿说大人话”的“干巴巴、粗拉拉、板蹦蹦”的不亲切、不真实的东西。

我们不是说这三年选中的四十四篇作品（各栏目下的次序，是按照发表的先后编排的。计有：小说、散文、特写十一篇；革命斗争故事五篇；诗歌十六首；民间故事四篇；童话、寓言三篇；剧本、曲艺三篇；科学幻想故事二篇），篇篇都合乎我们的理想标准，我们也不敢说这三年中儿童文学作品的题材比以前更广阔了，内容比以前更深刻了。但是，这四十四篇，究竟是在全国各文艺报刊，特别是儿童出版社和儿童报刊所推荐的三百多篇作品中，初选再选而决定下来的。初选的工作，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的。这是一道十分繁重的挑选筛滤的工作，我们在此表示

深深的感谢！

在这四十四篇作品中，先从小说、散文、特写说起。这里面，写学校生活和农村生活的仍是比较多。《小茶碗变成大脸盆》和《我们楼里的一群少年》，用的是学校生活的题材。前一篇是写没有恒心、见异思迁和懒惰淘气的孩子，怎样地得到教师和同学们集体的帮助，而改正缺点。后一篇是学校放假以后，一个少先队的大队长还在想种种办法，和同学们在一起，维持了他们所居住的大楼的秩序和清洁。在《妈妈割麦去了》篇内，妈妈并没有出场，却描写了托儿所里的一位保育员和一位驾驶员，对于因为妈妈不在，而不能回家的两个孩子的无微不至的关怀，说明了新社会里的每一个人，直接间接地对于农业生产的支持。《一条鞭子》、《村头小河边》和《荣荣》，也是写农村生活的。《一条鞭子》里的小羊倌，从一条鞭子上学到了，而且永远记住了他们社主任的勤俭办社的优良传统。《村头小河边》是描写一个跟着支援农业生产的爸爸下乡上学的孩子，怎样地得到当地小朋友的欢迎，使他更加热爱了农村的环境。《荣荣》是写一个把集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孩子，为着保护公社里的白薯，把自留地里的还没熟透的白薯，刨了出来给弟弟吃。《小仆人》和《三

个小伙伴》都写的是海外儿童的生活和斗争。在帝国主义者们的种族歧视之下，阿联儿童阿卜杜拉，受着白种人的欺凌、戏弄、猜疑，而他却在恶毒的眼光下昂然挺立，显示出他的见义勇为的优良品质。《三个小伙伴》里的三个中国、印度、马来西亚的孩子，在美国资本家的压迫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向强暴的势力，作不屈不挠的斗争。从《小仆人》里的法国孩子皮埃尔和《三个小伙伴》里的美国孩子小琼斯的描写上，都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奸诈凶狠、欺软怕硬的阶级本质，怎样地侵蚀了他们的儿童。《我想念着你，谢尼亚》是写中国作家与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的一个男孩中间的热烈友谊。《草原的儿子》和《“强盗”的女儿》，都是描写解放前的残酷阶级压迫，以及在斗争中成长的少年。《“强盗”的女儿》的笔力尤其鲜明而生动。

情绪火炽、情节紧张的革命斗争故事，永远是儿童们所最爱看的。这里选的《三号瞭望哨》是写抗日时期，敌后的孩子们，怎样机智勇敢地做着情报工作，帮助了游击队的斗争。《找红军》是叙述一个游击队员的儿子，妈妈牺牲了，他跟着爸爸顽强勇敢地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他们的亲人——红军。《泥鳅看瓜》是写的抗日时期，一个勇敢机警、像泥

鳅一样迅疾的少年，把一个伪军揪到苇塘里的故事。《少年铁血队》是写跟着杨靖宇将军转战东北坚持抗日的少年儿童队伍，故事里充满了勇敢乐观的精神。《在风雨中长大》是写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革命英雄的一家，在父母被捕以后，这个从小受着革命教育的孩子，虽然受尽敌人的诱吓，始终没有泄露自己的朋友，还千方百计地给狱中的父母传递消息。这些故事中的儿童，都是爱憎分明、立场坚定、不怕艰难、不畏强御的，都是我们的小读者所最羡慕敬爱的人物。

诗歌共十六篇，长短不同，内容包括得也很广泛，但它们也有相同之点，就是大都清新、活泼，音乐性比较强，易于琅琅上口，短的念过几遍，可以不忘，就是较长一点的，也很适宜于儿童的朗诵。诗里有故事的如《普洛夫迪夫一女孩》，是写保加利亚一个女孩，通过了参观中国展览会，引起她对于遥远的中国的热爱。《“小迷糊”阿姨》是作者的许多好儿童诗中之一首，她很形象化地形容一个迷糊的孩子，怎样地从一出儿童剧中得到了帮助和启发，十年之后，他又去拜访了这个头发已经发白的演员阿姨，向她致谢。《电姑娘》是把电拟人化了，对孩子们述说了电的种种用处，只要能好好地利用她，共产主义就会早早实现。《刘文学》是叙事体的长诗，歌颂全国

闻名的、为了保护公社财产和阶级敌人舍死斗争、而牺牲了自己幼小的生命的少年英雄。末一段强调斗争没有停止，是我们的少年儿童所应该时刻记住的诗句。

民间故事，常常是介于小说和童话、寓言之间的一种文学形式，表达了劳动人民的愿望，和他们对于他们所爱戴的人物的怀念。我国十八世纪中叶的捻军起义，鼓舞了被压迫的广大人民。捻军的失败，也引起人民无尽的悲愤，他们对起义的英雄们是永志不忘的。《鲁王与小黄马》是许多关于捻军的传说中最广泛流传的一段。故事里提到，不但是英雄的鲁王，就是他座下的小黄马，也是威声四震，至死不屈的。《鱼抬梁，土堆亭》，是从许许多多鲁班的传说中选出来的。劳动人民对于在实际生活上给他们办过好事的古人，总有无数的敬爱，他们还把许多新的创造，都归功到这些人物身上。故事里鲁班形象，总是“不露相”的“真人”，缄默、谦虚、朴素，但他却能创造奇迹。《铃当儿》是很典型的中国民间故事：一对异母弟兄，情投意合，相亲相爱，凶狠的后娘，却千方百计地想陷害哥哥，好心的弟弟和喜鹊、红果都帮他的忙，结果是后母受了感化。《兔子》写一只自以为聪明的兔子想欺骗小鸡、老牛、小羊和乌龟，

结果反把自己的嘴也变成三角的，耳朵也变长了，尾巴也变短了等等。

童话是儿童文学独有的一种文学形式，它的特点就是富于幻想。童话的创作方法，正在大家热烈讨论之中，而且大家也在热心地创作，这是值得欢迎的好现象。我们认为童话是儿童文学中最富有幻想的一种形式，它的题材范围应该是十分广阔的，只要有实际生活的基础，有新时代的思想感情，古人、动物和工、农、兵，是可以写入童话的。这里我们选了三篇：《鹁鸪》是从民谚“夜里想起千条路，日里变成懒鹁鸪”发展出来的故事，讽刺只想不做，得过且过的懒汉。《小白鹅在这里》写被一个小学生所珍爱的一只小白鹅，它淘气地跑得很远，遇到了一连串的意外的事情，终于在一个牧场里被收养了下来。当小学生到牧场参观的时候，惊喜地找到了他心爱的朋友，但是他并不想把它抱回去，因为“它在这里生活过得挺好的，就留在这里吧”。表明在社会主义的大家庭里，到处都有同情和关怀。《猪八戒学本领》是从作者的好几段猪八戒的故事中选出来的。《西游记》是广大儿童所熟悉的故事，猪八戒也是广大儿童所熟悉和喜见的形象。从他身上发展故事，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是一种有价值的尝试。

剧本有《常河叔叔》，写了水库建设，写了工人的光辉形象，也写了忠勇的少先队员，剧情有曲折，有悬念，对话也简练有力。《宝船》是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写成的儿童喜剧，有歌有舞，也有阶级斗争。在对话上尤其表现出作者特有的幽默愉快的风格。相声是儿童最受欢迎的一种曲艺，紧凑而滑稽的对话，总能紧紧地吸引住他们的注意力，鲜明而突出的形象化的语言，也会长久地遗留在他们的记忆里。《一封信》是从一封充满了错字寄不出去的信说起，教育儿童要好好地学习语文，否则连一封信都写不好。

科学幻想故事的创作，必须兼有丰富的科学常识和丰富的幻想，写来才能引人入胜。《五万年以前的客人》，运用了中国历史上关于天文的真实记载，联系上儿童们所最感兴趣的火箭科学，是个很新颖很有趣味的故事。《大鲸牧场》用飞机钓鱼、大海养鲸等有趣的情节，把儿童带进大鲸工厂，介绍了鲸鱼全身是宝的科学知识，效果不错。

在这里应该提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就是这三年之中，我们的比较大的收获，还是不能收在这本集子里的长篇作品，这些也是适应儿童爱看大部头著作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我们在此把这些书名提一下，就是：《林中篝火》写的是山区藏族儿童的生活。

《小兵张嘎》写的是白洋淀儿童的抗日故事。《我守卫在桃花河畔》写的是一个新战士的成长。《母子闹革命》写的是母子一同参加革命斗争的回忆。《小布头奇遇记》写的是一个布娃娃从城里到农村的遭遇。《英雄小八路》是一个写海防前线的少年支援海防战士英勇抗敌的剧本。《李时珍》是我国十六世纪著名科学家李时珍的传记。《战斗在北大荒》是牡丹江青年垦荒队的故事。这些都是政治性和艺术性比较强的作品，是充实儿童书架的好材料。

我们也要郑重地提到，我国著名的作家、诗人、学者不是专写儿童文学的，像郭沫若、臧克家、李季、阮章竞都给儿童写过诗，李四光等十四位科学家给儿童写过《科学家谈二十一世纪》，杨朔、袁静等替儿童写过小说、散文……我们不能一一提名，只借这个机会，代表儿童们向他们深深致谢，并热烈地请求他们再多多地为儿童写作。

瞻望前途，我们感到已有的儿童文学作品，在质量和数量上，都还远远不能满足我们伟大时代的需要。我们还是要提出历年来大家所不断提出的几项要求，就是：我们要有更广阔更多样的题材；要有更多地反映我们时代各方面生活和斗争的作品；我们要有更大的儿童文学作者的队伍——专业的和业余

的——声势浩大地来做儿童文学创作的伟大事业；我们欢迎有更多的批评家，多多注意我们新出的儿童文学作品，一方面给作者们以鼓励和关怀，一方面给儿童们以阅读的指导。

繁荣儿童文学，事关我们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成长，和我们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只有从社会各方面一同努力，才能收到较大的成绩，我们在此再作一次热烈诚恳的呼吁！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1963年第4期，后收入1959—1961《儿童文学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0月初版。）